

德齡女士原著
顧秋心譯述

從作者回憶中看清末政局

童年回憶錄

上海百新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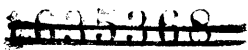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8 3101B



童年回憶錄

德齡女士著
顧秋心譯

俞平伯題



者述詳
心秋頤

童年回憶錄

者著原
士女齡德

(KOWTOW)

一	序	一
二	回憶中的沙市	一
三	嚴肅的庭院	六
四	害人的洋娃娃	一二
五	從屏門望進去	一六
六	那些可怕的滿洲人	二二
七	綠絨幃	二八
八	離別了沙市	三三
九	運河中的航行	三八
一〇	衙門的圍牆	四三
一一	洋鬼子教育	四七
一二	太后的壽禮	五一
一三	戰雲	五六
一四	父親請客	六二
一五	恭王府裏的集會	六七
一六	政見的衝突	七一
一七	官場的尊榮	七六
一八	光頭辮子	八四
一九	破落的使館	八九
二〇	言語隔膜的笑話	九三
二一	使館生活的開始	九六
二二	禮義之邦	一〇一
二三	櫻花園遊會	一〇六
二四	父親的宴會	一一一
二五	中國的大政治家	一一六
二六	中國外交	一二一
二七	外國禮節	一二七
二八	最光榮的一刻	一三一
二九	希望和生日	一三六
三〇	到巴黎去	一四〇
三一	新世界的展開	一四二
三二	戰雲籠罩了中國	一四七
三三	謠言、消息、瘋人	一五三
三四	叩頭	一五七
三五	父親的病	一六三
三六	父親與我	一六七



他低聲溫柔地用一種父親特有的愛安慰着她。



「？麼什做在你，子孩小」

序

親愛的母親：

我多麼感激你，把你童年時代的故事告訴我了。這是我所沒有料到的。讀了原稿之後，我覺得你這樣地讓我窺探你童年時代的生活，實在是不聰明的。你常常告訴我：某些某些事情不可以做；必須尊敬長者；必須服從師長；必須用功讀書；必須端莊文雅。可是從你的故事裏，我發覺你對長者惡作劇，大膽地和教師開玩笑……假使你以前是端莊文雅的，我却無法從你的自傳裏找到證明。

因爲人家常說，寫自傳的人往往不肯完全說真話，所以我很懷疑，你的自傳裏是否應該有整章整篇的惡作劇，不肯讀書等等，那些你都掩飾起來了。我想一定有的。

然而，我發現你做了所有你不准我做的事，結果却有這樣大的成就，我想我終究還不是完全沒有希望吧。現在，我比以前更加愛你了，因爲你讓我看到你的過去。假使以我這些缺點，像你所有的一樣，而能夠有你一樣的成就，我就滿足了。

你的愛兒薩都斯

一 回憶中的沙市

在沙市的中部一個滿族家庭的早餐桌邊，坐着一個生平少見的愛淘氣的滿洲孩子。她年紀只有六歲，可是又頑皮，又放縱，又剛強；因為她父親太愛她，什麼事情都順從她。她這年紀正是滿洲孩子開始讀書的年紀，可是我敢說，這位不平凡的小叛徒自以為知道得很多了，不屑再浪費許多時間去讀中國的經書，像她父親所希望的那樣。

當書房外面的世界正充滿着神祕的事物——太陽在照耀着，花園池子裏各色的金魚正等待着人們去玩賞——而書房裏又是不自由的時候，讀書有什麼意思呢？而且，那些在貴族家庭裏做教師的人是從來不作興笑一笑的。他們把孩子的大笑看得像疾病一樣可厭，把竊笑認為是最傷尊嚴的野蠻舉動。這位經歷六個夏天——是六個不平靜的夏天，因為她從不肯有一刻安靜，除非她正在作弄某一個人——的小姑娘曾經有過許多教師，現在正在嘗試着一位新教師，因為以前走掉的教師都是生了氣走的，為表明他們並非無能，他們對她的父親說「那孩子」是不可教的，誰都沒有方法管得住她。

這一個滿洲家庭的人團團圍着桌子坐着，其中閒話最多，正經話最少的就是這位小姑娘。照滿族和漢族的家教，小孩子只有在被大人問到的時候才准開口，現在這位小姑娘可以隨意亂講，沒有一刻安靜，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深深被溺愛着的滿洲孩子。

如果說一個六歲的孩子也懂得不快活，那末她確是感到不快活的。她才從歐洲回來——雖然那在他腦境中只剩了一個模糊的記憶——要跟着他父親來發現些新的事物，這些直到現在才對她有了真正的重要性。歐洲的種種習慣在中國是不適用的，不但如此，就連公開談論它們也是有危險的。她曾經聽人家說過，如果大家知道她父親不依照中國的舊規矩治理家庭，而處處模仿歐洲，那末可怕的遭遇

會降臨到他身上，他可能因此而喪失性命。

爲了這原因，她的父親回到中國後，一切都改成中國化，雖然他是極端贊成歐化的；這位早餐桌旁的小姑娘，在歐洲的時候，服裝舉動都和外國小孩一樣，現在也完全變了樣子；當她在鏡子前面裝飾自己的時候，她已不認得她自己了。

西式的外套變成了臃腫的袍子，因爲沙市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小小的鞋子也被棉花塞得胖胖的。她的身材還是這樣矮小，這種打扮，使你不禁想起這是一只氣球生了兩條腿，這兩條腿也是被裹得胖胖的。

還有那頭髮；那是烏黑的頭髮，這孩子一向爲此而自傲。在歐洲的時候，她把它做成一捲捲，像歐洲的女孩子一樣。在中國，她父親爲了要掩飾自己的歐化，讓她把頭髮梳直了，打成一根辮子——這是最難看的東西——用一根大紅絲帶紮着。

對於沙市的回憶中，那臃腫的棉袍，玩具砲艦式的脚，還有那大紅絲帶，緊緊地繫在髮辮上，好像一只可厭的角。這種種直到現在還使她興奮，雖然她現在早已是一個成長的女子了。我還能看到那女孩子的喋喋不休的舌，打轉的眼睛，時時找尋着新鮮的惡作劇，飽滿的脚，矮胖的身體像一只會跑路的氣球。我看得她很清楚；因爲所有知道她的人都責備她，說她將來沒有出息，我却最了解她，而且我可以說，除了她父親之外，沒有比我更了解她。

早餐一會兒就要結束了。這小姑娘就要開始在教師的監視下讀書了。她非常恨他，因爲他是一個教師。而尤其恨他的因爲他是「她」的教師。從早晨八點鐘開始，一直要到正午十二點鐘。一首短小的詩往往不够消磨一個上午。以後就是讀經史子集，一直到教師學生都筋疲力盡，不歡而散，這才是吃晚飯，休息的時間。

哦！對了，還有那向父親母親請早安的事。小孩子起身後，就得用最恭敬的禮節請安。這在滿族

和漢族的家庭中是不能忘記的。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那矮胖的孩子，拖着—根可笑的辮子——上面還繫着那根紅絲帶，在她父親母親面前行禮，好像一個有着活動眼睛的機器洋娃娃。

早餐用罷，又是進書房的時間了。這是這位新教師來後的第一課。

這位惡作劇的小姑娘已嚇倒了多少教師，現在這一位新教師是從湖南請來的。那地方的教師是出名的殘酷，嚴峻和古板，對於惡作劇的小姑娘，他恨不得活吞。這位教師有個綽號叫「活剝皮」。如果一位教師想用恐嚇來管教學生，這是一個多麼適當的名字啊！但是我擔心，我記憶中的這位頑皮姑娘不會被這個可怕的名字克服，因為她親自告訴我她和教師第一次見面後的談話。

當教師學生各自就位預備開始讀書的時候，她立刻打開了她的話匣。誰高興讀中國的古典文學，那種連成人也不容易懂得的古典文學？雖然教師們總是耐着性子講解，其實他們是在掩飾自己的學識淺薄。對於一個年紀才六歲而又不大肯用功的小姑娘，像我記憶中的這位小姑娘，要去精通這種深奧的學問，她以為是一生中最可笑的蠢事——直到現在她還告訴我她絲毫沒有改變她的主張。

教師清了清嗓子，準備來一串滔滔不絕的講。

我記憶中的那位小姑娘就吃吃地笑了起來。想到那滑稽的「活剝皮」的綽號，她笑得更厲害了。教師的頭抬起來了，嚴厲地緊皺着眉頭。

「不准笑！」他怒吼着。

「爲什麼不准？」

「因爲這既不雅觀，又不尊敬！你不看見這根鞭子嗎？這就是權威，如果你再笑，或者再有什麼不雅觀的舉動，我就要用這鞭子重重地抽你！」

我記憶中的這位剛強的小姑娘轉着她的眼珠，繼續吃吃地笑着。

「你真的活剝人家的皮嗎？」她熱心地問着，似乎希望這教師立刻給她一個事實證明來供給她取

他並不答覆這個問題，但又一次地指指他的鞭子。這根鞭子是一直放他的手邊以備不時之需的。這小姑娘伸出一只小巧的手——由於那臃腫的袍子和髮辮上的紅絲帶，這只手就顯得更加小巧了。這只胖胖的手依着先生所指的地方抓起了那根鞭子。

「你就是這樣用這根鞭子的嗎？」她問。同時爲了幫助她說明自己的意思，這剛強的小姑娘把鞭子往教師的頭上打來，發出一陣尖叫聲，隨即又換上一陣吃吃的笑。

幾乎在第一次上課的開始，這小女孩已剝奪了她自己受這位嚴師教導的權利。雖然她的行爲多少是不可恕的，但是我對這位教師始終沒有一些同情。不過他在沙市家庭中做教師失敗，却並不是他的過失。

有一二小時的時間，書房裏充滿着營營聲，因爲這一家的孩子都在朗誦他們的課本，中間時時插入教師的尖銳的聲音，他不會忘記，也不肯忘記使用他手邊的那根鞭子。這以後就是傭人送茶進來的時間了。正在這時候，孩子的父親也到書房裏來。教師規規矩矩的向主人行禮，恭敬地接待他，和他談話。

這一類事情是常常發生的，而這孩子對於這類事情永遠感到興趣，轉着她的眼珠，等待着機會。她把一只手指放在嘴上，意思叫別人不要響，從傭人手裏接過茶來，揮揮手叫傭人出去，於是把茶碗放在教師已離開的凳子上。

父親談了一會天就出去了。

教師覺得主人來訪是一件極光榮的事，興奮得把茶完全忘記了。大模大樣地坐到他原來的凳子上，可是立刻又狼狽地跳起來，茶碗已被他笨重的身體壓得粉碎了。在一件濕透的中國長袍和一位盛怒的國文教師前面，我記憶中的這位小姑娘爲她自己的思想行爲將要受到相當的酬報。

教師帶着女孩子——依然是穿得那麼臃腫，結着大紅絲帶的孩子——急急地去請她父親來商議這件事情。這時候大家一致認為這孩子免不了一頓鞭笞了。就是現在，我也覺得那女孩子應當受一頓結實實的鞭笞。可是那一天，我還記得，在討論到鞭笞的問題的時候，有兩個人是反對的。

最主要的反對者，不用說，就是「那孩子」。

第二個，而且是極具決定性的反對者，就是孩子的父親。

父親顯得對這件事很嚴厲，可是在父女之間，有一股愛的力量把他們緊緊連繫着。他們彼此的了解，認識和愛好是不能用言語來形容的——是父母的愛和朋友的愛所混合成的。

「立刻到花園裏去！」父親嚴厲地說，但却不住地震着眼睛，不是對女兒的惡作劇感到興趣，便是爲着這位忠厚的教師的狼狽相發笑。

於是這孩子忘記了一切，回轉身來連跑帶跳地獨自到花園裏去了，心裏還暗暗地笑着教師的失敗。花園裏有各色的金魚、石頭雕琢的怪像、曲折的小路、常年開放的芳香的花，還有那池塘被太陽照耀得金碧輝煌，池邊柳樹上繫着一只小船。

雖然這位小姑娘很知道，家中任何一個小孩是不准單獨乘這船的；但是她的頑皮和剛強使許多問題得到解決。

池裏長着許多鮮美的菱，自然，吸引力最强的菱是那些長在池子中央的，也就是離開那安全的港口——那棵柳樹最遠的地方。於是她解開船索，跨進那脆弱的小船，自己划開去，向引誘力最大的菱划去——船却只管打着轉，可怕地顛簸着。

她停止了她的無力的動作，把兩只小手伸向目的地，她此刻所渴望着的目的地——可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在萬萬分之一秒鐘內，這小姑娘掙掉下水去了——謝天，池裏的水倒並不深，那小船就在水面上飄飄蕩蕩，衝撞着歡呼跳躍着的水波，把那金銀的薄紗打成無數燦爛的水花。

我可以告訴你，那個驚惶的，穿着棉袍，梳着辮子——還有那紅絲帶——活像個氣球的滿洲孩子霎時間停止了她的竊笑；因為湖水非常冷，她又嚇得要死。她早已忘記了菱！

隨着這一陣騷動，趕來了驚惶的家屬和叫罵的僕人。且不管他們心裏怎麼想，反正大家都知道這是一那孩子——又一次的頑皮勾當，當她掙扎到岸邊的時候，她的樣子非常可笑，混身透濕，從腳跟一直到她小辮子的末梢，胸部急促地起伏着，池裏的金魚被她嚇得往各處躲藏，那些菱，那些不再使她感到興趣的菱，被她撥得點頭又彎腰，好像一些無知的信徒在向水底的聖像虔誠地禮拜。

孩子的父親將孩子抱在懷中，雖然他正穿着貴重的公服預備接見大官員，却不管那臃腫的棉袍已浸滿了水，孩子在他懷中像一捆濕透了的石棉，水滴不住地滴下來；也不管孩子刺耳的尖叫聲，他低聲地溫柔地用一種父親特有的愛安慰着她。

現在一般人的意見認為這孩子須重重地責罰一下。

可是，又有兩個人反對。

第一個當然是這孩子本人，她是極任性的。

第二個是這孩子的父親，他事事依順她，因為他愛她。

很奇怪的，這孩子的父親就是我的父親——而且我認為是全世界中最好的父親；至於我——或許你已經猜到了吧？我就是那六歲的小姑娘，她那時候正在開始她一天的生活，像無數後來日子一樣，也像無數以往的日子一樣。

二 嚴肅的庭院

當父親安慰着我，用他的慈愛治愈了我假想的創傷後，我已忘記了沒頂這回事。他有這種本領，

就是能使你頃刻之間忘記痛苦，這是沒有一個醫生——尤其是中國醫生——能夠做到的。

父親那時候是做觀察使，隨時可能有人來訪；而且誰也不能斷定什麼時候，來訪的人會想到見見主人的孩子。所以父親和我必須立刻換去濕衣服。我的創傷被同情和了解的語氣治愈後，我便被交給一個阿媽帶去換衣服。父親也去換新公服預備接見來訪的官員。

阿媽把我重新打扮起來，我早已忘記了採菱的事情，於是我催阿媽快些穿好，讓我可以出去找些新鮮的玩意兒。

阿媽把我的濕衣服脫去後，替我穿上一件臃腫的袍子，砲艦式的鞋子，還用一根全新的紅絲帶把我那已經直了的頭髮重新梳成辮子。一個人曾經淹入水中而不得不換衣服的時候，居然還免不了厚棉袍，大鞋子和髮辮上的紅絲帶的束縛！我是多麼痛恨這些我不願穿戴而又不得不穿戴的東西啊！

我比父親早穿好許多時候，匆匆地趕到父親預備接見屬員的庭院中，打算躲在一個地方偵察那些來賓的舉動。我會看見過許多來訪我父親的人，他們的新奇的樣子不斷地引起我的興趣。我要偷偷地注意他們，看他們儀態的改變，當聽到我父親宣佈預備接見他們的時候。

可是我剛走進廳前的庭院，就忘記了我來的目的——我素來是這樣一個浮躁的人。這庭院一向很引誘我，這裏有高大的樹，陽光從樹葉隙縫中射下在樹的周圍灑成斑斑的影子——這些影子不停地移動着，在地面上形成各種的花紋。我常常站在樹下聽樹葉互相擦着，發出嚟嚟的聲音，好像在向我低語，又好像在窺探我——因為我知道，在這個官吏所到的庭院裏是沒有我的事情的。爲了要愚弄這些傢伙——我進來的時候牠們正在竊竊私語，當我故意把背朝着牠們的時候，牠們竟會偷偷地看我——我總是點着脚步走路，緊張得伸出了舌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於我自己找來的工作。

這一次是輪到我去偷看人家了，去偷看那些在幾分鐘之內我父親就要接見的官吏。至於我父親，以一個上司的地位，他原可以叫他的客人無限期地等待着，直到他高興的時候再接見，可是他從沒這

樣，他總是敏捷地遵守着時刻。

雖然這樣，我還比他先一步到庭院裏。可是一到那裏，我立刻忘記了我要做的事，在一個六歲的孩子看來，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我對那以前向我低語的樹看着，懷疑我以前來的時候爲什麼竟沒有發現這一件奇怪的事。樹立刻又低吟了，葉片擦着葉片，輕輕地搖動着那由太陽光經過葉片隙縫而印在石路上的影子。鋪路的石子是大小不等的，當築路工人爲了要把所有的細石子都拚在一起，竟又形成了幾種可觀的花式。

然而最使我不安的——我直到現在才覺察，雖然我斷定這棵樹在幾個月前已經變成這樣了——是這麼一件事：在廳前庭院裏的許多樹中，有一棵樹沒有葉子！

這大大地困惑我而且使我感到非常不平，當別的樹都是那麼青葱長着一樹清香的綠葉，這一棵樹却是光禿禿地被摒棄在一邊。當然，這棵樹是死了；可是這個字那時候對我還沒有意義。我就動手來矯正大自然分配葉子——那些會互相擦着，對違規進院的小孩子喃喃不停的葉子——的不均勻。

我曾經是一個標準的頑皮女孩子，爬樹是我的拿手戲之一。於是我立刻就知道怎樣去矯正大自然的錯誤——而且，或許我待這棵樹好，牠的朋友也都會注意到；而且，也許牠們從此就停止對我的喃喃私語。讓我可以自由地走進這莊嚴的庭院，不會受牠們的窺探。也不會被牠喃喃的警告而嚇跑。

於是我急忙跑到一棵有着過量的樹葉的樹下，用任何一個國家中任何一個六歲的孩子所可能有的全部的自信，爬上那滑滑的樹幹。

我爬進樹葉最密的地方，小心地把我周圍的樹葉摘下，儘量地往衣裳的各部分塞進去。這樣兩手不停地工作了幾分鐘後，我比以前更加像一個玩具汽球了。不過玩具汽球沒有這許多樹葉隆起吧了。我又迅速地爬下來，飛奔到沒有樹葉的那棵樹下。

我爬上去，爬上去，一直爬到最高的檯枝上，在那裏，我就小心地拿出藏着的葉子，開始把牠們

裝上那枯了的細枝上，這件事在我看來是很簡單的，我只要用樹枝在葉子上穿個洞，就可把葉子套在樹枝上了，而且我很相信，只要我把別的樹上的多餘的葉子都拿來完成了我的慈悲的任務之後，這棵樹就會和其他的樹一樣了。當我正爬在高高的樹上，工作還沒有完成一半的時候，忽然聽到男人的「踏踏」的腳步聲。從他們沉重的步子，我可以猜出這是父親的客人坐在轎子中，由苦力們抬着來了。我聽到木桿碰撞的「刻勒」聲，知道他們已把轎子停下來休息了——我一直不敢往周圍看，因為我怕他們笑我！

後來我偷偷地看了一眼，才知道我絕對無法逃避他們的視線了。於是我決定靜靜地留在樹上，一動都不動，希望沒有人會注意到我。雖然我的樹葉還只裝了一小部分，不够遮蔽我的身體，我却也不管了。

客人們文雅地從轎子裏出來走進庭院；他們的衣服上，或是裝着孔雀毛或是綉得像虹霓一般的鮮麗。當他們把眼睛往庭院周圍一溜的時候，自然他們就看見了我。

其中一個就走到樹下抬起頭來對我看。

「小孩子，你在做什麼？」他嚴肅地問道。

「我正在把樹葉給這棵樹，因為人家忘記給牠了。」我鼓起勇氣回答。要是我沒有到過歐洲——那裏的小孩比中國小孩自由得多，那我一定不敢對這個陌生人說話。」

「你不看見嗎？這棵樹已經死了，牠自己不會長樹葉了。你可知道，一兩天後，你的葉子枯了，這棵樹還是和原來一樣的？」

「不要緊的，」我大胆地說，「別的樹有太多的葉子，我總可以從牠們那裏取來給牠。」

這個人笑着，回到他的同伴那裏去了。
第二個人說話了。

「那就是裕庚的孩子嗎？」他說。

自從這天起，我就不停地懷疑着，爲什麼大人喜歡在小孩子聽得到的地方問關於小孩子的問題？爲什麼有些大人會那樣殘忍地問出使孩子心碎的問題？

「是的，」第一個人說，「這也是其中之一。」

「她的小臉倒的確漂亮，」第二個人說。

立刻我心中充滿了驕傲。我希望現在就有一面鏡子讓我可以證明那陌生人的話的真實性。但隨即那第一個人幾乎碎了我的心。

「不錯，」他說，「她的面孔固然漂亮，却有着一雙大腳！」

眼淚很快地充滿了我的眼眶。我低下頭去看看我的腳。在我看來這是一雙小得異乎尋常的小腳，而且非常玲瓏，尤其是當它們伸出那臃腫的棉袍下，更見得小了。可是那陌生人的批評使它們在我眼中漸漸變得大起來，一直到我覺得它們真的很大了，甚至大得近乎我常常拿來玩的砲艦比喻我的腳。陌生人的話替我在陽光下添上一層烏雲，它把我這一天的快樂完全掩蓋住了，若不是這塊烏雲，雖然有沉入水中的事，這仍不失爲快樂的一天。

當我爬下樹的時候，我開始暗暗地哭泣了，但隨即就停止了。

從客廳的門口，來了這客氣的邀請：

「請，請進來！」

我的父親那時候在庭院盡頭的廳裏；僕人們大聲呼喝着叫那些官吏去見我父親。立刻，全部的禮節佔據了這肅穆的庭院，在這裏，我父親代替太后經管着大部分的事情。我幾乎忘記了我的眼淚，一直等到那些官吏卑躬地依次走進大廳，每人跟着一張一尺見方的紅卡片，那是各人求見的帖子，由他的僕人拿着走在前面。

這時候，我的眼淚又來了。我飛快地奔到庭院的盡頭。無疑的，這些官吏正有着重要的事情和我父親商量，可是對於我那些都是小事情，因為我受了那麼厲害的創傷，一雙大腳。

於是我憤怒地哭着，跟着那些官吏到廳裏，跑到我父親面前，也不管他正在和周圍的官吏行相見禮。我既抓住了我父親的注意力，同時也抓住了那些在場的官吏的注意力後，我指出剛才說我的人，喊道：

「父親！那人說我有一雙大腳！他是什麼意思？」

我父親把這事看得很嚴重，他不責罵我，也不用嚴峻的話叫我走開。不會的，我的父親很知道傷心是怎麼一會事，也許他見過不少傷心的人。可是父親也不叱責那說我的人，此刻那人已窘得坐立不安了。父親把我拉近他，對我說話，聲音大得那些官吏都能聽到。

「女兒，」他對我說，「你總知道你的阿媽怎麼走路，那麼難看地在她的小腳上搖搖擺擺，好像它們軟得無力支持她的身體，這就因為她是漢人，漢人的女兒在很小的時候就把腳緊緊地裹壞了，當這孩子慢慢長大的時候，她的腳却始終不長。但是你，我的孩子，是個滿洲姑娘，滿洲人從不把他的女兒的腳包起來。你的腳像其他的孩子一樣的小，玲巧，而且永遠是這樣的小巧，雖然你的腳是天然的，沒有損壞的。」

爲了打破這接着而來的一段難受的沉靜，雖然我那時候還不懂得，那個說我大腳的人說話了：

「裕庚，你還有別的孩子嗎？」

當然他不是這樣說法的，但是我刪去了中國對話中的客套，那些在外國人看來是多餘的。

我父親驕傲地點點頭。

那人繼續說：

「我們想見見他們。」

這是一種規矩，當來客要見小孩子的時候，小孩子必須穿着最講究的服裝來見客。所以我父親急急地叫我走，並吩咐把他的孩子立刻帶來見客。

於是，在這一天的中，我第三次被阿媽帶去裝扮。這次那件臃腫的棉袍是不穿了，可是那討厭的紅絲帶仍舊留着，使我可愛的頭髮大為遜色。

我父親的孩子——我們一共是四人——就急急地到大廳，好像是被檢閱的小兵士，排成一排，面朝著客人，準備用叩頭的禮來向客人表示敬意。我們跪下去，把頭在地上碰着，頭上的紅絲帶，我覺得在客人眼光中將是一種最醜陋的標記。

我們叩罷頭重新立直在一邊的時候，這些客人就給我們每人十個中國洋錢，算是一種禮節，那時候我却不懂得。好奇心使我像平時一樣大胆地發問了。

「你們預備買什麼送給我們？」我問。

當然他們不會懂得我爲什麼要問這問題，就像我不懂得他們的禮物一樣。於是我父親耐着性子向我解釋。

我怎麼會猜想到我這些話———由此可以證明我不像普通中國孩子一樣而且很放縱的——會替我父親招來許多麻煩？雖然這樣，父親對我却從沒有失去耐性。

假如所有的父親都是這樣地了解他們的孩子，人類恐怕再也不會想到上帝了！

三 害人的洋娃娃

我的父親是一個巨人。他的肩膀闊得可以負擔許多需要的人，雖然這樣，他尙且還有空餘的地位來照顧他的家庭，作爲他的四個孩子的安樂所。在這雙肩上，有着充分的地位給這位六歲的滿洲孩子

棲息，她一只短短的手臂圍住父親的頭，把他的帽子扯歪，這種動作往往會引得他大感興趣。

體質上是個巨人，但是並不胖，有極好的脾氣，常常將最大的困難變成小事——譬如我的困難就往往是又大又嚴重的。他有一臉散亂的鬍子，那灰色的一叢從下嘴唇下長出，散滿了兩頰。一撮不整齊的短髭在那壯大的鼻子下，被一雙銳利而聰明的眼睛保護着。

他懂得政治上的大問題，他也了解孩子的小小的。他忽略了自己的困難，却竭力設法解決別人的困難。他懂得一切事物！

這就是爲什麼皇上的慈禧太后——

但這只是一種預期。我覺得，我們要回到沙市，那個我開始認識我的父親裕庚的地方，這是相當困難的；但是當我回去時候，我心裏就會想起那個我幼年時代和童年時代的女婢，直到現在，我想起她來還像是一場惡夢。她的對我，就像李蓮英的對光緒皇帝。

這女婢的名字叫紅芳，她是從小被賣到父親家來做婢女，那時候我還沒有出生。她的父母拿了二十六塊錢把她賣給我們了。在我現在所講到的這個時期裏，她是我們的管家，也是這四個汽球的滿洲孩子生活中的惡魔。我記得她多麼清楚！她是多麼地固執着自己的成見啊！

「太太」

每當她來要我們做些什麼，或是爲我們而抱怨的時候，她總是用這兩個字開頭，我們知道這兩個字的意思就是指我們的母親。

在滿族家庭中正和漢族家庭中一樣，太太是最高的主宰。當孩子們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不管這兩個字是以什麼方式來的，也不管它們是從誰的嘴裏說出來的，孩子們必須停止一切活動，立刻接受教訓，那些教訓必須是毫無問題地服從的，因爲那是從太太那裏來的。尊敬父母是滿族和漢族家庭中最基本的一條家訓。

當紅芳用卑鄙的、自滿的——直到現在，我還想不出另外的字來形容她——神氣在計劃着她所要說的話的時候，我們却必須站停了，她先用太太兩個字捉住了我們的注意力，於是以後無論她說什麼話好像都是我母親的話而由她轉述的。

「太太要你這樣做，德齡！太太不准你那樣做。我已告訴太太你不聽話，她說她要處罰你！」這種規矩的不合理，我們是無法控訴的。我們甚至於不能考核她的話，以決定這些教訓是否真正由母親發出，紅芳看得很清楚，只要提起「太太」，就沒有控訴的餘地了。不知有多少次紅芳用了「太太」的名義使我們屈服於她的荒誕的主張下。

我恨透了紅芳，因為我知道她常常威脅着我們奉行那些連太太自己都不知道的「太太的命令」。一切命令冠以「太太」兩字，我們就不能考究它的來源，由於這種規矩，我們四個孩子就無形中做了婢女紅芳的奴隸。她有最高的權力。或許她也感到苦痛，因為她是個奴婢；或許我們不應該責怪她對我們的虐待，可是在奴婢買賣自由的情形之下，我們小孩子又何能為力呢？

不管對與不對，紅芳之於我就相當於中國的「夜叉」。

這裏我又記起孩子時代的一個插曲，這又證明我父親裕庚善良的心地。

我們有一只很大的金魚缸，還有一個洋娃娃，那是一個好心的朋友送給我的。這洋娃娃不是美國的就是英國的，我忘了，總之她的面孔既不像漢人又不像滿洲人。

還有那金魚缸呢？

這已經是古的了。據說是宋朝的遺物，可說是無價之寶。中國人相信，新的金魚缸，因為出窯不久，還保留着火氣，會把金魚燒死。但是這只宋朝的古缸，是一只又大又美麗的金魚缸，已經冷卻了一千年，所有的火氣都已經跑掉了，使它成為金魚的一個小天堂。在漢族或滿族家庭中，金魚是不可少的點綴品。

這只宋代遺物是我父親的寶貝；他朋友都羨慕他，常常聽他興奮地敘述他得到這件寶物的經過。後來有人送我一只洋娃娃。那時候我正站在金魚缸旁邊，當匣子打開，洋娃娃到我手裏的時候，可巧，紅芳也站在我旁邊。

像我們的家庭，在那時候已經游歷過許多地方，當然不會覺得一個外國面孔的洋娃娃會對我們不利；但是紅芳，她是個中國人，她像當時一般的中國人一樣，深信「外國惡魔」會帶給我們不幸。所以，一等着機會，她就從我手裏把洋娃娃搶去。

「你不准玩這個東西！」她憤憤地說，「這是一個外國惡鬼，他會給你帶來晦氣！你必須拋去他，燒掉他或打破他！」

「但是，紅芳，」我反抗着說：「我們在歐洲的時候，我也常常玩外國面孔的洋娃娃，可是我們家裏從沒有碰到什麼晦氣的事情！爲什麼從前壞運氣不來，現在我們回到了中國，就會來呢？」

「不准鬧，」紅芳喊道，「我去告訴太太，你不聽話！」

「可是我要我的洋娃娃！」我尖叫着。

「不准你要！」紅芳發怒地說。

可是我一定要，我恨紅芳甚於怕她。我像一只小貓一樣竄到她身邊，要想再奪回我的寶貝。她把洋娃娃高舉到我够不到的地方，直到我們的吵鬧聲引起了其他的僕人的注意，別人有機會來干涉的時候，紅芳把我的洋娃娃往古缸裏一丟。

於是她跑開去了，一面還惡意地對我笑着。

我奔到缸前面。這缸是在一只高高的架子上，而且缸口很闊。不管我怎樣努力地伸長我短小的手臂，不管我怎樣用各種可厭的東西填着腳，我仍拿不到那洋娃娃。直到今天，我還說不出那時候是傷心還是憤怒。我的洋娃娃是失掉了，但是我要把她找回來。

忽然一個思想掠過我腦境。

我跑到庭院裏拾了一塊我力能勝任的大石，急急地再回到金魚缸前，舉起石頭向缸上猛擲，立刻這缸就碎成無數片，好像被槍彈打過的一樣。水像猛潮一般湧到地上，金魚在中間掙扎着，喘息着。我已把這無價之寶的宋朝古董毀壞，並且把這許多金魚置諸死地，可是我重新獲得了我「外國惡魔」的洋娃娃！

自然地，這吵鬧聲把一家人都吸引進來了。在那裏，我正緊緊地抱着那浸濕了的洋娃娃，又喜又憂地哭泣着，喜的是洋娃娃重新被我得到，憂的是那破缸無法復原了。

這時候，議論紛紛，討論該如何對付我，最後，我被帶到父親前面。父親把我抱在他膝上，耐着性子向我解釋這只缸是多麼的名貴。

他不但不用鞭子責罰我，而且對我一些都不嚴厲，他那和藹可親的字句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同時也治癒了紅芳給我的創傷，使我重新感到人生的愉快。

直到現在，我所說的似乎都是講到我個人的，但是我不得不這樣。我父親和我原是一體的。我必須要從我的生活中來刻劃出這一位我經歷中的最偉大的人。

他不但對我，他的愛兒，這樣地使用他的愛，並且對於一切他所接觸的人都是這樣；並且許多年後，我在太后朝廷裏任職，有許多指斥我父親的論調傳到朝廷來，這種了解使我父親的地位非常穩固，因為太后竟拒絕考慮那些詆毀我父親的言論，並且對那些奏章都不理會——或是燬了，或是原封退回原人。

四 從屏門望進去

我童年時代的永不滿足的好奇心使我對於我父親的事情知道了很多，現在我很容易回憶到沙市。在那裏，我父親做監察使，那已是第一等的官階，是紅頂羽翎的官階了。

可是在他見客的時候，他從不戴紅頂羽翎來表示他的官階。我常常從大廳的板門裏望進去，偷看我父親接見客人，我看着來賓們來來去去，永不厭倦，而且大部分的時間總把自己藏得好好地不讓別人看見。

這大客廳非常壯麗！是一個用麻栗木築成的長廳，天然的色澤。廳裏的擺設都是藍的，麻栗木的屏門上裝飾着各種人物圖案，我每次總是絕不厭倦地要來辨別它，了解它。在我看來，那些龍和那些穿着古老的袍子的人物都非常逼真，甚至於有時候，當我單獨在客廳裏，沒有事可做的時候，我就會使自己和那壁上的中國野史上的人物作假想的談話，來消磨時間，一直等到有客人來，這就又有新鮮的事物來滿足我的好奇心了。

這天早晨，當地的縣官來見我父親商量公務，他被引進廳裏，經過了兩重從屏門上開出來的通路（屏門是用來把整個大廳隔成三間的）到最後一間，等候我父親出來。我揀了一個看得見聽得到的地方把自己藏好！——這些來客永遠是這樣地吸引着我。

縣官是個胖子，當他被單獨留在客廳裏等候我父親的時候，我就仔細地觀察他。真的，去偷偷地看那些客人在他們自己以為是沒有人看見的時候，確是一件最有趣的事；我最感到興趣的就是暗暗地看人家不受拘束的舉動。我對於受我父親，一位一等大官的接見，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價值；可是大多數來訪的人都表示特別看重這一點，尤其是在我父親的面前。

直到今天，我記憶中還能清楚地看到他當時的情形：他交叉着腿坐着，狡詐地看着廳裏的傢俱，廳的建築和那屏門，那些屏門是可以自由扯動的。完全扯開的時候，三間小屋就打通成一個大廳；扯開一部分，就成爲一個通路，讓外面的客人從這裏經過。一直到裏間的壁上，那裏就是我父親接見客

人的地方；完全扯攏的時候就可以把三間中的任意一間隔斷。

我對於這廳裏的傢俱的重視也不亞於那位古老的縣官：那屏門上的花飾、牆上的圖畫、天花板的燈、藍色的墊子鑲着許多名貴的花邊。總之，在那時候，我是常常在努力地認識那些牆上、墊子上、屏門上的複雜的人物圖案。我們那個客廳確是個最舒適、最莊嚴的地方。雖然到後來幾年，我看到了更加輝煌的客廳，可是沒有一個能那樣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縣官的眼睛似乎要把這些陳設都吞下去了。我相信他什麼小地方都不會忽略，並且我相信他對於每件東西的估價可以精明到一個小銅錢的準確度。我沒有注意到他的服裝，因為我想即使他的服裝不美觀，我父親的服裝多少也可以替他增些光。

但是那縣官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他交叉着腿坐着的時候，他那只擱起的腳沒有一刻安靜——你可以說這是一種中國習慣，知道這種習慣的人，只要別人一提起中國或中國人，就會想到它。縣官坐在那裏腳不停地抖動着，直到他使人家想起一只沒有尾把的狗必須搖動牠整個身體。我看來這人的整個身體好像是一束神經。到後來我自己從書房裏出來玩的時候也能模仿他。因為像各處的小孩子一樣，我們也是善於模仿的，我們喜歡模仿那些引我們注意的男人女人的姿勢、語氣和聲音。

於是這人把擱起的那只腿放下，又換一只腿擱上去，靜止了一會。不久，這條剛擱起的腿又開始動了，越動越快，直到這條「大尾巴」又一次地使這「狗」渾身搖擺起來。後來，情形愈加壞了，他索性把擱着的那條腿完全放下，兩腳結實地踏在地上，靜止了整整有一秒鐘。於是他的兩膝開始一來一去地前後擺動着。這位縣官就像一位坐在紡車前面的老年的南方媽媽。我不知他會不會感到疲勞。我用全部力量來抑制自己的笑，可是實際我恐怕還是笑過的，我可以說，對於這位六歲的滿洲姑娘，是沒有不可能的事的。

稍過一會，我們的侍從頭兒由外門進來，站在裏面，我知道，那縣官也知道，這就是說：我父親

就要來了，會談就要開始了。這是一種信號，這位縣官立刻停止了他的騷動，似乎冥冥中有一隻手操縱着繩子，使他不能活動了。

然後是我父親以威嚴的姿態出現了。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他當時的樣子。

他穿一件暗紅的長袍，外面套一件紫色的外褂，比長袍只短了幾寸。這種裝束使他顯得更大，肩膀更闊，更高貴莊嚴了。他頭上帶一只叫做困秋的帽，（譯者按此乃滿洲人所戴之皮帽）是一只圓形的東西，很容易使人想起沙皇時代的俄國，那是在像這一類的非正式會見的時候戴的。在長袍外褂的裏面，他穿着長褲，他把腳管塞在紅緞的靴統裏，靴統長到幾乎齊他的膝蓋。父親平時可以在靴統裏帶多少東西啊！這好像是魔術師的帽子，從那裏面，他可以搜出多少零碎物件來使那些注意着他的人驚奇——尤其是對這樣一個好奇的小女孩，她這時候正在屏門後屏着呼吸注意着全部事情的發展呢！父親的褲腳管下部塞在靴統裏，而膝蓋的部分，却是聳起在靴統的頂部，這更給人家一種俄國人的印象。當他走路的時候，他的長袍兩邊的開叉處，隨着他的闊步子而大大地張開，於是我就清楚地看到他的藍的綢褲和黑的緞靴——總之，父親給我的印象是「單純的高貴」。

在外褂的胸前有「補子」，那是用來表示我父親的官階的。這只是一個方塊，上面有一只鶴——一種高貴的鳥，由最有名的刺繡專家用金銀絲綉成。牠的長頸挺秀地伸起着，頭略微偏轉，眼睛裏閃着太陽光，因為牠正在望太陽，好像在迎接這早晨——牠嚴肅地站在牠的地位，只有當我父親動的時候牠才動，在父親講話的時候，牠看來真像活的一樣。

這鶴確是一只神奇的動物。我有許多名稱給牠，但這些都是秘密的，除了父親外，我誰都不告訴。對於我這種稚氣的幻想，我父親常常很感到興趣，可是從不作冷酷的嘲笑。

掛在我父親頸裏的是一串唸珠，一共有一百零八顆，（補子）有着宗教的意義，雖然那些我是絲毫不懂的。

於是我父親來見客了，正當一位富於好奇的滿洲孩子屏着氣在屏門後面偷看那複雜的中國舊禮節的表演。——沒有一個簡單的動作能逃過他的眼睛——可惜現在已那麼無情地被廢除了，傷心之至！

最先，來客轉過身去向匠跪下叩頭，預先謝謝主人接待的盛意。他並不是真正對我父親叩頭，而是對那堆靠着匠床的牆叩頭。叩頭的時候，那縣官認真地用頭碰着地，好像父親是一位皇帝或是別的同樣偉大高貴的人物。可是這裏有一些不同，正因為父親不是皇帝，也不是什麼偉大高貴的人物，所以他必須回禮，同樣地叩頭。

於是僕人送茶進來，這時候，父親和來客都站在匠的旁邊，在匠的中央橫置着一只小几，是專門預備放茶的。僕人敬茶了，先端一杯給我父親，可是我父親馬上授給客人，這就是對客人表示：「你在這裏就像在自己屋子裏一樣」。回了答謝主人的美意，客人必須拿起第二杯茶來敬主人。可是我父親的僕人是受過很好的訓練的，當我父親把茶獻給客人的時候，他就立刻把第二杯茶放在我父親前面，這樣就使得客人無法完成他的禮節。這算是最高的禮節，在交際場中，這就是這樣的意思：「我的屋子就是你的，我對你的種種，並不希望得到你的酬謝」。

我不知道西洋人會不會了解這種禮節，就是貴族出身的中國人，若不查考書籍，他們又能了解多少？這許多禮節和它們的意義，寫起來可以成爲一本書。這種禮節經過不少年代，子子孫孫地傳下來，直到後來人家只是機械式地表演一番而已，早已忘記了真正的意義。譬如在沒有話講的時候，就討論天氣的好壞，這是一個國際間通行的禮節。

於是兩人都在匠上坐下，客人在小几的左邊，主人在小几的右邊。左邊的位置總是算比右邊的位置高貴，這也是對客人表示極大的敬意。

當一個滿洲小姑娘正張大着眼睛，拉長着耳朵預備看和聽，他們却儘管無盡止地嘮着茶，消磨着時間，從各個角度來談論天氣的好壞，直到這個問題已談得無可再談了；於是慢慢地談到職務上的普

遍的問題，又從各個角度去談，談到最後，才靠近他們所要談的問題，也就是那來客來訪的主要任務，可是他們仍不直接談這問題，而談論這問題周圍的許多事情。太慢嗎，你說？浪費時間嗎？也許不錯，可是對於一個六歲的孩子，就這樣看着聽着也已經够味了，而且想起來也是够驚異了，在這樣的一次會見中，完成了多少任務，而每一件事情的進行又是多麼地文雅，高尚！

在我看來，我父親和客人的儀表似乎在不斷地增進，愈近會談的不可避免的結束時，他們也愈顯得客氣。

至於真正的結束，是受一種特殊的信號的控制。

一個僕人拿着一張大紅帖紙從門外進來，這就是告訴我父親另外一位客人正等着要見他，也就是告訴現在這位客人應該準備走。這種信號客人當然看到而且了解的，於是就站起來告辭。

另外一個僕人進來把茶具端走，這也是一種儀式，第二次敬告客人應該告辭了，客人並不會因此而見怪，因為這是儀式，是猶太人和波斯人的古禮。

我點着脚尖站起來預備逃走，當我看到客人漸漸向前移動，跨着穩重的步子，準備着這一幕活動的結束，在這裏面，每個角色老練地表演他自己的部分，因為經過幾世紀的遺傳，又經過多少年的練習，他們對這些早已精通。從我父親和他的客人那裏，西洋人可以學習，當客人坐得太久的時候，用什麼方法叫他們自動告退！

在這會見中最後的一幕就是這樣：父親把茶杯舉起給客人表示最後的敬意。客人接過來，用兩個指頭把茶蓋稍稍掀起，在茶蓋之下，茶杯之上啜茶，發出一種很響的「嘖嘖」聲，這也是一種儀式。這種啜茶的聲音就是向我父親表示，客人這一次的拜訪覺得很滿足，並且對於這最後一口茶感到比以前任何一口茶都甘美！

於是會見就正式結束，主人客人各自屈了無數次的膝，作了無數次的揖，客人終於走了——前面

正跑着一個滿洲孩子，她懂得這種儀式，她早已點着脚尖等候儀式的結束，現在正飛奔出去，爲的要逃避人家的發現。

因爲假使一個人被人家發見了，從此不准再進來躲着偷看了，那麼在將來的會談時，他怎能再作一個有趣的旁觀者呢？

五 那些可怕的滿洲人

我現在開始知道許多事情，那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甚至不相信是可能的。這些事情大都是由於漢人和滿人間的不同而發生的。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那以前講到的縣官就住在我們隔壁的一幢大房子裏。所以，或是在門口，或是隔着花園矮牆，兩家的僕人就難免有言語往來。

縣官曾來訪過我父親，縣官家的僕人就認爲這一次的拜訪可以把冷如冰霜的兩家融合了，把兩家的牆打通了，把兩家的簾籬拆去了。

「我們可以到你們家來同你們的孩子玩嗎？我們的主人已經訪過你們的主人了，而且他們已經成了朋友。」

縣官家的僕人帶着小主人站在我們的門口這樣說着。在這些小孩子中，我只記得一個，也可說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爲他也梳着一條又硬又直的辮子，又因爲他是七歲相仿的年齡——再則，兩家的僕人又極有意要替我們做媒人。

我們的僕人一碰到人就喜歡聊天，甚至對縣官家的僕人也是這樣，於是他就請他們進來。縣官家的僕人立刻和我們的僕人談起天來，讓他們的小孩和我們一同玩。

那七歲的梳着辮子的孩子！到現在我想起來還覺得好笑。他的頭剃得很光，只有在正中央留着一束髮打成一條辮子，那辮子幾乎是筆直地矗起在頭頂上。當我看到他的時候，腦子裏第一個思想就是他的辮子的長短正够他的手摸到。我已經想到許多作弄這孩子的方法，而且或許已經試驗過一次，要不是爲了聽到那些僕人的談話，這使我更加恨那個男孩子。但是那時候我又一個頑皮思想，我想爬到較低的一根樹枝上，當他走過樹枝下面的時候，就把他的辮子一把拉起，使他兩腳懸空，然後把他的身子前後搖蕩着，讓他受一個不算小的驚嚇。

但是那些僕人又破壞了我的計劃。我時時刻刻聽到他們的談話聲，而且沒有一個字會逃過我敏銳的耳朵，看來他們似乎並不想把說話的聲音放低些。

「你看，我們的主人已經見過你們的主人，已經是朋友了。現在他有這一位面孔漂亮的姑娘，而我們的主人也有這麼一個面貌端正的兒子。我想或許他們會替這兩個孩子籌劃一樁婚事。」

我的阿媽遲疑了足足有一分鐘沒有回答。我對於這談話却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我自己絲毫沒有意見，但是我很想知道這話是什麼意思，並且急急地要聽我的阿媽怎麼回答。

「不，」最後她終於回答了，「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你看吧，我的主人是個一品官，而你的主人只是個縣官；要談婚姻自然要門當戶對。假使你的主人和我的主人官階一樣，或者更高些，那末這件事情或者還有希望，因爲德齡已到了這年齡，婚事自該慢慢地計劃起來了。但是——不，你們主人的兒子是無論如何不成的。」

這樣我的阿媽就冷酷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就像她解決世界上的大問題那樣，假使她有機會的話。可是她講到他們主人的官階，她已犯了很大的過失，縣官家裏的人決不會輕易忘記這種恥辱。

於是那七歲的孩子的阿媽想了一會，要找一個足以折服人的回答。

一反過來想想，或許我們的主人對於這件婚事聽都不要聽呢？」她說。

「爲什麼呢？」我的阿媽對於這一種阻難立刻提出抗議。

「因爲你的主人只是個滿洲人！」

「這對於那男孩子和德齡的婚事又有什麼關係呢？」

「因爲這樣她也是個滿洲人，她有一隻大腳！」

又來了！幾次三番地講到我的大腳。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我的腳大？可是，縱然大腳，和這些事又有什麼關係呢？滿洲人又怎樣？爲什麼一個滿洲人——不管她怎樣——就不可能做新娘？並不是我那時候懂得「新娘」和結婚；但是我急於要知道，我那些地方使我不配做那個有辮子的男孩未來的妻子——不管這是怎麼一會事！

忽然我發現，那些僕人講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了，雖然我知道他們講的確是中國話，是我們自己國裏的言語。雖然我聽不懂，可是後來我知道他們是講的廣東話，那和我們的北京話差得太遠了，我一個字都聽不懂；當我試試去和那男孩子，那個我不配和他結婚——因爲我是滿洲人——的男孩子講話的時候，我才發現原來他的話我也不能懂得，這是我第一次經驗到中國各地方言的不同，這種不同，幾世紀下來，就使中國分成許多小集團，於是常常發生誤會發生爭端。

可是當我們小孩在一起玩的時候，我們是不難互相了解而向彼此學習的。不多久，我發覺自己已經在講廣東話了，而那縣官的孩子們也會採用北京的語調了。

當我們彼此更加熟悉的時候，我就一直想拉他的辮子問問他，爲什麼滿洲人不能和漢人結婚。

那縣官的兒子不是一個好小孩，對於我恨他這會事非常輕視，因爲他的阿媽會說過我有一隻大腳，並且稱我爲「滿洲人」，而且特別把「滿洲」兩個字說成一種怪腔，似乎一提起來就會使人想起可怕的事情。

我記得那男孩子傷風得很厲害。這就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來爲我的大腳和我的滿洲籍報復。因爲

當他應該用手帕的時候，他竟毫不在乎地用他的衣袖。

我看到這樣子，忍不住大笑起來。雖然我知道這種笑是沒有禮貌的，可是我實在忍不住了。我對那男孩子恨極了。笑了他之後我自己覺得舒適些。

「你爲什麼笑？」那孩子的阿媽嚴肅地問。

「他用衣袖代替手帕！」我叫道，一面不住地跳上跳下，用手指輕蔑地指着他。

「來，」那阿媽不耐煩地走過來說道：「不許用你的袖子！看我來教你該怎麼做！」

於是那孩子順從地把袖子拉好，舉起一張骯髒的臉對着他的阿媽。那阿媽熟練地拉起她衣服的下擺來代替了他的袖子。

於是阿媽的任務完了。我繼續的笑使她莫明其妙，於是自顧自回到僕人羣中去談天了。這次他們又用北京話了，所以我聽得懂。

「此外，」她說，「還有一點也足以使這婚姻不成功。最主要的當然因爲她是滿洲人。但是，即使是滿洲人，如果她還像個中國人，那她倒還有希望被接受。可是她絲毫不！她幾乎像洋鬼子的姑娘！她到過外國，有些地方當然學壞了；而且在那裏，她當然不會學到中國的禮節。她的舉動一些都不像中國姑娘，她一些都不文雅，在客人面前也會粗野地笑——並且，任何國家裏，那有大腳姑娘被人家歡迎的？」

又是講到那些大腳！我還正在爲自己的腳小而自傲呢！我真要把這件嚴重的事情和父親談談，問他所有關於大腳的問題，並且問他爲什麼滿洲人被漢人那樣輕視——他們的女兒就不配和漢人結婚？但是我控制着自己的情感等候機會和父親講。我必須耐着性子等，因爲我要廢掉他許多時間來問他關於結婚、新娘、滿洲人 and 大腳。可是我似乎等了他一年了，我急需得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爲什麼我有大腳？」我問他，我的嘴唇抖動着，爲的要忍住我的眼淚。

「我已經告訴你了，」父親溫和地說，「滿洲人從不把他們女孩子的脚包起來。你的脚就是天然

的脚。」
「但是滿洲人又是什麼？爲什麼我也是？」爲什麼滿洲人是那麼可惡的人？爲什麼漢人都不喜歡滿洲人？爲什麼滿洲人不就是漢人？」

於是我父親耐着性子替我解釋。

「滿洲人，」他說：「是和漢人完全不同的一支民族。沒有人真正知道他們是從那裏來的，也沒有人真正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只是知道他們和漢族不同，就是言語也不相同的，後來，滿洲人在中國住得久了，接受了中國的語言、風俗習慣，漸把他們自己的忘了。據說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一個女孩子在離開白山很遠的一條河裏游泳。她看到一顆鮮紅的櫻桃浮在水面上。她吃了那顆櫻桃，於是就成爲第一個滿洲人的母親。你當然不會懂得這個，而且這到底也只是是一個傳說。」

「但是在幾世紀之前，滿洲人是在松花江河流域的游牧民族，生活在野外，靠漁獵度日。他們的孩子不像中國孩子一樣地關在家裏，而是在外面的。女人都會騎馬，像男人一樣，他們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可以自由地在一起玩。於是滿洲族就這樣繁殖起來，直到後來，他們所佔據的區域已不够容納他們了。」

「那時候，他們的一個皇帝叫努爾哈赤便在計劃移殖到中國來，因爲他們人口增加得這樣快，他們需要更大的地方供他們遊戲作樂。滿洲族是一種流浪的民族，大約在九百年前他們才在松花江河流域安頓下來，可是誰都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是從那裏來的。」

「過了許多年，中國遭到了大難。當滿洲部落逐漸滋長，到後來變得非常強大的時候，他們的皇帝便被請到中國來幫助中國皇帝治理國家。」

「那叫做努爾哈赤的人並沒有親自到中國來。因爲我剛才告訴你的那個中國的大難是發生在努爾

哈赤死後很多年。當那大難發生的時候，中國皇帝就請滿洲皇帝來幫他，而滿洲皇帝也早已預備好了。滿洲人一向佩服中國人的藝術和禮儀，很願意向中國人學習，所以當他們聽到可以到中國來的時候，他們都很高興。

「滿洲皇帝就派他的好戰的兒子來幫助中國，那個兒子，孩子，就是我的祖先，也就是你的祖先。我們是好戰民族。雖然中國人稱我們爲『野蠻民族』，可是我們絲毫都不野蠻，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文字！」

「父親，我知道那種文字嗎？」我問。

「不，」父親慢慢地說，「你並不懂。我們在中國已有兩百年了，我們早已不用我們自己的語言了，那只有在公文上用到了——」

我承認這故事我不懂，因爲這聽起來都很新奇。我，向來自以爲是中國人的我，却原來是滿洲人。不可捉摸的事情太多了，眞像今天的西洋人對於漢滿間的分別感到不可捉摸一樣！

但是父親又繼續講他的新鮮的故事。

「關於這故事，要告訴你的地方太多了，可是現在你不會懂得，因爲你還幼稚。但是將來我要把全部故事告訴你，你記着我今天的諾言；總之滿洲人沒有理由爲自己感到慚愧，他們以前是一支強大的民族，現在仍舊是，不過他們並不是中國人。中國人恨我們，可是我們還是他們的主人呢。或許我們不會永遠做他們的主人，但是——好吧，等你長大了，懂事了，我告訴你這故事的全部。」

於是我抑制了自己的好奇，信任着父親將來在適當的時候會告訴我，就像我信任他一切事一樣。但是當他叫我走的時候，我心裏懷疑着，到明天是不是我已經大了，懂事了，可以聽他的故事的其餘部分了？

當然我不會想到，當這故事全部講出來的時候，這裏面竟包含着悲哀和傷痛。

六 綠絨幃

我們在沙市的那個家忽然變成一個喧嘈的場所。我不明白這一種轉變，可是我對此感到大大的不安。我問人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可是一般的意見都認為對於我，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而且覺得我現在年紀太小，不會了解的。僕人們在一種普遍的緊張和激動的空氣中騷動着。

被我第一個問到關於這種急忙和這種紛亂的情形的就是紅芳，那婢女。

「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問她。

「管你自己的事吧！」她冷酷地說。

可是我的好奇心決不會因為受了一個婢女的呼喝而改變，尤其是像紅芳這樣一個卑鄙而為我所厭惡的婢女。

我問每一個人發生了什麼事，可是誰都不告訴我。於是我想父親一定願意告訴我，因為他從沒有說過那些事情沒有我的份；假使他說我年紀太小，不會懂得，那我就相信他了。因為父親從來不欺騙我。

於是我就到他辦公的地方。他那裏有客人，大家臉色都很嚴肅。這種情景使我發生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而且這種恐怖有增無減，當我聽到一個客人這樣對我父親說：

「可是你這樣是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了！——不過是爲了幾個死了的外國教士和那些活着而被監禁着的教士。爲什麼要爲他們擔憂？照我的意思，我要把這些在中國境內的外國教士不是殺掉就是驅逐！」

「這並不是在這裏的那些教士的過錯！」我父親嚴厲地說，「他們是被他們國家派出來的，不管

他們自己願意不願意，他們不得不來；既然他們在我們這裏，我們就有責任使他們得到他們應得的待遇。我不相信任何國家的人沒有得到我們的允許而可以來傳教，可是他們既來了，而我們的百姓對他們無禮，那我們就有責任去保護他們。」

「可是這次無錫發生的事是很嚴重的，」剛才說話的人辯道，「假使你爲外國人辯護，那末我們的百姓就認爲你是串通外國人的，可能使你遭到比外國人更壞的待遇！」

當我用全副精神聽着這奇怪的對話，並且懷疑着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和我父親爲什麼會遭到危險的時候，父親對着他客人的恐懼大笑起來。

「他們不會害我的，」他說，「我要去了，這是我的責任！」

這樣看來，我父親就要離開沙市了，我一些都不知道他要出去多久。可是父親的走對於我是件不幸的事。於是我也顧不得這些神色嚴肅的客人，衝到我父親前面，問他這種亂紛紛的現象是爲什麼？以及那些對於我父親幸福有關的危險是什麼。

可是這一次我父親使我受驚了，因爲他拒絕告訴我。

「你年紀太小，不懂得這事，」他說，「我現在要出去一個時期，但是不久我就會回來，我們仍舊能够快快活活在一起。」

我不滿意，我恐怕在父親準備出發的一個時期裏，我的功課要荒廢了，我將更不被那些忙亂的，騷動的僕人們所注意。我問了許多誰都不能回答的問題，許多我們沙市家裏的人不願回答的問題，可是從這許多問題中，我所能得到的簡單的意思就是父親要離開沙市了，黑暗已侵襲進快樂的家庭，父親的性命已遭遇了空前的危機。

我父親，他有着罕有的同情和了解，已經看出了我的不安，就告訴我他要帶我坐在他的轎子裏，和他一同到那開往無錫的船上，這種建議暫時使世界重現光明。母親不贊成這主意，因爲這樣，僕人

們把我送回來很不方便，但是我們家裏還有許多空着的轎子，所以父親堅持要帶我去。

那次的旅行給我的印象多麼深刻啊！我坐在父親的膝蓋上，從窗裏望着一路經過的沙市。

父親的轎子是一個華麗的東西，上面有着各種表示他的階級的裝飾品。抬轎需有四人，但有兩班轎夫輪流工作。轎子的外壁是綠絨，四面各有一扇玻璃窗。轎子的下部是紅色，轎頂下掛着流蘇，當轎子顛簸振動的時候，流蘇就前後搖擺，好像在跳舞。轎夫們都是穿的藍色的外衣，藍色的轎子，黑的氈帽，掛着鮮紅的流蘇，還穿了無跟的黑氈靴。

除了那些真正抬轎的轎夫外，另外還有一個領班的轎夫，他扶着轎子在旁邊走。這人的任務就是替父親保管重要的文件，同時監督那些轎夫。轎子前面還有一個人張着一頂大紅傘跑，這傘是一種信號，看見的人知道這後面就有一位大官來了，應該快快讓路。

我就是這樣地坐在轎子裏旅行，經過沙市的小路，經過那些又濕又滑的小路，因為在轎槓的兩端掛着滿桶的水，無論轎夫們怎樣小心着使轎子平穩，可是水總是要從桶裏潑出來，流到石頭馬路上。鋪路的都是很大的石塊，而且鋪得不均勻，以致路上崎嶇不平，轎夫們走這種路確是一件苦事。

我現在還記得那些轎夫的聲音。

「唯！」那前面的轎夫喊道。這字沒有什麼意義，或者這是轎夫的一種術語，別人是不懂的。作為一個單字，這字在這裏沒有真正的意義，但是這種聲音可以給後面的轎夫傳達這樣的意思：

「路上有缺口！步子小心！」

前面的轎夫剛喊完這字，後面的轎夫接着就應道：

「呃！」這字也沒有什麼意義，但是包含着下面的意思：

「我聽到了！我留心了！」

沙市的街道不但高低得幾乎不能走，而且狹小得少見，太陽難得照到這條街上來，因為這個小鎮

上的主婦和阿媽們，都把洗好的衣服晾在竹竿上，從窗上伸出，橫跨在街道上面，這種竹竿是這樣地多，即使太陽出來，也被它們擋住，不能照到街道上。這次旅行中，沒有一樣小東西被我遺漏。我儘量地享受着每一分鐘，雖然父親就要離開了，雖然父親的性命已快遇到危險了。那「唯」和「呢」的聲音，那轎子的顛簸，還有那緊緊摟着我的父親的臂腕，這些都深深地打動着我。當我從窗子裏望出去的時候，也沒有一樣東西逃過我的眼睛——前面是那掛着藍色肩帶的魁梧的轎夫，左右是那些破舊的房屋，後面又是穿藍衣服的轎夫和我們才經過的曲折崎嶇的街道。

當路上的行人都向左右讓開的時候，我爲我父親感到驕傲。一個小販的叫賣聲清楚地傳過來，一個瞎眼乞丐在那石路上摸索着。一個理髮匠在牆角裏做他的生意，挑水的苦力來來往往地走着，有的水桶空着到河裏去挑，有的挑滿了回來，那水桶到目的地的時候再也不會是滿滿的一桶了，雖然水面上蓋着板，他們却把水潑出在路上，使那小路更濕更滑。

大紅傘在前面搖動着。轎夫們粗聲地呼喝着；當他們要避向路上的缺口時，轎子會來一個突然的傾側，這使我很感激我父親的手臂的保護。

在這次旅行中，我知道了幾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在那橫跨街上的竹竿上，晾着鎮上居民的衣服，有時也有褲子，一只褲腳穿在竹竿上，另一只掛下。我發現我們從沒有一次在褲子的下面通過。有好幾次，一個僕人走在前面，用一根長棒把人家全家的衣服都收下來，那長棒就是專爲這而備的。我就問父親這是什麼原因？

「人家都認爲在任何人尤其是女人的褲子下走過是一件極晦氣的事。」

這在我聽來是很可笑的。父親一定也覺得可笑，因爲他講的時候在笑，並且繼續說：

「這是很蠢的，我不相信那些，你也不可以相信；可是那些轎夫却深深地相信着，要去說服他們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或是避開人家的褲子，如果不能避開就索性把它取下來！」

旅途中父親告訴我許多事情，我現在想來，他是竭力要使我忘記他離開我們的事情！——他的確成功了，因為他講的事情都很有興趣，像他以前對我講的一樣。他指給我看沙市的堤，堤那面的水面比這邊的地基還高，所以河水很有泛濫的危險；他告訴我轎子各種設計的意義，爲什麼一個一品官可以乘四人抬的轎子，而一個二品官却只可以乘兩人抬的轎子；他又告訴我綠絨轎是專給一品官用的，二品官就只可以用藍色的等等，每一件事都非常有趣。

當男人坐在轎子裏的時候，帳幃——是藍綢的厚帘——可以捲起，人家可以望進去，他也可以望出來；可是女人出去的時候，帳幃總是掛的，坐轎的人要望外面，只可以拉起幃的一角從縫裏張望。

可是父親這樣和我說的時候，還有許多別的事情時時在我心上掠過：「外國人」、「教士」、「生命危險」、「外國人被殺」、「袒護外國人」——這些字句都是我從父親的那些嚴肅的客人嘴裏聽來的。我仔細研究父親的臉色，要看出他是不是害怕，可是假使他害怕，我也看不出來，或許——照以後的事情看來——他並不害怕。但是我很怕，萬分的恐懼着他會遭遇到什麼事情，或許不會回來，至少短時期內不會回來。

我帶了多少行李，在無錫辦理各種重要事情的時候，他得換上各種不同的服裝，但是最緊要的東西是裝在一只小包裏帶在轎子裏放在座位下，這種東西他將隨時帶在身邊。在父親的座位下，除了這小包外，還有一件父親心愛的東西——是一種短毛的北京狗。無論父親要到什麼地方去，這只狗總是知道的，牠就預先鑽進轎子躲在座位下，僕人們也無法阻止牠。所以每當父親到一個地方，主人出來迎接他下轎的時候，這只狗總是第一個跳出來，好像跳出來驕傲地報告我父親，裕庚駕到。

於是我們到了河邊。船在河的中央，一條斜的跳板攔在船和岸之間，我們就由這條不穩固的跳板上走到船上，在板上看到底下滾滾的黃水，不由得心慌起來。我在船上等到最後一分鐘，看着藍衣的轎夫搖搖擺擺地把父親的轎子抬到船上放好。

於是父親和我說了「再會」，叫僕人把我帶到那頂同來的轎子上，那是專為送我回去而預備的。那只狗，牠想偷偷地跟着父親去，却也被送回來，坐在我的轎子裏和我一同回去。

父親微笑着說他不久就要回來的。我勇敢地忍着，至少在他能看見我的時候我不哭。

可是在回去的路上，在到家以後，我不再忍了。

我一些都不見得回去的時候是怎樣的。我不再聽到那些在轎夫脚下奔跑的豬的長鳴；我不再看見那晾着的衣裳；不再聽見那小販的叫賣聲，和轎夫的「唯」「呢」。我什麼都不看見，什麼都不聽到，什麼都不覺得，只覺得我自己的悲哀——因為我的父親裕庚已經遠走了，他的生命正受着威脅；世界也已變成這樣一個不快活的地方了。

許多時候以後，我聽說父親在無錫幹了一件偉大的事，為此他得到一塊勳章，並且還得到瑞士國王所賜的一只鐘——因為他在無錫營救的是瑞士人。

可是在那個時候，這些事情都不能使我感到興趣，我不快活的時候就好像一個盛怒的婦人哭着，咆哮着；當我得不到誰的同情的時候，我就把父親的短毛狗捉來緊緊地抱着。他就掙扎着，叫着。我在悲痛之下還咬過牠的耳朵！

七 離別了沙市

我向來不喜歡沙市，我的父親也是。現在我們就要離開沙市了。我的父親已升做湖北省的布政使，官邸在和漢口隔江相望的武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所以父親很高興，雖然母親對於住在武昌感到很不滿意，因為她說這是一個比沙市更不好的地方。但是父親的擢升是一件不可忽略的喜事，所以最後決定我們住在漢口，父親的辦公處設在武昌，這樣只要每天渡兩次江，父親仍舊可以住在家

裏。

雖然我一向不喜歡沙市，可是現在要離開它了，却又感到戀戀不捨。我是一個抑鬱的孩子，我把大部分的時間消磨在幻想中。

我父親是世襲的一品官，因為他的祖上是隨着第一個滿清皇帝來的。但是他的擢升，像這次的由沙市的觀察使兼署湖北的布政使，並不是靠了他世襲的官爵。

當父親擢升的聖旨一下，我們家裏立刻大大地激動起來。其間有一件小小的事一直記在我心裏，因為從這裏，多少可以看出中國人的迷信。

我父親還沒有得到一些關於擢升的消息的時候，就有一位朋友來訪他，幾個月之前我父親會去訪過他。照例，我又躲在一個看得見聽得到的地方。這位來賓的第一句話使我摸不着頭腦。

「你看吧，裕庚，」那位來賓高聲地說，「三個月之前你來看我的時候，我不是這樣對你說的嗎？」

我父親驚異地望着他的朋友。

「你對我說過？」他問，「你對我說的什麼？我忘了。」

「我對你說過，你是一定會擢升的，記得嗎？因為你那串朝珠的繩斷了，這就是一個擢升的預兆，我那時候就這樣對你說的，三個月之內不是就應驗了嗎？我說的話如何？你現在已經從沙市的監察使升做武昌的財政使長了！」

我父親只是大笑，我敢說，這笑聲是很特別的；不過在一個小孩看來，特別的事情多着呢！客人走後，我就問父親，客人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在他那裏的時候，穿朝珠的繩斷了，這或許是因為那繩舊了，原是極平常的事；可是我的朋友立刻說我要升官了，說朝珠繩斷掉是最準確的升官的預兆。這種說法當然是非常可笑的，這只是一

種中國人的迷信。我的升官恰巧和朝珠纏斷相繼發生。其實：或許纏不斷也是要升的。」

我不懂得，父親也無法使我懂得；此外還有許多奇怪的中國習慣我認爲是毫無意思的，迷信的花樣又是這樣多，決不是一個滿洲孩子所能學習的。我所知道關於父親的朝珠的事就是：總共有一百零八顆，每個正式的集會上他總是戴着。

於是——

我們就要離開了，我真的感到惋惜。除了一件事：我覺得高興，因爲我相信，我們離開沙市，我那位國文教師是不會跟我們去的。自從父親的好消息傳來以後，除了父親以外，我第一就是去見他，並且很坦白地向他表明我自己。

「我當然很快樂，」我告訴我的國文先生，爲了我，他一直生活在困擾之中，「因爲我就要到武昌去，在那裏，我永遠不會再看到你了。」

「你要到武昌去，我也覺得很高興，」他莊嚴地說，「我相信我以後也會覺得武昌比沙市好的。」

「什，什，什……：……麼？」我吶吶地說。

「當然，」他冷靜地說，「我要和你們同到武昌去的，難道你沒有聽說過嗎？」

我的確沒有聽說過。我覺得委曲得很。我永遠不要再看見國文教師的願望已毀滅了。

於是我離開了教師，到花園裏去，那裏是我唯一的樂園。在沙市的時候，不知有多少次我溜到我們的花園裏，靜靜地想那些我不懂的事，或是孤獨地做我孩子的夢！那些夢，我分析起來，和我現在的夢還很相像。可是沙市已和我們隔得很遠，而父親也已去世了好幾年了。

這是一個多麼美麗的花園！我永不疲倦地在那迷人的道路上徘徊着，在那曲折的小徑上慢步走着，從那些假山上的洞來虛構種種怪人和龍的形象。春天到了，樹上都開滿了花，我會站在園裏好幾個鐘頭，欣賞牠們的美麗，並且懷疑他們是不是也有靈魂，也有心肝？是不是也能像我一樣地思想？

最要緊的，我不知道當我不來的時候，這些樹會不會記掛我，那些小徑會不會悲傷，因為我不再在它們上面走過；那些假山會不會憔悴，因為我不再回到它們這裏來找龍和怪人作爲談話的對象。在那花已經謝去而新芽還沒有萌發的悲慘的時期裏，看到牠們光禿禿的極枝被清晨的露水沾得發銀光，心裏感到無限的傷痛，不知牠們是不是也爲自己悲傷。

「這些樹會記掛我嗎？」我問着自己，「我偷偷地進園子來窺探我父親的時候，那些喃喃責罵我的葉子，在我走後會不會記掛我呢？假使另外一個梳着辮子，繫着討厭的紅絲帶，像會跑路的氣球一般的孩子到這園裏來，這些樹是不是也會同樣地對她喃喃而語呢？」

我曾經有多少次在園裏徘徊着！多少次在園裏坐着冥想，想着樹木是不是也有牠們自己的語言；多少次那個婢女紅芳在我們幻想的時候找到我，趕我回去，並且恐嚇着我要去告訴太太說我怪癖，抑鬱和不起勁！

我還記得當花謝了從樹上飛下來的時候，有人對我說這花就慢慢地在地上枯掉死掉。在我還不懂得死和葬是怎麼一會事的時候，花的謝落已使我充滿了悲傷。有一次我又被紅芳捉住了，那時候我正在掘一個小墳墓，用着成人們埋葬他們親愛的人的時候所有的悲哀和肅穆來埋葬這些枯萎的花瓣。我一直不懂我爲什麼要埋葬牠。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懂。我只知道有一些事情，一些極悲傷的事情在我這一個六歲的多愁的孩子心裏，促使我在埋葬那些花瓣，於是我就埋葬了牠們——可是紅芳那婢女不懂得情感，她把我趕回去，並且用「告訴太太我怪癖」這一類話來恐嚇我。

我們就要離開這我所討厭的沙市了，我正在向我所愛的沙市的花園默默地告別。

這一天，樹正開着花，我到園裏，輕輕地向牠們說了一再會，並且要牠們答應不忘記我。我又在池塘旁邊站了許多時候，對金魚講話，牠們好奇地跳上跳下，用牠們有趣的小嘴向我吹着水泡，我也問牠們我走了以後會不會忘記我，我是一個多愁的小女孩，永遠被苦痛地煩擾着，我不知道自己爲

什麼悲哀，也沒有人知道我的悲哀從那裏來，更沒有人會來同情我。或許父親是了解我的，可是他這樣忙著準備到武昌去的一切，我不能再去麻煩他。

當我正在樹下慢慢地踱着想著，我走了以後誰會來埋葬落花的時候，一只玲瓏的鳥飛來在一棵樹上停下了。

「我不知道，」我自言自語地問，「你是不是那只去年來和我講話的鳥？你今天是不是來告訴我你爲了我走而不快活？還有，我走了以後你會不會記掛我？」

我深深地相信那只鳥懂得我的每一句話，即使我輕輕地講，因爲當我提出這些重要的問題的時候，牠側着頭對我正經地看着。當然這只鳥什麼話也沒有說，但是我已經滿足了，我的耳朵覺得牠對我這樣說道：

「傻孩子，我當然記掛你的，我們一向不是最好的朋友嗎？我們不是已經許多次彼此坦白地談着誰都聽不到的話嗎？我忠誠地答應你，無論什麼人，不管她怎樣偉大，決不能把你從我心中取而代之！」

對於那樹、金魚和鳥，我已感到滿足了，可是當離開沙市的日子一天天近的時候，我的心又隨着沉重起來。

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那個小女孩在她的大花園裏，在她看來，那花園像地球一樣大，她，穿着氣球樣的棉褲，梳着硬直的辮子，繫着紅絲帶，在這裏面就像一個小矮人。我很爲那小女孩痛心，現在她的父親已去世了，我就是唯一能了解她的人了，而且我爲她擔憂，不知她現在變得怎樣了。

在這未來的到武昌去的途中，有一樣快慰的事——父親是和我們一起去的。

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我們馬上要離開沙市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我們在幾小時之內就要離開沙市了，這事情是在匆忙、混亂中發生的。

我忽然聽到一陣嘈雜的聲音，搖鈴聲夾着一種奇怪的歌聲。雖然紅芳猜想這不是什麼高尚的事情，不准我去看，但是我終於發現了這種嘈雜聲的來源。許許多多的人沿着沙市的街向我們的庭院走來。在他們的頭頂上，顫顫巍巍地張着兩把傘，每把傘的邊緣都掛着無數的彩色絲帶。這是送給我父親的！

在那傘的邊緣的絲帶上有着「一萬個人的名字。把「萬人傘」送給一位官員算是一種極大的敬意。要送這些傘必須先得到全體掛名人的同意的，因為父親平時對沙市的百姓非常忠誠，所以他們都願意送他「萬人傘」。

八 運河中的航行

我記得，在我們的屋形船上乘了七天，才到了武昌。我們並不從長江去，但是繞道走運河，用一種高貴的氣派由運河裏慢慢地行。

你要知道，在中國，尤其是在過去的時代，從沒有一個人有急的事情的，我們的屋形船在運河裏的航行就是一個證明。

把我們家從沙市搬到武昌需要八只船！第一只就是我們的屋形船，這裏面有着那時候中國的物質文明所能辦到的一切舒適的設備。有臥室、餐室和一切需要的房間，除掉浴室。一只屋形船給我父親的祕書和祕書的家眷；另外一種屋形船是給我父親的僕人的。還有一只板船是專門用來裝我們的轎子的，那些轎子必須隨處跟着我們。還有四只砲艦，那無疑是專給外國人看了笑笑的。這整個船隊好像是一付玩具，給一個歡喜航海事業而却沒有見過海的孩子們的。

我父親的船領頭，後面跟着的是四只砲艦！我想不通如果危險從前面來，後面的砲艦怎樣保護

我們——隨後是祕書的船——隨後是裝着四頂轎子的船，最後是我們的僕人的船。

多麼熱鬧的旅行啊！

船平穩得使人感到懶洋洋的。我不停地在甲板上走來走去，望望兩邊的岸。運河的寬度剛巧够兩只船並排着行。兩岸滿是青青的柳樹。春已把鄉村染上了色彩。花盡情地開放着，農夫在田裏勞作，泥土的醜相已被春的綠色蓋住了。整個的景色好像是一張中國鄉村的風景畫，那是在畫面上常常可以看到而實際上却是少有的風景。微風吹不動帆船，却替我們帶來了陣陣的花香，這樣濃郁，這樣別緻的香氣，幾乎把河水的氣味和在中國常常會嗅到的一種氣味一掃而光。

屋形船由五個——我不知爲什麼總是成單的——船夫撐着。他們一會兒從船頭跑到船尾，一會兒又從船尾跑到船頭。每個船夫有一根竹竿。船夫先跑到船頭，面對着船梢，把竹竿從船沿插下，抵住河底，於是一邊向船稍走，一邊用力地撐着竹竿，這樣船就前進了。那些粗聲唱着的船夫似乎相信他們的赤足在船板上踏得越響，工作效率就越高。

他們的工作是非常合拍的。一個跟着一個跑到船頭上，轉過身來，把竹竿插下去，於是腳就在船板上踏得「拍、拍、拍」地響，那船板被他們經年地已踏得很光滑了，這樣向船稍踏過去，一直到底，再回來，重新開始。雖然這一邊的船夫望不到那一面的，可是動作却很整齊，似乎是由同一架機器控制的，或是由一個人用着看不見的線把他們五個人同時牽動。

或許就是這赤腳踏在板上的「拍拍」聲在鼓勵他們一起工作，因爲他們幾個鐘頭連續着工作，絲毫沒有一些畏縮，而他們的「拍拍」聲就像鐘的「的得」聲一樣有節奏。

至於那些砲艦，女人是不能上去的，女人一上去，準會有不吉利的事情，它們不過比帆船略大些，只是有名無實的東西，人家絲毫看不出它們的威嚴和可怕的地方，或者可以說它只是表示一個權威者的尊嚴！每只船頭上有一尊砲，口徑約有三吋，這原是要使這砲艦顯得威風，結果却反而使它變

得可笑，每一只砲艦有它的艦長，他們是當然的重要人物！當我們上岸的時候，他們站在砲旁邊的姿勢真够威風。

此外使我感到興趣的就是那載轎子的板船。甲板上有格子的架子，下雨的時候，這上面可以張起油布來，免得我們貴重的轎子受損害。

船靜靜地行，消磨着我們的時間。路程在船夫們脚下的一拍拍「聲中縮短了。到了用膳的時候，所有的船都拋錨。僕人們替我們預備飯菜，誰都不急忙。等到父親和他的家眷都用畢，船就又要開了。這一個無盡止的驚人的航行又開始了。

每只砲艦上都掛着一面白旗，上面有字註明我父親的官階和姓氏「裕」字，這樣，經過每一個村莊的時候，人家可以知道一品官裕庚正經過這裏；我們每到一個地方，老百姓就出來迎接。在帝皇時代，做一個一品官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加以我的父親是剛升做湖北省的財政使，這一件事情也註明在那砲艦的旗上！

這些砲艦是多麼重要啊！每只砲艦上有一面很高大的鼓。什麼時候都可以擊鼓，有時候是要引起村裏人注意，知道我們正在經過，有的時候是表示我父親就要上岸採訪了。晚上九點鐘，正巧在就寢之前，鼓就要大擊一次。夜裏一直到天亮之前也要擊四次，我想這大概是像新式軍艦上的鐘吧。

在日落的時候，不但擊鼓，還要放砲，非常有趣；對於這種聲音我絲毫不怕。但是我很奇怪爲什麼每次放砲之後，就有幾個兵發狂似地用一把拖帚塞進這噴烟怪物的喉嚨裏。無論如何，我覺得這是不大雅觀的事。

當然消息總比人先到，因爲每到一個地方，當地的官吏總要來見父親，百姓們就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去了。

每一個地方的官都送禮物給我父親，禮物中大都是食物。我父親錢很多，不需要他們的東西，可

是如果拒絕他們，不論拒絕得怎樣客氣，總顯得沒有禮貌。

「父親，」有一次我問，「我們一些都不窮，你不覺得這是一件可惜的事嗎？假使我們的確很窮，那末人家送的東西我就需要了，我們不會再自己去買了。」

「傻孩子，」父親說，「你要學的東西真不知多少哩！假使我們真的窮，人家再也不會送禮物給我們了。我們也不會有屋形船，砲艦和轎子了！你看這不是一件奇怪事情嗎？當一個人自己有了很多，人家倒要拿各種他並不需要的東西給他；如果一個人窮了，他最低限度的需要也會被拒絕的。」這些話在從前聽來是很複雜的。現在想來，這並不複雜，却是不公平到極點。「已經有了的，再給他……」

在這七天可紀念的旅行中，我經歷了這樣的華觀，這樣的禮儀！父親對於這種種却毫不在意。他曾遊歷過許多地方，而且受過很好的教育，因為西洋人是懂得教育的，所以他對於人家對他的殷勤有時覺得好笑，有時覺得厭煩。

但是他是一個滿洲官，並且是一個大官，整天就生活在禮儀和尊敬中，那是無法避免的。不知有多少次了，我聽他教訓僕人關照客人不要叩頭。

「父親，」有一次我問，「爲什麼你要叫客人不叩頭？這是你應享的權利，他們用叩頭來表示敬意，因爲你是一個偉大的人。我不知你爲什麼要拒絕！」

我父親很歡喜幽默，當他高興的時候，或是要嘲弄我的時候，他的幽默就會自然而然地湧出來。

「我要告訴你一個祕密，」他說，「一個極大的祕密，我不要人家對我叩頭，因爲照規矩我也必須向人家回叩，這是一件很費力的事。這就是我不要人家向我叩頭的理由；況且這也是個極可笑的習慣，你說對嗎？」在這次旅行中，父親的上岸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的轎子必須比他先上岸。所以每一次上岸，總有一番忙亂。大小官吏都用最完備的古老的禮節來和我父親相見。當父親從屋形船走上

岸的時候砲艦上四個艦長都站在砲台旁邊護送着，樣子很威嚴却仍不免有些可笑。父親走進轎子，遠離了他們，於是他們喊着口令。那些口令沒有什麼意義的，喊罷就回到砲艦中的小屋裏，等在那裏直到父親回來。父親回來的時候，他們又要站在砲旁邊，直到父親進房，當地的官吏都回去，於是訪問也就算結束。

再是一次熱鬧的擊鼓，旅行又開始了。

就這許多次船停訪問中的一次，我發現了艦長對於女人上砲艦有怎樣一種見解。有一隻炮艦和我們的船隔得很近，父親會到那隻砲艦上和艦長談話。這就有機會讓我滿足我對於這小砲艦的好奇心了。那砲艦近得我也能跳過去，只用力一跳我就越過黃水，停在砲艦上了。

我急急地經過艦長的小屋，像平時一樣地奔到我父親的保護下。那艦長看到我的時候，非常驚慌，遲疑了一會，終於把這種迷信告訴我父親。

這位要人說完之後就站在一邊對我惡意地看着，雖然我自己還不知道我錯在那裏。我父親對艦長笑了笑。

「這種禁止對於別的女人和小姑娘或許是對的，」我父親說，一面歡喜地，縱容地看着我，「但是我的女兒來一定不會對你們不利；並不是因為她是我的女兒，而是因為她和一般女人和小姑娘都不同。」

這是一個很有力的啓示。父親相信我不同，並且使我也這樣相信着，所以到後來我一直覺得我的不平凡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沒有猜想到，我相信我父親也沒有猜想到這麼一會事，就是說他的到武昌去和升官是一件極大的事情的開始，會使我們走向世界的末日；戰雲已經籠罩下來了，多數家庭，或者說每一個家庭的命運將有一次大改變。我們將被帶到中國最強大的統治者的寶座下面。

九 衙門的圍牆

父親和我有一點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他恨儀式，而我却喜歡它——假使這種儀式是爲着我父親的緣故。

他在武昌的時候，他的家在漢口，只隔一條河，他的孩子常常跟着他渡過河，到武昌衙門裏去玩。但是我比別的孩子去得更多，因爲對於我，這好像是探險，那裏隨處有着新奇的事情。

我不懂爲什麼在壞天氣渡河的時候，船夫總要讓船往下游蕩，同時張起帆來使船變向前而隨着風往上行。現在我當然懂了，可是那時候我覺得是一件神祕的事情，風竟會推動船逆流而行。

武昌並不是一個可愛的地方，但是衙門却是個神仙世界——至少對於我是這樣。

最先，在圍牆上有一道門，那是中央大門，父親乘着轎子就由這裏經過，重要的客人也是由這裏進來的，在大門的旁邊，有幾個小門，是專給僱員和僕人通行的。

大門上用紅色畫着大幅的門神和一些猙獰可厭的東西，算是用來嚇走邪神的。父親並不相信這些東西，可是這衙門還是在父親出生以前好久造的，那畫也已經很古舊了。

一知道我父親進衙門，各處立刻忙亂騷動起來。

「爲什麼要大驚小怪地讓大家知道我來了？這種鬧聲總有一天會使我發狂！」

我坦白地承認，我喜歡這種大驚小怪。我父親必定是個偉大的人，否則不會被人家這樣注意，我深深地爲父親感到驕傲。

中門大開，父親的轎子搖搖擺擺地進去。一進門就是八個衛兵，戴着黑帽子，穿着黑短衣，黑褲子和黑靴，胸前有着「衛兵」的字樣。掛在短衣的兩邊的是馬蹄袖，好像兩隻下垂的象耳朵。

這八個兵永遠是在門裏面的，當父親經過的時候，他們就四人一排，相對立着，直等到父親走過。父親經過衛兵之間的時候，樂隊就奏起音樂，禮砲也放三響，弄到鬧聲震耳，煙霧迷漫，還夾着火藥氣。

於是外邊畫着門神的兩扇大門又在父親背後關起來，他的衙門生活，或者說辦公時間就開始了。父親剛到，就早已有許多人先等着了，有的是來控訴，有的是來請願，一切一切，使他變成武昌城裏最忙的一個人。

衙門裏共有四十個僕役，據我知道，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團團站着，却要裝得又忙又重要的樣子。除了衛隊之外，還有門房，他們的責任就是監督衛隊，和有客來的時候進去通報。衙門本身被一圈高牆圍着，所以對於裏面的人，這好像是一座堡壘。衙門一半是辦公處一半是住屋，因為在這裏任職的官應當帶着他的家眷同住。在衙門裏，母親不喜歡住在武昌，或者說不喜歡衙門生活，這就給人家批評父親的一個口實，因為他讓他的家眷住在漢口的外人居留地，並且是住在洋房裏。

衙門確是一個引誘人的地方，而且很容易改成一个舒適的家。那裏也有一個不可少的花園，裏面有曲徑、假山、金魚池和各種雕像，這是第一個庭院，是在第一進房子裏的，這一進房子專給那些想見我父親的人作爲應候室。

園丁常在花園裏工作。他們是屬於一種特殊階級的僕役，對於園丁，我們只要他們懂得園藝，別的不計較了，他們的好壞，完全是從他們的工作上考驗出來的，所以他們大都能稱職。

花園後面就是第一進房屋，這裏是應候室，聲音嘈雜得可怕。各種階層的人，只要他能說服守門人說真的，有重要的事情必須見我父親，那末他就可以等在這裏。他們在這裏用各人的方言大聲地講話，每個人都想把別人的聲音掩沒，所以很可能誰都聽不清對方講的什麼話；不過這種熱鬧的談話恰是一個六七歲愛熱鬧的女孩子所喜歡的，像所有的中國衙門一樣，武昌的這個衙門也是這樣設計的：當三

進的門完全開着的時候，站在大門口的人就可以一直望到第三進屋的底。

第一進屋以後，就是比較重要的第二進屋了。在這進屋裏我父親接見那些客人，他們的使命已從他們在應候室的時候所上的呈文中讓父親知道了。照我個人眼光看來，這兩進屋裏的人實在沒有多少分別，一樣地高聲叫喊着，要使自己的聲音在別人之上，只有父親來的時候才安靜下來。

在第二進屋裏，有一件事常常使我感到興趣。在屋子的一端，有一棵很古老的樹，衙門就是圍着它築起來的。據說是這樣的，衙門本身至少有百年的壽命了，可是這樹比衙門年紀還要老，爲了一種迷信的傳說，這棵樹沒有被斬下來作爲造屋的木材，而被留在那裏讓房子在它的周圍築起來，所以這樹看起來好像是從地板上長起來，穿過屋頂，到了屋頂的上面，才伸展它的枝葉，像一把傘似的把會客廳的屋頂蓋住。在屋子裏面，圍着樹幹築着一圈長凳，這樣人家就可以坐在那裏吃茶。

關於這棵樹，有一個很奇怪的故事。傳說是這樣的，在很久以前，這棵樹是一隻狐狸，後來修煉成精，就變成一棵樹了。無知的人都深深地相信，如果把這棵樹砍掉，衙門和衙門裏的人都會遭到不幸，不過這不幸比砍掉了這棵樹而造私人住宅的不幸要好得多了。這棵樹的存在，對於最初衙門屋基的選擇很有關係。

從客廳再向後，就是官邸了。假如母親願意住在衙門裏而不住在漢口，那末這就是我們的住宅了。這地方比較陰黯寒冷，這是很容易明白的，我母親爲什麼不願意住到這裏來，地上鋪的是磚，所以無法使這屋子溫暖起來。父親常常利用這地方來躲避那些頑強的客人和那些並沒有公事而是以私人關係來談談閒天的，並且這裏是一個很好的休息所在，可以讓他一個人靜靜地想。

大體說來，這衙門對於我是一個偉大的地方。四十個僕人和莊麗的擺設，有中國式的八仙桌、茶桌和公事桌。大的窗簾門幃碰在面孔上有一種光滑柔軟的感覺，可以作爲一個國王的宮，但是對於我父親，一個用全心全力爲國家服務的人，這似乎是一個不够好的地方。各個庭院裏的園丁忙着他們的

奇妙的工作，守衛、門房、父親的隨從、轎夫等隨時伺候着父親，準備他要走出衙門。

以湖北省財政使的地位，父親經管着一筆很大的款子，大部分放在另外一所屋子的錢庫裏，由父親的一個屬員保管着。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至少他的外表是這樣。只要看他那串掛在身上走起路來叮叮噹噹響的鑰匙就够威風了。一個「國家銀行」並不像我們平時所知道的銀行一樣，它固然是個存着無數錢的所在，不過從沒有盜劫的事情發生。這無疑地就給人家一個普遍的觀念：誠實是中國民族天賦的美德。

有許多次，我看到大筆的款子搬到衙門裏來，都是銀洋，重重地把搬運的苦力的背都壓彎了，這些都是搬進錢庫的，由我父親負責命令那個掛鑰匙的下屬保管着。

講到錢，附帶還可以提起一件事，外國常用的裝甲車，若搬到武昌——或是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來，那簡直是一種革命了。在中國苦力推着裝有幾千塊銀洋的小車，走遍全省，不用押送，不用遮蔽——不管是金元寶銀元寶、或是銀洋，千萬人中不會有一個人想到會發生意外。那些苦力，費盡力氣，拚着命，不過是爲了一天幾個銅子的酬勞，他們把這酬勞拿回去養活一家老小，可是你却可以放心地把這許多錢交給他搬運，或用小車推，或是用袋裝起來，不經意地放在背上揹着。我不知道在外國，我所熟悉的城市中，這種搬運可以平安地維持多少距離。

衙門確是一個偉大的地方，像北京城裏的朝廷一樣，不過範圍縮小些而已。每一件在衙門裏發生的事，經過了裝飾、扭曲，或是讓傳話的人依着他的野心任意擴大之後，隨着風的翅膀，好事者的舌頭傳遍了全城，傳遍了全省。

衙門是全城的中心，一切事物的聚集點。每一件衙門裏發生的事，或是聽人家說從前曾經在衙門裏發生過的事，就可由好事者傳給他家裏，家裏人傳給各人的朋友，朋友再傳到朋友的家裏，很快地傳出去了。想起來這是一件很驚奇的事。

我從不肯放棄一次跟父親到武昌去的機會。我了解衙門的重要性，憑着孩子們所特有的敏感——尤其是像我這樣一個好奇的孩子所特有的敏感。

衙門就是城，城就是衙門，而衙門就是我父親，裕庚。

一〇 洋鬼子教育

我的父親會受過很好的教育，而且遊歷過許多地方，所以他對於他的孩子有特殊的野心，決不願意把他們教育成一個中國式的標準人物。他雖然不顧一切地忠於國家，可是對於中國的買賣式的婚姻始終不贊成，因為在這種婚姻中，最主要的兩個人反而沒有權利顧問自己的事。他不贊成三妻四妾的制度，至少對他自己和他的孩子們。他相信女子也必須受教育，至少他的女兒是這樣。

這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為什麼我們住在漢口，因為在武昌我們就很少機會受外國教育；一個外國女子住在武昌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我們就住在漢口的一所洋房裏，每天早晨我們小孩子都讀中國的經史。下午我們和妹妹兩人坐了轎子到一位美國的女傳教師那裏，她的丈夫是在船上做事的，她教我們姊妹倆，每月拿五塊錢的薪水。

一個女人，除了讀中國書外，還要讀外國書，這件事自然就引起了許多古板的中國人和滿洲人的尖刻的批評。

在中國是沒有秘密的。不久人家都知道父親的家眷不和父親一同住在衙門裏，而他每天渡兩次江和他在漢口的家眷住在一起。這就引起其他官吏疑心我父親是屈服在外國勢力下了。湖北的官吏就開始打聽這件事，當然他們就發現裕庚的孩子不但住在漢口外人居留地的洋房裏，而且還讀外國文。女

孩子們除了讀外國文外還讀經史，這件事傳到了湖北總督張之洞的耳朵裏，他就向我父親提出抗議。因為他的抗議這件事完全代表中國人的舊思想，所以我把我記憶中所有的盡力地把它寫出來。

「我聽得，」張之洞對我父親說：「你的女兒在讀經史？」

我父親點點頭。而這位總督却嚴重的搖着頭表示不贊成。

「我不以為中國女人應該讀書，」他嚴酷地說，「因為女人一懂得怎樣讀怎樣寫，他第一件事就想到寫情詩，或是寫情書給男人，讀男人送來的情書！女人必須早婚，婚姻由父母作主，這是我們的老規矩，老規矩就是最好的規矩。」

「我的孩子，」我父親說，「必須受教育，我相信在這世界上她們有她們遠大的前程，我對她們抱極大的希望！」

這話當然是被認為悖理的，我父親也知道。此外，張之洞的官職比我父親高兩級，長官對於下屬有一種像父親對兒子一樣的權利，他可以干涉他屬員的事，雖然這事以西洋人的眼光看來是與他毫不相關的。

「還有一件事，」張之洞繼續嚴肅地說，「人家告訴我，你的女兒還讀外國文！我警告你，這對你是沒有好處的！中國恨外國人和那些喜歡摹仿外國的中國人！好吧，假如你堅持要教育你的女兒，要讓你的孩子學外國文，那末你自己國裏的百姓會起來反對你，甚至於殺掉你！此外，你也知道太后是恨透了外國人和外國一切東西的！假如她知道你的孩子在學洋鬼子的語言，她或許會把你殺頭！」

雖然這位老年的總督張之洞對於我父親家裏的私事提出抗議，但是我父親仍舊信任他，否則也不會說出下面的話來了。

「太后沒有權力這樣做，因為事實上她並不知道我有兩個女兒呀！」

「什麼？」張之洞問，「一個一品官有兩個女兒，她會不知道？聽說！那末為什麼她不知道？」

「因為，一我父親慢慢地說，一我女兒生下的時候我並沒有替她們登記！」

「沒有登記？那又爲什麼呢？」

「我不是一個一品官嗎？」我父親問。

張之洞點點頭。

「因為我是個一品官，所以我的女兒到了十四五歲的年紀，就可能被皇帝選作嬪妃，對不對？」

「對呀，對呀！」張之洞搶着說，「假使你有一個女兒被選中了，你就可以覺得驕傲，而且你應該覺得驕傲！這是一種極大的光榮，沒有一個在一品以下的官有福氣享受的。這使那女孩子光榮，也使她家裏光榮。」

父親毫不遲疑地答覆了。

「我不贊成娶妾的制度，至少爲了我的女兒，我是這樣地主張。如果我有一個女兒，甚至於兩個女兒都被選中了，作爲某一個男子的玩物，不管是皇帝的還是平民的，這種光榮我不需要！我對於我的女兒，另外有着計劃，而且我覺得，她們應當有權利爲她們自己的前途說話！」

如果父親以前的話被認爲悖理，那末現在這話可以說是大逆不道。張之洞儘可以到國君面前去檢舉他而不會遭到人家的批評。而且如果他真的這樣做了，他一定被公認爲第一等的忠臣。

這是真的，父親並沒有把我和我妹妹的出生登記，（不過關於這事我還是到後來才知道的。）皇帝選嬪妃的時候就到這登記冊中去選的。如果我父親就照普通的規矩把我們的名字登記了，那末我們姊妹兩人中任何一個或兩個，同時很可能被選作光緒帝妃子。光緒帝我後來和他很熟悉，他曾告訴我說要是我早幾年進宮，我很可能不幸地做了他的妃子，因爲他是世界上最不幸的皇帝，生命對於他已變成可怕的東西。

然而，在武昌和漢口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這種事情，不懂得結婚，不懂得妾，不懂得王妃

只有在沙市的時候，那個梳辮子的男孩子曾經被人家說起過可能做我的丈夫，同時我會被宣佈不配作他的妻子，因為我是滿洲人——還有着一雙大腳！

父親到沙市任職之前，我們曾在法國住過一個時期，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法國話。小孩子學言語最容易，尤其是當他和講那種言語的孩子在一起玩的時候，所以當我還不會讀不會寫的時候，法語是我最先學會的外國語，現在我對法語還是像滿洲話一樣的容易出口，而且我講法語，覺得比英語還要純熟。這兩種言語後來會給我極大的幫助。

我父親的堅持爭取兒女的教育機會，也是使他偉大的一點，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在中國，女孩子只要容貌端正，性情溫和，會烹飪，會裁縫，能够做一個賢妻良母，做婆婆的忠實的奴隸就是標準的女性了。做父親的如果要反對這種舊觀念，那是非要有極大的勇氣不可的。

父親沒有一點意思要掩飾自己對子女野心，因為他覺得這完全不是一件難為情的事。從他的第一個孩子降生一直到他死，他的朋友和仇敵沒有一刻不批評他——可是沒有人有能力使他離開他認為應走的道路。可是奇怪得很，他不把女兒名字登記在宮中的事竟被太后知道了，幸運的是從此光榮便不斷地降臨到他頭上，直到他死——如果是別人，很可能早就被殺頭了。

一個滿洲女孩，讀過中國文學的！這是可怕而且不可信的！但是我確是讀過中國文學的！

一個滿洲女子懂得法文！駭人聽聞的事！結果一定是大不幸的！可是我從小就學習法文的。

一個滿洲女子曾經讀過英文！這簡直是第一等的叛徒，因為在這個國家裏，一切外國人都被認為是惡魔，——有少數是有確實證據的，而多數却是受少數的累！可是我確是學過英文的！

可是我懂得英文和法文這件事後來竟大大地幫助了我，我做了慈禧太后的一等女官。命運的擺佈人是多麼不可捉摸啊！

現在一個中國女子懂得幾國文學，或是在外國的大學畢業都算是很普通的事。可是在那時候——

我父親是最初擁護革新的一份子，在那時候的中國，這樣的人是很需要的。現在我更加感激父親堅持他對女兒的期望，他教她們不平凡。他栽培得她們不平凡。他讓她們自己看得自己不平凡，她們的確是不平凡，因為父親已定好一個方針，在這一一生中，他沒有改變過他的方針。

一一 太后的壽禮

慈禧太后不久就要過六十歲生日了。我父親說全中國的官吏都要預備了最珍貴的禮物送給她。

湖北的總督正在搜集全省的財富，準備貢獻到慈禧太后脚下，縣長在預備他的禮物，我父親也在預備他自己的禮物。因為這差不多該是我父親到京裏去朝見太后——每個高級官員隔了三四年必須到京裏去一次——的時候了，所以總督和縣長託父親替他們把禮物順便帶到京裏，於是三人的禮物，就都聚集在武昌衙門裏。父親常常講起這禮物，我急於要在禮物運出之前去看一看，讓我知道太后究竟希望她的臣子送些怎麼樣的東西。

於是父親答應再帶我到武昌去一次，看看那三個大官從各處搜覓來送給太后的禮物——太后這種人物那時候在我心目中只是一種幻像的怪物，像天上的龍一樣偉大而不可捉摸的東西，我並不想在這一生中能見到她一次。

那些大官送給太后的禮物多麼富麗啊！我不能一一敘述，因為整個衙門都被全省的財富塞滿了，有不少都是無價之寶。我那時候還只有九歲，所以這樣奢華的東西給我的印象比以前在沙市的任何事情的印象都深。

父親永遠有着這麼一個好性子，他陪我去仔細看每一種進貢的東西。這些禮物將要在太后六十大壽辰的時候送到京裏。有許多東西我後來又有機會看到，因為後來我做了太后的一等女官，在九歲時

候的我從不曾夢想過這麼一個前程，我父親當然也沒有料到，不過父親對他的孩子的確有着他的計劃，只是他從沒有對我們說起。但既然是一個貴族，父親相信他的孩子將來總有機會接近朝廷的。

「好多的禮物啊！」我驚叫道。

父親仍舊像平時一樣地回答我，好像把我當作一個大人，每個問題都是重要的。

「你再想想，不但在武昌，並且在漢口、廣州、香港——中國各地的大官都焦思苦慮了幾個月來準備進貢的禮物！」

「做一個像太后那樣的人是多麼有趣啊，各地地方的人都要盡他們的力去找尋最好的禮物送給太后！假如我做了她，我不知會覺得怎樣。」

「不錯，」父親慢慢地說，「這確是新奇的。可是在太后的生活中，還有着比禮物重要得多的事情。這種事情實在太多了，就是我知道，我也無法完全告訴你。但是，孩子，我寧願你在這裏，問着關於禮物的問題，做着你那偉大而不能實現的夢，却不願你做中國的太后，因為在這裏你有快樂，到了那裏你就不會再快樂了！」

在中國，無論什麼東西送單數算是不吉利的。所以禮物必須成對，像四個、六個、八個等。這樣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那暫存在我父親衙門裏而不久就要送到北京去的禮物的數量。我要簡單地把其中幾種禮物敘述一下，這樣可以看出禮物的範圍多麼廣，價值多麼高，也可以看出帝王時代對於貢物是多麼的重視。

「這套銀器是用湖北銀打成的，是我送給太后的禮物。」我父親說，我驚異地抓住父親拿給我看的銀器。一套銀碟子，這樣的銀碟子！

有一只碟子是專為盛魚的，就製成一條魚的樣子，還張着口。真是一件稀世的寶貝。這上面更有魚鱗，就像是天生的那樣明晰，自然又有一只盛鴨的碟子，就做成了鴨的形式，碟蓋去了以後就成一

隻從中心剖開的鴨，復蓋上時，又回復到原來生動活潑的樣子，有着精細的屈曲的頸頭，珠子般的眼睛，雄鴨特有的彎曲的尾部，以及那些覆蓋在背上的羽毛，就好像是出於一個愛鴨者的手，把牠梳理成這一個可愛的樣子。另外一隻是盛雞的，所以牠的本身就是一隻銀雞，生着雄雞的羽毛和雞冠，果盤就做成所盛果子的樣子，如有些像一隻大桃子的碟子就是用以盛桃子的等等。在無數五光十色的銀器中正蘊藏着父親靈活的想像力。

「在這些又美麗又精細的碟子中吃東西是多麼有趣啊！」我叫了起來。

父親嘆息着。

「你總該記得，」他說：「太后生日的時候整個的中國都有禮物送給她，單就碟子也不知有多少套。有許多甚至到下一個生日，太后還不能來得及一一用到，也許我的碟子能引起一些她的注意，因為它們的樣式很新奇。之後，它們就要和許多太后不用的東西一同藏起來了。」

「那麼你爲什麼要送她這些名貴的禮物呢？」

「因為她是以禮物的高下來品評官員的啊！對於太后吝嗇或缺少禮節終是不好的，誰也不敢把所值低賤的禮物送給太后，因為這正表示他對太后犯了輕慢之罪。這也是一種習俗，因為她是我們的太后呀！」

由此也可以看出多少的奇事！

以後就輪到了各式各樣的垂帷，珍貴的東西，出之於那些匠工們熟練的手，他們都是承襲着前代匠人們的法子；他們的手指是前代遺傳下來老練的手指，然而說到他們本身，他們也許不能讀，不能寫，僅僅認識百來個字。那些閃耀東西，當人們接觸到或者甚至微風撫拂到時，就好像是活的一般。

垂帷的設計可分四大類，雖然它們的花色是多到不可計數。杜撰的鳳凰是最普通的花樣，因為這象徵着母后。其次就是鶴，這包含着「長壽」和「吉祥」的意思，因為中國相信鶴可以活到一千歲。

還有松樹，這是表示「永生」，因為中國人稱松樹為常青樹，以為它是永遠不死的。再有一種當然就是龍了，這是中國的藝術作品上最常見的東西。我狂喜地欣賞着這些絲帷，看着那些鳳凰，鶴和龍忽然像活的一樣，優美地舞動着，而那些松樹們正在輕輕地點着頭，波動着，好像那微風拂過的南海岸邊的棕櫚樹，或者像一些怪僻的信徒在對着看不見的神像虔誠地禮拜。整個衙門充滿了寶物，都是預備送到清廷，送給手下統治四萬萬人民的太后作為六十歲生辰的禮物。

我還記得那一對對的手鐲，都是十足金打成的，黃得透紅，非常柔軟，戴的人可以用手指把它任意改變大小。每對中的兩只完全相同各鑲滿了珠寶，可是一對對之間，却沒有相同的，除了它全是十足金做的；因為中國人不喜歡合金，不管它們是多麼美麗，尤其是進貢的禮物，若用合金，就表示貪便宜，是一件失體面的事。手鐲是裝在玻璃的小盒子裏，所以不用打開盒子就可以看到裏面的寶貝。盒底襯着黃絨，因為黃色是皇帝的顏色，絨上綉着精細的花，把手鐲襯托得更加美麗。我多麼想摸一摸或戴一戴這種手鐲，讓我的手臂嘗一嘗這種冰涼的感覺！我真妒忌太后一個人有這許多寶物。

父親看出了我的意思。

「快樂不見得永遠跟着那些擁有許多禮物的人，」他溫柔地說，「因為最快樂的往往是什麼都沒有的人。」

於是父親告訴我一個關於「快樂」的故事。我照我所記得的敘述出來。

「從前有一個美麗的公主，她病得很厲害，她的父親很擔憂，恐怕她不會好起來了。各處的名醫都請到了。各處的算命的也都請來問過了，可是公主的病却是一天天地危險起來。有一天，一個女巫到朝廷裏來，國王就問她關於女兒的病，請教她怎樣才能救他愛女的命。女巫答道：『只有一樣東西可以救你女兒的病。她非常憂鬱，她生命中沒有快樂，現在你派人到全國各地去搜尋，要找到一個真正的快樂人。如果找到了，把他的衣服帶回來給你的女兒穿。這衣服會使她的病好起來，而且變得快

活！」於是國王把他所有的兵士都派出去，叫他們到各處去尋這個真正快樂的。一天天的過去，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那個真正快樂的人還沒有找到。雖然兵士們各處都去找過，每一個碰到的人都問過，可是這國裏的人似乎都有些或大或小的事情使他們不能完全快活。而公主的病一天天地重起來。看來離死期不遠了。

「於是有一天，國王的兩個兵士看見一個青年騎在牛背上，唱着歌，吹着笛。於是他們就走上前去問他：

「『你不是不是真正感到快樂？』他們問。

「『爲什麼我要不快樂呢？』那個青年回答，『太陽在照耀着，我無憂無慮地唱着歌，吹着笛，讓長長的日子在快樂中過去。』」

「這兩個兵士面面相覷，他們終於找到了這個真正快樂的人了，而且他自己說他是這個王國中最快樂的人。

「於是兩個兵士又對他說話了。

「『我們要求你的一件衣服給國王的女兒穿，』他們說，『因爲她快要死了，要一個真正快樂的人的衣服來救她性命。』」

「這青年驚異地張大着眼睛，遲疑了一會。

「『你真在取笑我了，』他說，『你不見我沒有衣服只有一條破布嗎？我窮得連衣服都沒有呢！』」
我當時不大懂得這故事。可是這故事使我很憂愁，它使我相信即使我有了每一樣東西，有了世界上最偉大的母親，我也不會真正的快活，雖然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渴望、美夢、幻想、希望，一切都不會實現。

還有禮物中最不能忘記的是兩只用藍寶石和黃金做成的鐘，這是張之洞從巴黎定來的，算是他送

給太后的主要禮物，多麼富麗的東西！不知多少次我用「富麗」這兩個字來形容那些禮物，因為除此之外，沒有更恰當的字了；就是這兩個字，還是不足以形容這些禮物。

在每只鐘的頂上，有一個雛型的戲台，有着那時候法國戲台上所有的一切裝飾，每當鐘敲第一下的時候，就有八個小人走上舞台來跳舞。等到鐘敲罷，八個小人又回到原來的地方藏着。

「他們是跳的小步舞。」父親告訴我。

我到現在還記得那鐘，後來我到朝廷裏去，也看見過它們，並且認得它們。

十六個小人在兩只鐘的頂上跳着小步舞來報時刻——小小的傀儡自己不能作主地跳着舞！

一一一 戰 雲

我們這屋中的人都在談論着戰爭的事，我覺得空氣漸漸地緊張起來。誰也沒有更多的話說，至少在孩子們面前是這樣，但是大部份的下人甚至連那些家族中的長者們都似乎是永遠鬱鬱不歡的樣子。以後我就自然而然地不覺得怎麼新奇了，什麼事情的發生似乎都與我無關。

這些事的發生正當我們急急地離開漢口和武昌到北京去的時候，對於這城，我知道的很少，只曉得它是一個很奢華的城，在這裏慈禧太后，接受她人民的朝拜，同時天子就坐在黃色的寶座上，統治着中國——和整個的世界！這一切似乎都是新奇的，這北京啊！我真想早些到那兒看個暢快。

但是這屋中緊張的氣氛實在使我很覺不安。爲什麼大家要討論作戰的事，和可怕的戰爭？他們心目中的作戰究竟是什麼意思？所謂戰爭又是什麼意思？

當我聽到了一些令人興奮的談論，我就去問父親，可是他却破例地不給我回答。

「關於戰爭有什麼好談的？」我問道：「爲什麼每個人都覺得那樣的神祕，自相騷擾。爲什麼沒

有一個人同我說起這事：「

父親耐心地聽我說，但他並不告訴我。

「我想你不會明瞭這些事的，」他對我說：「我也不必要告訴你。」

當父親用消沉的音調和我談論時，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然而這對於推究這件事仍舊沒有什麼幫助。可是却使我決意要查究這事。這似乎是多事的一週，而我只想對每一件事加以研討。

紅芳，雖然我恨她，到現在還是深深地恨她，可是是我去找她解答我的疑難了。

「這許多關於戰爭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問。

「不許多說！」她叱道，「這不是你應該知道的事，而且你也沒有這樣的聰明來明白這件事！」終於，我從紅芳處也沒有得到什麼。

於是我去問哥哥，他至少總不會這樣粗魯地說我。

「不要為這些事煩惱着，」他說，「你究竟還太年輕哩！」

這不是很奇怪嗎！爲什麼要壓制一個九齡兒童不可抑制的好奇心，不讓她知道一些事呢？

我仍舊有許多東西要學習，學習中國的經史。或者我想，我的先生能告訴我一切事情的底細，雖然他並不寵愛我，有時我甚至還要違背他的意思。

不久我們就要到北京去了，然而我希望能在上船的時候，或者離開漢口和武昌的時候掙脫這位先生，我曾在沙市逗留過一會，後來他又跟着我到漢口，但是他終究不會隨我們到北京去的。

我走進書房，教師看起來很嚴厲；如果我的觀察不錯的話，我覺得這件事使我們全家緊張的事似乎也使他感到不安。他也就顯得更外的嚴酷了，他手中經常握着一本很大的書，但眼睛並不望在上面，他的面色永遠裝得那樣的無情，啊哈！他自己也覺得了，後來也知道了，我不知怎麼一來使他把一切全告訴了我。

當我跑到他那威嚴的地方，他就嚴厲地盯住了我。

「趕緊讀書吧！」他暴叫着。

「大家都在談論戰爭，這究竟是怎麼一會事？」我問道，「誰在作戰，或是準備作戰，爲什麼要作戰呢？」

「趕緊讀書吧！」他只是這般回答我。

於是我開始讀書，雖然我恐怕自己對於那些雜亂的中國字沒有什麼認識，也不會明瞭它的意義，我當時只是在打算着，他是知道的，我務必使他告訴我。

後來，我實在耐不住了，我覺得要是他再這樣無限止地注視着天空或是用手指甲叩擊椅子，我就要叫出來了，我鼓足了勇氣，重新向他提出那問題來。

「你最好告訴我吧！」我說，「我很想知道！我們平常似乎不很和睦，我也從不喜歡過你，假使在到北京的途中失去了你倒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但是，今天早晨我對你似乎又有些好感了！」

他竟破例地向我笑起來，我可以打賭，這在他生平還是第一次，這對於以前的一切僵局無疑地是一個轉機！

「就是我告訴了你，你也不會懂的。」最後他這樣說。

「但是你是我的先生呀，」我堅持着說，「你有義務告訴我一切我所不能了解的事。我想提出幾個問題問你，要是你能替我解答我一定能明白的。」

「這不可能的，孩子！」他說：「假使我有空閒你也有能力學習的時候，我當然是會告訴你的，那麼，聽我說吧，日本和中國開戰了，假使我們再不覺醒，我們都可能變成日本人呢！」

於是一切秘密都揭穿了，當然我得承認，我對他的解說的確不很明瞭。

「爲什麼我們要和他們作戰，爲什麼我們會變成日本人，日本人又是什麼東西？」我問道。

我很害怕，因為先生失望地嘆息起來了，但他還是告訴了我，我絕對信任地聽着。

「我知道你不會懂的，」他說，「但是中國和日本之間早已有了隙恨，現在日本人就要藉戰爭來和中國清算這些積怨。」

「但是，什麼隙恨呢？戰爭又怎麼能料理這些事呢？」

「這太複雜了，你不會懂的——」他又這樣說。

「那麼，什麼是日本人呢？」我又打斷了他的話。

「那，讓我揀一個你容易明白的方法講給你聽吧，」他說，下面就是他告訴我的故事。

「許多許多年以前，中國人中有一族在海中迷了路，不知道怎樣回國。族中的長者主張繼續前航，假使他們繼續這樣下去，終有一天能到達岸旁的。但是他們走錯了一個方向，後來到了一個很大的島，他很歡喜這島，便想永遠在那兒住下來。於是他們在那兒生育，結婚，出生，死亡，一代一代傳下去，結果這一族就繁殖到一個國家了。因為時間隔得很久，這新國家的一切就和他的種族截然不同了。這就是最早的日本，所以今日的日本人便是起先在海中迷路的那一族人的後裔，現在就有許多日本人揚言要回來佔領中國，使整個的中國都變成日本！」

這就是我對日本最初的認識，並且也剛開始知道世界上有一個叫做日本的國家存在着。從這裏你也可以看出我先生的敘述其實是很粗淺的，而且也很簡略，這也不過是一種講解的方式而已，對於這些我是被認為很滿足的了。雖然，這事似乎有些特別，怎麼以前曾經是中國的人民現在又要來打中國人？但是先生說，他說在這數千年中已有了不少的變化，其實與外國人沒有什麼二樣了，他們說的話，現在的中國人不能聽懂，然而，他們的文字却還保持着中國文字原有的模式。

這真是又奇異，又可疑的事。但是有一件事是一定的，那就是，我們離開了漢口到北京，這萬物的中心來了，我將看見許多奇怪的東西，也許能偷偷地看一眼慈禧太后，那從屬下得了許多禮物而不

知處置的人。

以後，我經過了許多許多年，經歷了許多許多的事件才能有機會再到漢口和武昌。

漢口和武昌都是很騷擾的都市，在那時候要搬家一次可不是什麼容易的事。必須先把一切傢具整理好，先我們送出，而且，在當時，沒有一個女子敢拋頭露面地在公共的餐室進餐，所以我們又必須在自己家中吃最後的一餐，才乘一隻中國的商船江永號向上海出發。我們的最後的一餐很有些像野宴，因為所有的傢具都已搬去了。我們命一個傭人特地在船上揀了一間禮堂給我們用，對於這一點，我以後還有些補充。但是那最後的一餐啊！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我們坐在地板上鋪了一方布，傭人們盡力地為我們準備這最後的一餐飯，而我們就都坐在地板上進食，也有些坐在窗檯上，也有靠牆坐着的，各人的食量都是異乎尋常的好。我們都吃得很匆忙，因為鍋、盤、碟子等都需立即洗好送到船上去的。這是多麼興奮的一個場面啊！又急又忙！

在那時候，中國商船載政府官吏是不收船錢的。在選擇船艙的時候，情形非常有趣。船上的艙有一部分是官艙，不收費的，有八間是專給外國旅客乘的。父親却並不要專乘官艙，而寧願在外國旅客的八間中佔據一間。並且他也知道這次下行的官吏極多，官艙幾乎都擠滿了。

於是父親就派了個僕人到船上去在外國人的房艙中揀了一間。在那時候乘船的手續很簡單，只要去通知輪船局說某人帶了家眷準備乘某某船。然後再派傭人到船上揀定位置。船上沒有賬房，船長也不來顧問的，除非發生了特別事故。僕人只要到船上，揀一間他認為最適合主人一家的艙，於是在那門上釘一張大約三寸長一寸闊的紅紙條，上面寫着選艙的人的姓名，這樣就算選好了。

僕人回來報告說他已在洋鬼子的艙中選了一間給父親和他的家眷了。於是一切都準備好了。

可是在晚上我們上船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們的艙已經給另外一個官佔據了，這並不是他的過錯，因為他的僕人也替他選好了艙，僅僅是把我父親的紅名片拿下而換上他主人的名片！當我們上船的時候，

候，兩家的僕人都高聲地爭吵起來，一場相打就要開始了。時候已經很晚，船上的旅客都睡覺了，僕人們却大聲地鬧着，我相信旅客們一定被吵醒了。

更使我們窘的是那佔據了我們房間的官和他的家眷也已經睡了。正在辯得激烈的時候，一個被吵得睡不着覺的外國人來插嘴了。

「鬧些什麼？」他問道，「難道你們這些討厭的中國人要鬧到明天嗎？」

最後，船長的兒子也來加入辯論了。他說他清清楚楚地記得是我父親的僕人先把名片釘在門上。於是船長也被請來，他決定是我們的僕人先來，這艙應該屬於我們。

於是那位官在大家的埋怨聲中搬了出去，讓我們佔據了我們的房間。這是一個很髒的地方，還有一股難聞的氣味。只有一件事是可以推薦，其實是否值得推薦還是個問題呢——就是房裏的床已被他們睡得很暖了！

我已忘記了在船上多少時候才到上海，但是我記得到上海的時候是在有一天午後一點鐘。因為興豐號在當天下午四點鐘就要開往天津，所以我們必須立刻到那隻船上，再沒有時間上岸了。

於是又是那麼一套麻煩。當然在中國這個帝國裏，搬個家非懂得怎樣管理不可！這一次又用到那釘在門上的紅卡片，最後我們終於在上天津的途中了。這是一個很不舒服而且似乎永遠沒有盡止的旅行。到了天津，我們改乘屋形船，由北運河直達通州，那是離開北京十六哩的一個地方。從這條路走，天津到北京約有九十哩，這一段乘着屋形船的旅程恰像沙市武昌一樣，也需要三天工夫。到了通州，困難更加多了。妹妹和我乘了一輛我們第一次見到的北京車。這是母親的命令，父母的命令是必須遵守的。母親乘着唯一的轎子，父親騎着騾子。這十六哩的路程啊！路是用大石鋪的，有些石塊竟聳起一呎多高，這種不平的路我從未看到過！這十六哩顛簸的路程——一直到那時候我們違反了命令而騎驢子——簡直是一場惡夢。

在通州的時候，我們會在一家茶館裏吃了些點心，我還帶了些糕餅，預備在這十六哩的路程上充飢。我把我的糕餅帶上這笨重的北京車，就在車板上坐下，把袋子放在背後，預備在飢餓的時候，而我已習慣於這種顛簸，頭不至於常常撞在車廂上的時候，我就可以拿出來吃了。可是我忘了車板是格子形的，當我想吃點心的時候，我發現袋已空了，點心都從車板的洞裏漏掉了。

遠在到達目的地之前，我已在車廂上撞了不說，弄得渾身又青又黑，尤其是頭部，已不知在車上碰了多少次響頭了。

我的哥哥騎着驢子跟我們。他對我們說如果這樣下去，在到北京之前我們的腦子一定震壞了，所以其餘的路還是改騎驢子吧。

「可是母親叫我們乘北京車的，」我反抗着說，「假使我們違反了她，她要不高興的。」在中國家庭中，服從父母是家教的第一條。

「我願意擔當一切責任，」我哥哥說，「其餘的路你們騎驢子吧。」於是我們就聽了他的話。母親却並沒有依着她應有的權利發怒，家裏其餘的人都在我們前面等我們。

冷冰冰地坐在那裏的，是我們的國文先生。我們沒有把他留在武昌。也許是一生中的第二次吧，這可惡的傢伙在笑了！

我們終於到了北京，這世界文化的發源地！

一三二 父親請客

當我們到達這久仰的北京城的時候，太陽正停滯在高高的城牆上面。城牆是一個偉大的建築物。

在我看來，高到幾乎可以碰着天。愈走近城牆，便愈覺得它的高大和神聖，直到最後，在我孩子的心裏，它幾乎是擦到天的，是一塊穿透天的大壁。

於是我們經過第一道城門叫齊化門，這才真正到了北京。

多麼大的城牆啊！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樣子，並且還覺得它大，雖然不像我九歲那年騎着驢子進齊化門的時候那麼驚奇了。那時候我想：

「這麼大的城！這麼小的人和驢子！」

我們，驢子和我，好像小螞蟻走進巨人的房間。高大、恐怖、冷峻——而且是古老。

這裏可以嗅到：歷史的氣味，風流的餘香；那已經被遺忘的恐怖氣氛，和那歷代圍城作戰的火藥氣——這是一個大堡壘，在這裏面正藏着世界上最神祕的怪物。在沙市、武昌、漢口之列，北京是顯得多麼偉大啊！並且幾分鐘之後，我就要來遊歷這個城了。從武昌到上海的艱難的旅程，那為紅卡片而引起的糾紛，到天津的長而辛苦的旅行，那緩緩而行的屋形船，那把我頭撞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北京車——所有這些我都忘記乾淨了，當我看到齊化門張大着嘴，迎接着我，這個小小的香客巡遊着她幼稚的夢境中的聖地。

城門開着，因為天還沒有暗，雖然那西下的夕陽正在預告黑夜的到來。壯大的銅釘一排排的釘在城門上，這對於攻城的敵人是一種無言的抗議。向左轉彎，再經過一道門就是北京的街道了！這就是北京！帝皇所在地的北京！沒有喧鬧的汽車在人叢中奔馳，害得苦力們左右躲避。那時候還沒有洋車，因為北京的第一輛洋車還要過十三年才出世呢！

我的眼睛忙極了，因為和我以前到過的地方比起來，這是一個多麼不同的地方！然而這和我想像中的北京又是差得多麼遠！北京的名聲這麼大，我料想它的街道一定是用金、玉或是同樣貴重的東西鋪成的——其實却不然，相反地，第一個印象就使我顫慄。

又大又華麗的轎子很多，它們的顏色就表示轎子裏的人的階級，至於坐轎子的人，普通小民是不能看的。這類轎子都是由好多人抬着。有一頂重要的轎子，像我父親的轎子一樣的綠色，這就表示有一位一品官經過這裏了，並且這位官還有馬弁，喝道的小使，轎夫累得喘着氣，皺着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於他們的工作。

大隊的驢子耐心地在濟濟的人羣中穿過，真是濟濟的人羣，因為北京的街道非常狹，又雜亂，又有些氣味。

一隊雙峯的駱駝，馱着各種物品，也走進城來，牠們或許是從戈壁沙漠的那邊來的，或許是從醴泉或更遠的地方來的，還有高大的留着鬍子的人，看來他們好像是巨人一般，因為他們比一切都高出許多，現在他們正騎着進來用不同的姿態揮打着那些行動遲緩的坐騎——神祕的駱駝隊。——除此以外，又有一隻很小的驢子，馱着一個滿洲小女孩，她有一條很直的辮子，用紅線扎着，當然也是很小的。長髯的人們睜着尖銳的眼向前望着，對於那些在駱駝腳邊像河水一般緩緩流動的人民露出很輕蔑的樣子。

至於那一大夥的人，不知有幾百個，穿着各式的服裝，從絨的絲的，一直到襤褸不堪的，或者甚至於不穿衣服的。小販們各自用着方言——總計至少有二十種——叫喊着，有人不小心撞了他們，他們便高聲地漫罵着，不講理地罵着街上每一個人。有些人不耐煩地推開驢子和驢背上的人，並且咒罵着，爲了他們擋住了路。喧囂和忙亂；街上的人往每個方向亂走，沒有交通規則，只是一大羣地蠕動着，好像大隊的螞蟻，只是秩序沒有牠們好吧了。

喊，叫——用各種的方言。紊亂的笑臉，嘴在嘻嘻着，扮着鬼臉，白的和污穢的牙齒，這些紊亂的情形，就首次給人一個關於這王國的京城北京的一個深刻的印象。然而，對於一個九歲的女孩這瘋狂、繁華、熱鬧的幾天又給她留下了些什麼呢？

許多苦力挑着重重的煤炭，小小的籃中却堆積着沈重的負載，這些東西不規則地凸出於籃的邊緣外，很小心地堆成功楔形，誰要不留神地把中間的煤塊碰撞了一下，立刻滿街上會鋪滿了又大又黑的金剛石，於是哭聲將隨之而起，或者會來一場相罵，而旁人們必定會從這些破殘貨物中爭先恐後地攫取。

一輛有藍色華蓋的北京馬車，漆着藍的顏色，底下有一條紅色的邊，這種式樣的車，一看就知道是屬於一個高級的官員的。

真是黃金的街道啊！灰塵深及脚蹠，當驢子在這中間奔馳時就揚起一陣令人窒息的迷塵，衝入鼻孔，使人咳嗽不止，好似患了重病一般。至於等到下雨！那又是很久以後的事了。在一個明朗的下午，我踱出了齊化門，這日正巧日落西山，太陽和夜神又在作定期的約會的時候，在我們前面有許多苦力，挑着大担的水，和用樹枝做成巨大的瓢或杓，他們正在吃力不討好地用大杓把水很有節奏地洒在街道上，想把灰塵抑制下去。

接着我們進了安定門街，當時的安定門街跟現在的相比起來又相差很遠了，那時街的二邊都有店舖，而這又是怎樣特別的一條街啊！中間有一個凸起的，恐怕比二邊要高出四呎，它的本身就是一條小街，專供轎輿和北京車往來而設的，在這上面，人們可以騎行，比二旁的人羣要高得多，二邊的路是給小販攜帶籃裝的貨物，或是給乞丐及步行的人用的，很是擾攘，凸出的街道把一條大路一分爲二，而它自己也變成了另外一條路。

然而真是砌着黃金玉石嗎！不管它是多麼的熱鬧，多麼的令人興奮，終不免使我感到失望，多麼狹隘啊！我自己覺得，北京又是多麼小啊，我是怎樣的想念那騎在小驢子上的滿洲小孩啊！當她初次進京的時候，睜大着兩眼，張開了嘴，接受那些從她穩坐的坐騎下踢起的灰沙。

店的招牌很吸引我的好奇心，有一家鞋廠的招牌是用十呎長一呎半闊的板製成的，掛在門前，上下都鑲着邊，招牌的兩端畫着靴、鞋等物，雖然我們可以知道這位設計者並不會參考過西方的格式，

店的前面裝着金銀，並且油漆過。少許店的前面都很華麗，因在皇帝統治下的中國本是極端富有的。不論富貴貧賤，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都有各種店舖供給他們，

北京這美麗的城市雖然時至今已增了不少年歲——真是一個奇異的城，雖不免嫌俗氣一些，終究還是一個美麗的城。在這樣一個偌大的城市中，會看見一個小孩騎着驢子走過！

太陽爬下了西山，不見了，夜幕漸漸地張開來，終於佔據了整個的北京，我們必須趕緊回家了。我們必須到北城越過「東方四大拱門」——「朝陽門」——到我父親前四年中借給一位朋友住的房子去，這座房子我雖然不會看見過，但却已聽人說起好多次了。

離開朝陽門還很遠的時候，天已全黑了，現在的朝陽門對於我們就好像齊化門一樣的重要，這時點燈者已在把街上的燈一一燃點起來了，這些奇怪的燈就平均分佈在街上，很像一座座的小塔，因為它們是用磚砌成的，離地大約有四呎高。每一個塔尖有一間小小的木室，有四扇窗，面對着這一塊地方，窗上糊着窗紙，木屋之內就是那些點燈者須時時注意的一個普通的油盞。每盞微小的燈却要照耀許多地方——實在是燈太少了，而且其間的距離也相隔很遠——所以這些燈還不如改稱作信號站比較更為合適，它只是黑暗中一點微光而已。當你望着這一粒微光前行的時候，就跟在黑暗中摸索一樣，你要是乘轎子，那麼你只能把安全交託給你的轎夫，要是像我這樣，那麼一切又只好寄託在驢子身上了。

正當抵達目的地的時候，我看見前面有二顆很大的光在慢慢地過來，顛簸得很厲害。當牠們走近以後，我才看出這是兩盞燈籠，在一乘大官的轎子前面引導，叫人民看見了可以迴避。

這樣，我第一次到北京所得的印象，就是北京的街道並非真的用金玉砌成，但的確也很繁榮。

離開這兒不遠處就是禁宮了，在那裏的宮中，就住着慈禧太后，管理着全國的人民——那些送了許多禮物給太后以致使她來不及應用的人民。

一四 恭王府裏的集會

我們在北京的房子會在四年前借給一位朋友居住，現在仍住在那裏，而且竟無法歸回了，雖然他並不付租金，而且我們的到北京，他在六個月前就已知道了。

於是，另一位朋友答應把他的房子借給我們住，關於這一座房子，我又有許多話要講。

從這以後我所敘述的事大都是我九歲那時候所不能了解的，但是這些都是極重要的事情，它們對於中國的利害關係很大，在我父親的經歷和我自己的經歷中都算是大事，因為這些事把我童年時代，就是九歲那時候的記憶和後來懂事後的實地觀察所得相調和了。

到北平的第二天，我們就搬進新屋去，那是個很不差的地方。許多人來訪我們，各級官員照例都送禮物來，禮物總不外乎食物，生的或熟的。

有一件禮物——我稱它爲一件，其實所包括的種類和量足夠供養三倍於我們家的大家庭維持許多日子——是恭王送來的，恭王是故咸豐皇帝的親兄弟。送禮物來的僕人並帶來一個口信說要我父親立刻去見恭王。恭王既然是咸豐的兄弟，當然是皇族，況且他又是太后的親信，所以他的命令簡直和聖旨差不多。

並且，那時候中國正在和日本作戰，全國各地都感到惶惶不安。

所以那天早晨，父親就去見恭王了。我們都在猜測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恭王會派給我父親什麼工作？他的假期滿了之後，他和他的家屬是否仍舊要到武昌去。

父親對於當前的這次拜訪看得很嚴重。勉強壓制着的激動充滿了整個家庭。恭王一定不是叫父親去受責備，不然他不會送這樣豐富的禮物了。不錯，無論恭王有什麼命令決不會對父親有什麼不利。

父親去了大半日，我不時那種遏制不住的好奇心使我一直在猜測他的上司會給他什麼命令，並且等候着他回來告訴我。父親去了後，我就利用這機會把我們的新房子仔細地察看。這屋子比武昌的衙門還莊麗，甚至比我們原來的借給朋友住的房子還好。自然這裏也有那中國房子所不能缺少的圍牆，它把我們和外面嘈雜的街道完全隔絕。只有在假山高出圍牆的地方，一個勇敢的爬山者能在那裏望到牆外，望到來去匆匆的人羣，聽到他們的講話聲，接觸到圍牆外面的世界。我永遠痛恨圍牆，痛恨隱居在圍牆裏，常常嘗試着要跳出這圍牆。我從不會做過中國禮教下的奴隸，中國禮教註定中國女子的天地限於一個家，這種用意是外國女子所不能了解的。

還有那必然有的庭院，花園和金魚池，金魚池的周圍種着高大的柳樹，柳梢倒垂在池裏，溼漉漉的似乎在悲泣。好像抑鬱的婦人，她們的髮絲一束束地披散下來，髮梢沾着了池水。這種比喻似乎很可笑，可是我記得我那時候只有九歲，我的想像常常是可笑的，我並不爲它們辯護。

在這所新房子裏，每一個我被准許去的地方，或是不准許而我自己能去的地方我都去過了；我各處找尋着這屋子鬧鬼的故事。我並不懂得那回事，可是那對於一個好奇的孩子有着很大的誘力；我要知道這是怎麼一會事，我找遍了那些庭院和屋子，因爲那裏藏着「鬧鬼」的祕密。我要找出傭人們所講的故事的來源。

這所屋子和我們在漢口的屋子完全不同，後者是洋房，而這所屋子却是標準的中國式的北京房子，是一所我認爲生平所住的屋子中最有趣的屋子。

我在各處走着，注意着每一樣東西，撫摸着每一樣東西，看看那奇形怪狀的巖石，看看那柳條怎樣好像在哭泣的樣子，看看花怎樣羞答答地紅着臉好像一個被頑皮的男孩子嘲弄了的小姑娘，看看小路怎樣彎彎曲曲地繞着，好像是一條蛇所設計或走過的，同時在我心裏，還念念不忘恭王召我父親的事情，希望父親快些回來，可以告訴我個究竟。

可是時間過得真慢，對於新屋的探險，幾乎已完成了，花園、假山、高牆，都看過了，而父親還不回來。中午到了，太陽開始偏西了，下山了，可是父親還沒有回來，他在恭王那裏整整有一天。

父親真的回來後，我又大大地失望，因為他忙得很，沒有時間來應付一個被好奇之火煎熬着的九歲的女孩子。父親的樣子很嚴肅，他的臉顯得又長又機警——可是他什麼也沒有對我說。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父親對我表示不耐煩，這大大地傷了我的心。到底恭王對父親說了些什麼呢？

父親爲什麼這樣激動？我難得看到他激動得要用踱方步來抑制自己，也難得看到他這樣焦燥。不過他總得對一個人講話，那我就可以去偷聽了。

終於他對母親講出了他的遭遇，雖然我那時候完全不懂，後來我當然懂了。這種成長後了的知識使我把這裏所記的當時的對話多少染上了些色彩。

「恭王要求你怎樣？」母親問。

「我們正在和日本打仗，」父親說，「恭王奉太后的命令要組織一個軍務部，不屬於原來的陸軍部而自成一獨立機關。恭王做部長，我做副部長！」

這是多麼可驚的消息啊！太后之下就是恭王，恭王之下就是我父親，這在中國確是個不小的位置啊！可是父親似乎並不顯得高興，也許他實際確是感到高興或光榮的。

「恭王專發命令，我只要監督着執行他的命令。幸虧恭王是個聰明人，很肯受諫，所以我的工作或不會像最初料想的那麼難。」

「這新的部門究竟預備做些什麼工作呢？」

「這新的部門的成立是爲的擬定策略，對付日本。我明白，恭王自然也明白，假使戰爭真的發生，我們是絕對無力抵抗日本的，我們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對於戰爭什麼都不知道，可是日本却知道得很多，打起仗來，我們的失敗是必然的結果。不過我們總得盡我們的力——或者我們可以希望得

到別的國家的同情而出來調定，幫助我們打開這個僵局。」

對於一個九歲的孩子，這是多麼深奧的字句，可是我耐着心聽到，然而懂得這些話的真正的意思，還在幾年之後，不過對於我，父親所講的中間有幾件事確是有興趣的。

「新的部門中最高級的官員，與恭王不很接近。」父親繼續着說。「他是一個年老的善人，對於中國的古典知道的很多。就因為他很聰明，又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學者，才被選了進來，可是不幸得很，他對於戰爭簡直是一無所知，對我們也沒有什麼幫助，更不知道如何爲中國準備抵禦外強。今天就發生了幾件事，那時我們正召集新部門中的人員，你也知道有許多中國人，都相信外國人穿的是直的長褲而不是舒適的長袍。所以他們沒有膝蓋，腳是直而硬的，這對於像我們週遊過外國的人看來是多麼可笑的事！但是，說來你也許不能相信，這論調很順利地傳播着，要全體兵士帶着長竹竿作爲這特別的用途，用以去打那些日本兵，他們因爲腿是僵硬的緣故，一打便不能再起，再也不能參加戰爭了。」

「這時候我不得沉默了，因爲那老學者對於這種建議似乎很滿意，竭力要試一試。於是我另外貢獻了他一個新建議，希望他由此可以明白剛才那種用竹竿抵抗的建議是多麼的荒謬！我發問道：爲什麼不用整部的經書把我們的軍隊武裝起來：當我們和日本人肉搏的時候，就可以把這些經書向他們丟去，書是很重的，一定會像竹竿一樣有效地把他們絆倒。而且書比竹竿賤得多，因爲中國多的是經書！」

母親大笑起來。

「那末，」她說，「這老學者又說些什麼呢？」

「他說些什麼？」父親喊道，「他絲毫不認爲這提議荒謬，相反地，他竟接受了，像他接受用竹竿抵抗的提議一樣，並且他決定把這策略在新部門中佔一個重要的地位！」

母親的回答是無可奈何的沉默。很明顯的，這位老學者是不懂得幽默的。不過也難怪，他除了中國經典以外，什麼都不懂，叫他怎麼又能懂得幽默呢？

「這還不算，」父親繼續說，「雖然事實已經很明白，我們絕對沒有力量抵抗日本，可是有些人竟認為我們優越條件多得很。討論到軍備問題，一個人發表意見說，我們有十隻商船，很可以武裝起來開到海中和日本人對抗，把他們趕出我們的海岸。想想看，十隻載旅客都不適用的，只能裝載貨物的商船，竟想一揮手而變成軍艦！」

這足以表示我父親生活着的那個時代，和那時候官吏甚至於最高級的官吏的無知。我父親很早就是一個主張維新的人。從上面這種情形看來，我們可以想到他的工作是多麼的艱難。自從父親擔任了軍務部裏的工作後，天天有奏章給皇上，而他也已固定地被歸入一班中國傳統思想所不能容納的人羣中。這種環境使我父親的政治生涯一直在嘗試和苦痛中過去。可是在他的小女兒心目中，却深深地刻上了對父親裕庚這偉大神聖的印象。

一五 政見的衝突

中日戰爭結束了，要不是靠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友誼，中國是要大大地受辱了。關於「戰爭」，我已記不清了，只記得戰爭的結束，使我父親家裏添了不少來來往往的外國客人。

我最記得我父親和查理士·鄧倍上校的一席話。

「我們受美國的恩惠真不淺。」在這次談話中我父親說，「我們決不能對日本人說：我們現在不能打仗，請你們停止戰爭吧。無論怎樣說，總是一件很失面子的事情，因為中國絲毫沒有準備作戰，幸虧美國出來幫助我們，替我們調解，這樣多少保全了我們的面子。中國將永遠感激你們。」

當然我那時候不大懂得這些話，尤其是當他們用着「幫助」、「調解」等字眼的時候。但是我覺察到很嚴重的事情要發生了，中國將有一番大變動，對於我的家庭也將要有大影響。這看來是一件很奇突的事，兩個人能够這樣鎮靜地用嘴巴來談論這種重要問題，像我父親和鄧倍上校那樣。在那些多事的日子中，上校是常來的客人，當我不大知道他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喜歡他，並且知道他是我父親的朋友。看來現在情形是戰爭算結束了，不過另外有些事情將要發生了。

父親自己雖是一個滿洲人且屬於白旗，却首先贊同了中國的維新運動，也會有過許多維新的企圖，可是很少能付諸實施，因為中國實在不想有什麼改革。他想改進郵政事業，計劃一個新的賦稅制度，但是這些都連續地被他有仇隙的和反對維新的人竭力阻擋住了。

很幸運的，他是恭王的好朋友，當「鴉片戰爭」時美麗的圓明園被毀而無法恢復的時候，他曾出過很多力，恭王一方面順從慈禧太后的一貫政策，一方面對父親的計劃也很贊同，尤其是改善郵政機構和印製國內的郵票。於是恭王就成了父親在朝廷中的一支生力軍，雖然父親對太后的印象也很好。

然而，中日戰爭之後的幾天呢！

每天都有客人，美國人、英國人、中國人、滿洲人——所有各國的人——也有父親的朋友，也有父親的仇人，然而他們因為地位的關係都須去拜訪他，而且他們也很明瞭他是怎樣的一個人，肯負責任，不畏難。

這些客人們的影子在我記憶的網膜上移動着，好像畫在奇怪的畫布上的怪畫。高大的人有的很自傲，有的又畏縮不前。胖人們掛着笑容判定了國家的命運。頭頸細瘦的人當講到悲悽的結局時，他們那明顯的喉核一上一下地動着。有些人依照着中國的習俗到父親這裏來造訪表示不忘：習俗是這樣的，每當一個官員領得了一份很厚的薪金時，那些貧窮的人可以作一次拜訪請求每月給他一筆錢，不知多少的人不事生產而每月向父親領得五十或一百銀洋錢！翻譯的人甚至不能說中國話。祕書不能閱

讀和寫作。外交家不知外交二字究竟是什麼意義。職員們只知道呈文請求加薪！這就是習慣！父親也從不去揭穿他們。這並不算是非法的俸祿，因為這錢不是政府拿出來的，而是大官員自己拿出來的，並且據我知道，因為父親性格非常慈——這當然被那些門客認為是一個很好的對象——所以他的門客特別多，那些受到國家更多俸祿的大官也不如他。這原是一種風氣，誰都不認為有什麼不合理。只有那些門客，他們才會發覺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譬如，有事情要麻煩他們了，或是因為他們不要求，主人便不自動加薪了。

這是一個混亂的場面：一所屋子裏擠滿了客人，其中大部分是來請願的，用着那種父親所厭恨的迂迴曲折的言詞，雖然在這種傳統的風氣下，沒有一個中國人懂得怎樣直捷了當地說明自己的來意。父親往往預先知道他們來的目的了，因為在中國是沒有祕密的，可是他不得不聽完他們長長一大篇的談論，談到天氣、朝廷裏的新聞、政治問題、最近的戰爭——談到天下一切事情，除了他自己此來的目的。父親的不耐煩和這一種壞習慣是造成人家在太后面前進讒的原因。幸運的是我們的「老佛爺」——有她自己的見解，並不聽信人家的讒言。雖然這樣，這些讒言對於我父親以後的行動至少不會有幫助。在中日戰爭這一個艱苦的時期和戰爭結束後短短的一個時期中，與父親有隙的人幾乎天天到太后面前去進讒，有的埋怨我父親迫他們直捷了當地說出來意而不讓他們說應酬話，有的說他要改良郵政組織是染上了外國的習氣，每樣父親所做的事都給他們一個進讒的機會，而太后答覆他們的總是一貫地「留到將來再說」，其實是不再談起了。恭王確是父親的好朋友。還有榮祿也是忠實的朋友，在父親的一生中，他們始終是太后的忠臣和親信。

父親第一個受到人家批評，說他對外人屈服，因為當這個新組織的軍務部裏大家主張在中日之戰中打一仗，索性把所有的外國人都趕出中國國境。我父親就反對這種見解，而且因為他反對得這樣堅決，他在滿漢兩族中結了不少冤，有一個滿洲官無法解釋他自己對我父親仇視的態度，就說：「我不

歡喜裕庚，我向來不歡喜他。」

另外有一席談話在我記憶中印象也很深。榮祿——關於他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多——是我父親多年的老友，他來訪我父親的時候，我照例又去偷偷地聽着。

「裕庚，」他說：「我很了解你。並且我是你的朋友。你也明白，我們已是多年的老朋友了。現在我要給你一些勸告，假使你接受我的話，我還可以幫助你。」

「你說吧，」我父親說。

「朝廷裏彈劾你的奏章沒有一天間斷過，」榮祿說，「到現在為止，太后只是把這些奏章擱着。可是她每次都看的！她很保守，對於你所建議的改革，她大都不贊成，但是她現在對你沒有什麼表示，因為她信任你。但是這每天的彈劾將來總會對你發生效果，你將要有無窮的麻煩。你知道太后是多麼好強，她是個富於妄想的女子——」

「你要說的是什麼事？」我父親打斷他的話說。

「你願意到日本去嗎？」

「爲什麼我要到日本去？那裏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做？那又怎麼能解除我的敵人在朝廷裏加於我的困難？」

「是這樣的：東京的中國大使館裏的人，在中日戰爭開始的時候，就完全逃走了，他們像受驚的小雞一樣，要緊逃他們的性命；當然，假使被日本人捉住是要遭難的。現在使館裏一切都雜亂無章。戰爭已結束了，所以極需要一個能幹的人去料理，可是其他有資格的人竟沒有一個敢去！假使你願意到日本去做我們新的大使，那末我可以向太后推薦你。這樣，你可以有四年工夫離開這裏的人，而且這是一件更大更重要的工作，比你現在的工作艱難而有意義得多。你應該去。在那裏你和你的家庭一定會更快樂，假使你願意的話，恭王一定也能幫助我向太后推薦你。太后一定也願意派你去。你的政

策對於目前的中國不能適用。假如你去了，你的敵人也會自然而然忘掉你。」

父親思考良久。這對於他的家庭自然又有一番變動，然而在促進中日友好的一點看來，這是一個重大的使命，雖然，這職位的本身也是帶有相當的危險性的。除此以外，這也可以使他的家庭脫離那時時吞噬着他生命的束縛。

最後，他給榮祿這樣的答覆。

「你可以向太后推薦我去任這職位，」他說，「我很願意去。」

我很奇怪這事怎麼會決定得這麼快。這新的職位可說是一個很大的轉機，薪金將增多不少，而且皇上對於他的大使們也從不吝嗇的。然而，這却並不叫作薪俸，一部分的錢是作為使館的公款的，在這一部份錢中，父親又得分出一些作為他和其他官員的薪俸。因了這新的職位，於是又多了許多隨員，對於父親有一些關係的人都紛紛地向他推薦他們的朋友，所以父親帶到日本去的隨員就有一大羣，其中極少數的人的確是肯工作而且有才力的，大部份的人只是領乾薪罷了。

隨行之初，每一個隨員都得留一個雍容華貴的印象，因為他們知道這是很重要的，可以影響到一件已經決定的事。

父親又故作地謙辭一番，作為這一團體中的一份子，這是從前一直沿用至今的舊習慣，並且，他不能對這些有所輕視，或是不虛心地接受那些嚴格的批評。因為那些寄人籬下的官員們最會作各種批評，或是向御史控訴而傳到太后的耳朵裏。

中國就是這樣充滿了辛巴德，（譯者按：辛巴德為天方夜譚中之一個挑夫，他是為了自己的生活而批評了航海家孫柏達，因此孫柏達告訴他在航海中得到的種種困難，現在的生活是奮鬥出來的。）每一個人承著許許多多人的指謫，——這些人是慣會批評人家，或是為自己的利益爭鬥。

要不好好地應付，這真是一件難堪的事。理想使他人來干涉你的事，甚至你自己的私事也是他們

批評的資料！我常常覺得奇怪這怪習慣是怎樣開始的。由於父親的遭遇，可以知道牠是怎樣終止的：他的死使他擺脫了牠們！

一六 官場的尊榮

講到在沙市和武昌，我總覺得我們到達和離開那裏時華麗富貴的狀況實在使人難以置信，然而要和我們這一次榮譽的旅行從北京取道天津和上海而到日本的情況，那又算不得什麼了。在北京最後的三天真好像夢魘一樣，這一個夢我將永遠不會忘却紅芳——這有趣的東西——已被准許自由地處理各種事了，她，要給她一個完善的批評的話，的確是一個能手，只是對人太粗魯一些罷了。

在準備離開北京的時候，我們的房子裏終日充滿了人，有人謝恩，有人表示敬愛，有人忠告父親一個中國的使者在像日本這樣腐化的國家應該如何如何。當我想到爲什麼有這許多人川流不息地來拜訪父親，我便感到眩暈，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這許多不同的服飾簇集在一起，來往不絕的人流，嘈雜與紊亂。

我那時從來沒有明白過——對於我那幼稚的時代也許這是正常的。——父親變成一個大使是什麼意義。這事並沒有引起天子的注意，但這樣的想法當然是愚蠢的。父親他不過是一個使者，從他所遇到的事看來，你可以意會到中國對於皇帝和皇后是的確要特別恭敬的了——他們，要和父親比起來，不是天壤之別嗎——當然，只有我是例外。

當我聽得我必須再作一次無聊的旅行，經十六哩的路程到通州，我便準備反抗——只有中國的孩子們是不許反抗父母的命令的。而且，在過去的三天中，上至母親，下至紅芳，都不許我多開口，因此我懷疑也許成人們對於我很覺厭煩。紅芳被派作替我和妹妹穿着衣服，這時我才似乎年長了些，有

了一個衣服須和體裁相稱的觀念——當然這是和紅芳抵觸的。她一定以爲我們姊妹穿的都是醜陋的東西。有一次，我也被她那專橫的態度觸怒了，我想抓出她的眼珠，但是沒有成功，雖然這樣，我已使她知道我那不快的情緒了。

啓行的日子到了，父親便規定全家到通州的方法如下：母親乘轎，其餘的騎馬、騾、驢等。這是多麼苦痛的事，他沒有想到要一個年幼而纖弱的女孩騎在馬背上該是一件多麼難受的事，我很想舒適地騎過這十六哩路到通州，但是，現在已成了幻想了。

旅程的前半段倒也不覺得什麼，這時候我還沒有像一般初騎馬的婦女那樣一上馬就知道自己是能忍受顛簸的還是不能的。有些人却不是這樣。在這十六哩的後半段和以後的幾天——到我的身體爲自然磨練得可以抵敵馬鞍的不適爲止——我才覺得我不是不能的。

前半段的旅程是多麼威風啊！裕庚大使出國了！在這段旅程中，我看來似乎半個北京城的人都會跟着父親到通州去送行。

這裏是一篇我們這一隊人口的總帳，由此也可以看出這一隊人馬是多麼龐大。

除了我們自己家庭中六人之外，還有一等、二等和三等祕書各一人，各人帶着自己的家眷；兩個不大會寫字的書記；兩個不懂得陸軍問題的軍事參謀；兩個沒有見過海的海軍參謀；六個翻譯其中四個是不懂得日文的；兩個醫生帶着五箱中國藥草；三個優秀的廚子，兩個理髮匠，因爲在那時候，除了紮辮子的部份外，其餘的頭髮都是剃光的；一等二等書僮各一人；兩個在父親辦公處的勤務；四個不能做事的阿媽，因爲她們的腳纏得路都不能走的，七個婢女，什麼事都不做只會在人家忙的時候來搗蛋，可是我們却必須帶着她們，照顧她們，因爲她們都是孤苦伶仃的可憐人。總計起來，我們這一團大概有五十個人，當然這還是爲着旅途不便而大大減削了的。等到我們一有固定的住所，立刻門客隨從就多起來，甚至像我這樣一個好奇的人對於同處了幾年的僕人還不能一一認清，人數之多是可想

而知了。

現在只要想，北京的許多重要官員都放下了他們的公事趕到通州爲我父親餞行，而每個官還帶了他的大部份隨員——所帶人數往往比我們還多，因爲他們都是有固定住所的官吏——這樣你就可以想像這一羣是多麼大啊！我，以裕庚的女兒的地位，當然是在行列的前面的，每當我回過頭去望的時候，我總不禁要顫慄。這好像是一條大蛇，彎彎曲曲地在我們後面伸展着，不管牠怎樣努力地向前爬，牠的尾巴始終在遠遠的看不見的地方，還有那顛簸的北京車，無數的搖擺的轎子，聲音像喇叭的騾和驢，裝飾得極華麗的馬；鮮豔的顏色使虹霓遜色。行列好像一條無盡止的五彩的河一樣向後面伸展着。還有那震天的喧鬧聲！我們的僕人和送行的官員們的僕人成爲朋友，彼此喊着，叫着。或許我們的僕人和一位一品官的僕人們做了朋友，因爲地位相當，於是你來我往地用着最高的聲音談着，也不管其中還有別的官員的僕人。雖然我們這長蛇陣長到看不見尾巴，可是真正在末尾的人却能够很清楚地聽到蛇頭處的叫聲。

終於我們到了通州，漸漸地，這長蛇陣的其他部份也進來了，圍成一個不規則的光彩奪目的圈子。我把這色彩的部分留給你自己去想吧，因爲這雖然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却無法形容。有一點必須說明，那時候沒有檢核行李的組織，所以我們的僕人必須同時照顧我們的行李和他們自己的行李。想想看，這是一件多麼麻煩的事啊！一個官和他的家屬都有着特殊的衣服表示他們特殊的官階。還有那祖傳的寶物，屋裏的傢俱，東西的確太多了。這裏有一個小小的故事是關於一個阿媽的，從這也可以想像得到整箇的情形是多麼的混亂！她坐在岸上痛哭不停，她悲哀的原因是這樣：

「噯，嗚嗚嗚嗚嗚！我的首飾箱不見了呀！噯，嗚嗚嗚嗚嗚，這裏面有一只金手鐲還是德齡週歲時候給我的呀！噯，嗚嗚嗚嗚嗚，一副金耳環是太太在沙市的時候給我的呀！噯，嗚嗚嗚嗚，還有一副戴了十年的耳環呀！噯，嗚嗚嗚嗚嗚！噯，嗚嗚嗚嗚嗚！我的首飾箱不見了呀！苦命呀！噯，嗚嗚嗚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傷心啊，傷心啊，傷心啊！

她一直坐在那裏痛哭，把身體前前後後地搖擺着，不要說別人，就是紅芳也不能勸得她不哭。但是她還只是我們五十人中的一個呢！

到天津的這段路程我們是乘的屋形船。正像我們上次從天津到通州一樣，可是這次到天津的情形是多麼不同啊！現在父親已是個將要出國的大使了！天津每個有地位的官都跑來迎接他。並報告他就攔在天津的時期中，他們預備在一個專爲他預備的廟裏招待他和他的家眷。父親知道，如果拒絕他們的接待，那是要引起麻煩的。於是在未正式答復之前對最高的一位官說，他想讓家屬在船上休息一會，他自己先去看看這廟。

我們到達天津的時候，天津簡直像一個火坑，而這廟比天津的別處地方更像火坑，沒有窗，空氣不流通，有頭腦的人決不能承認這是一個可以居住的地方——雖然天津的官把這地方獻給父親算是極大的光榮。不舒適又有什麼關係呢，只要多少年代下來的傳統習慣不破壞就好了。

但是父親什麼都不要他們的，他自己在埃斯脫旅社爲他的家屬定好了房間。這是一個驚人的舉動，因爲埃斯脫旅社很明顯的是個外國旅社。不過他讓其他的隨員從人都住在廟裏，他們一直住在那裏，由天津的官吏義務供給一切飲食，假如我們住到廟裏的話，當然也是這樣。我們剛搬進埃斯脫旅社還沒有安頓好，天津的大官來見我父親了——神色非常倉惶。

「裕庚，裕庚！」他抗議道，「這是一個洋鬼子的旅社呀！」

父親老實承認是的，他明知這話是專爲攻擊他而說的。

「我們已經替你把一個廟宇佈置得舒舒服服，你却還要到這種地方來！」

「我自己負擔這一切費用。這裏能使我的家屬更安適。」

「但是這是洋鬼子的旅社，你這樣要被人家大大地批評了。你還是個新上任的大使，如果讓太后

知道你這樣違反本國的規矩，恐怕你就要被革職了！你一定會受到嚴厲處分的，太后或許會把你監禁起來，甚至於把你殺掉！這是規矩，出外的官吏應當受當地的官吏的招待！你這樣是要受到嚴厲處分的！」

我父親的又慢又小心的答覆造成了最不敬的罪名。

「我認爲這種規矩是可笑的，我喜歡這旅社，一切費用由我來支付，我決定住在這裏了！至於人家的批評攻擊，我在朝廷裏已受過千萬次了。人家早已奉請過把我殺掉的。我受到無數次的警告，說我將要革職了，我知道人家彈劾我的理由和所以要彈劾我的真正原因。可是我至今沒有被革職！相反地，我却被擢升了！這事情你怎樣解釋？」

「但是，這規矩——」那惶恐的官吏又開始講了。

「是不合理的規矩，」父親反駁道。「我不喜歡它，也不願意受它的束縛，假如我的話會傳到朝廷裏去，我也不怕！」

這件事似乎可以結束了。可是並不，這事一直談論着直到我們離開天津，而且以後每次經過天津的時候都會被提起。

可是住在外國旅社裏還有一點不相稱的地方，那給外國人看了要覺得好笑。

父親會嚴厲地叮囑他的大書僮：

「有客人來看我的時候，告訴他們千萬不要叩頭！」

這是更不肖了！可是在一個會客廳裏，滿是英國人、德國人、美國人和其他各地的人，沒有一個看到過叩頭這回事。那就很可以明白我父親不要人家叩頭的用意了。想想看，一個客人在這許多外國人中間叩起頭來，而我父親還得向他叩頭還禮！

不可辭免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這時候客廳裏坐擠滿了人。一位官來覓我的父親，可是他的帖紙不

是交給父親的書僮，而是交給旅社裏的侍者，他沒有受過命令教客人不要叩頭。

當紅帖紙進來的時候，父親像一個漏了氣的氣球一樣地萎靡。妹妹和我都在客廳裏，還有我的哥哥——他正在和父親的外國朋友聚會——那個官跟着他的紅帖紙進來了！他看到了，而且認清了是我父親的時候，就大聲招呼着。可是在埃斯脫旅社的大客廳中，他就爬在地上叩了三個清脆的響頭。我父親除了叩頭還禮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他剛才正和他的外國朋友用外國話談論着政治問題，現在人家就要看着他做着與眾不同的事了。但是當他跪下來把頭在地板上碰了三次接見來客的時候——

一個人大聲笑起來了。他就是密斯脫特維納，現在在上海，這些年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他不但笑，並且還說出他笑的原因。

「這不是很可笑嗎？你們一生中會看到過更可笑的事嗎？兩個大人爬在地上撞頭！」

就在這跟隨而來的一片笑聲中，我哥哥走到密斯脫特維納面前。

「先生，」他鎮靜地用英語說，「我們都是懂得英語的，你笑得不合時候，這是中國的一種規矩，你應當尊重它，像我們尊重你們的規矩一樣！」

立刻，密斯脫特維納，一個極有教養的人，——誰能責備他，不該認為叩頭是可笑呢？——就向我哥哥道歉，並請他轉向我父親和我們一家道歉。

「我不應這樣少見多怪；」他沮喪地說：「因為我聽你說過英國話，我想你必定能了解我——我這樣的笑實在是很蠢的，這正顯示了我的無知！」

在我們準備離開天津的時候，白河岸上是多麼的鮮麗啊！各色的轎子，綴着珍奇名貴的飾物沿岸守候着我們，官員們穿了寬大的五光十色的大袍，舢舨船聚集在江邊供地們的主人們觀瞻。接着，一聲號角，船向下流開去，出了大沽口到渤海灣，向第二站芝罘而去。

船行的還有我們一羣下屬的家屬，也都是婦人，當我們在芝罘拋錨的時候發覺海面很不寧靜。那

些婦女們就搭舢舨由臨時架上的跳板上船來了。在海波涵湧的時候你曾經從舢舨轉入大船嗎？試想那些婦女們的三寸金蓮在平日幾乎不能在平地上站穩，一旦要從那起伏不定的甲板上跨上大船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嗎？這樣，她們只得等着，等跳板比較平些——不致高出她們的頭很多，這樣一直等下去——以便一躍而上。無怪當時外國輪船的船主們看見中國官員上船要如何地忿恨了。

那位下屬對於這些婦女們很提心，他立在跳板的頂上發出各種指示——這時我的哥哥從欄杆裏望出去直笑得出眼淚，這更增加了那船長的忿怒，當然，這不是他的錯。

「對你自己的女人爲什麼這麼好笑？」他大聲地說，「你爲什麼不幫助他們？」

哥哥立刻斂住了笑容。

「對不起，船長先生」他說，「我本不應該笑；但是我必須說明她們並不是我家中的人，我當然不便幫助她們！」

她們不過是跟我們同行吧了，當然這一層關係是很難使船長明瞭的。

她們上船後，自然又向上海開來，但是，到了上海那些五顏六色的儀仗又看見了，而且出乎意料之外的多。

官員們仍坐在華麗的轎中遠遠地等候着，我們把標幟向他們揚了一揚，那些堤岸上的官員們看見了，其中一個世故比較深的高級官員疑惑地向地注視了半晌。

「我不能相信這麼一隻小船能航行到日本，」他很着力地說，「牠是太小了，你和你的家實在是冒了一次大險啊！沒有地方睡，沒有地方休息，艙房也是僅僅聊勝於無。假使一個大使必須要像你一樣在這種小船上受苦，那我一輩子也不願當大使了，」

父親告訴他這一隻給養船不過載我們到停在黃浦江的奧西那號，這對於那位官員是一件奇聞，這也顯出當時的大官，也是這樣的無知。但是當他得知父親和他的家眷們是乘了洋人的船去的，事情就

弄糟了！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奇怪爲什麼一個古老的中國對自己管轄範圍以外的地方竟然一無所知。

當我們下行到奧西那時，一定有人會以爲停泊在黃浦江中的船都是屬於我們的了，因爲輪船在疾駛，而所有的沙船、舢舨船和「軍艦」都圍集着人看我們，牠們與給養船愈聚愈近，近得幾乎對行船的安全發生問題，然而這就是西洋人所說的「送別」吧！

我必須在這裏告訴你一些事。本來就可不必說，但是現在我却決定說一下，因爲這也可以反映出在帝皇時代的中國人，他們心目中的「洋鬼子」是什麼。我們的從人，這就是指那些無數的隨員，對於外國的一切東西不管牠是什麼都不信任。當他們聽說在奧西那號上有各式各樣的艙位時，他們就疑惑——以爲這上面的廁所一定就是捕捉那些不經意的中國人的陷阱！他們更以爲外國的廁所是不分男女，互相適用的。於是——

許多下屬家中的婦女們便自己帶了形式古怪的便桶到她們自己的艙中去，這些東西是光明正大地帶去的，由一個婢女挽在手臂上。

你當能想像當時父親和母親的憎恨了，當這些累贅物在萬目眈眈下被帶到船上去的時候——所有的規勸解釋都不能稍稍挽轉她們牢不可破的成見。於是母親跟往日一般，報復地準備和她們堅持到底了。

她命令紅芳替她打掃房間——她的房間就是船上所有的寢室，現在被那些人佔據着。

紅芳很熱心地照她的話去做了，做得很滿意，這也是紅芳的特性。她早被吩咐要做得安靜，盡責，並且不能引起他人的注意，因爲那些人們正等候在舢舨上，到我們啓旋向日本下行的時候才能上船，那時所有的眼光又要集中在我們這裏，一直到我們離開了這裏才罷。

當那些由下屬們的婢女帶上來的討厭的東西，被開始從艙門中或較低的甲板上丟入黃浦江中，像浮筒那樣上下沈浮的時候，那些莊嚴的中國人看見了也都笑了起來——而在奧西那上的外國人呢——

仔細地想想吧，這是多麼有趣的事！

最後，我所渴望的航程開始了，直到現在，我才知道我自己對於中國的生活沒有好感，也直到現在我才覺得想念起外國來，因為我幼年的時候大半是生活在外國，所以對於什麼航行我都贊成，日本也一樣地爲我所歡喜。

以後我將告訴你關於航海的經驗和一個公使帶着一羣隨員在大海中航行的種種不便，但是我不說這一次，因爲以後我們還有其他的旅程，而且假使把這一次的航行來代表一切似乎也太武斷了。

接着我們到達了日本——

我不知道我以前曾否提起，在我們的隨員中有一位教師，他是從湖南來的，他結果沒有被留在沙市、武昌、漢口、或者北京。

一七 光頭辮子

我們到了日本，在神戶上岸，租屋於東方飯店，我們要到東京去，父親叫一個幹事陪我們到帝國飯店去覓屋。因爲聽說從神戶到橫濱這一段海程常常是不大安甯的，所以父親主張乘火車去，火車是多麼慢啊！父親爲我們一家包了一節火車，其餘的隨員們就擠在另一節車裏。

我們一直旅行到晚上，那兒沒有睡覺的地方，必須坐到天亮，父親知道了這一點，所以爲我們包了一節車，因此我們仍是過得很舒服。

車中並不像西方的火車那樣有橫的座位，只有沿車的二旁有二條長凳子，所以我們對着走廊面對面地坐着，從這走廊上可以從這一節車走到那一節車上，來往的乘客絡繹不斷，好似沒有盡頭的河流一般，爲了這些乘客，我們只好時時縮進我們的腳。

「光頭光頭辮子！光頭光頭辮子！」

許多日本人的頭伸進車窗來，把我們上下地打量了一番，以後又自相討論了起來，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別人也都不知道，就是連我們的日文翻譯官也不知道，因為他們並不懂日語，——雖然我們是把他們當作日文翻譯官帶來的。

「光頭光頭辮子！光頭光頭辮子！」

我好幾次聽到了這種聲音。她們打在我的心上就好像是催眠的禱鐘一般，聲音中似乎有恫嚇和嘲笑の意味，我們都想他們大概把我們當作不利於他們的人了。我很清楚地記得這幾個字——聽了這許多回我怎能再把它們忘記呢？——自己認為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要利用其他我所知道的文字去解釋的日本話，現在，我當然已完全明白了它的意義，其實在聽到後不到一個星期，我便完全明瞭了。牠們就是說：

「辮子！辮子！光頭！光頭！」這就好像帶着辮子的中國人到美國去，被美國的頑童牽住了辮子叫「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

雖然，當時我們不懂地的意思，却也能體會到日本人不歡迎我們到他們國裏去。我們是日本人的敵人，兩國間的戰爭剛才結束，仇恨剛告終止，我們還是第一批到那裏去的中國人，他們不歡迎我們，希望我們能知道他們的意思。

於是——

「辮子，光頭！辮子，光頭！」

但是，日本人雖然用仇視的態度對待我們，我却忽然熱愛起日本來。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美麗的服飾，那些小山上有草坪的小花園。穿着木屐的男男女女，那些神祕的女人，用奇怪的偑背的樣子走着，面孔好像人造的傀儡一般。所有的日本女人在我看來似乎都是美麗的，看起來好像洋囡囡，又

像可以吃的糖人，至少對於每一個人都是彬彬有禮的，以後當我們和她們結交爲朋友時，她們似乎更加謙恭有禮了。

日本人招呼人，尤其是招呼他所尊敬的人——至少是他必須裝得尊敬的人——的時候那種吸氣的情形最使我感到興趣。因爲這好像是蛇的鳴聲。在日本人之間，這種吸氣有一種意義，用文字翻出來就是：

「我是個低微的人。我這低賤的氣息不敢向你吹！」

所以日本人招呼起來不像別國人那樣呼出氣來發聲，而是用一個聲音把氣吸進去，這就是代表上面那兩句話。

到東京這一段旅程是非常艱難的。因爲那時候的日本就像現在的日本和中國，火車上非常的擠。隨處可以買票，所以普通客車裏永遠擠滿了人。日本人從窗口裏伸進頭來看我們，見我們一家人獨佔一節車，很妒忌我們的舒適，可是對於我們付多少錢他們却不管。

他們起初走到車尾向我們望望，然後彼此又在講那老調了：

「辮子，光頭！辮子，光頭！」

後來他們走到我們的車裏來，我們不懂日本話，他們又不懂中國話，彼此言語不通，但是我們懂得英語，我們就試試用英語向他們解釋。

「這節車已經定下了！定下了！定下了！」

即使他們不懂得我們的話，但是他們從我們的手勢和我們的因爲自己包下的車廂被人侵佔而現出的憤恨的態度，也該懂得我們的意思了。有一個日本人是懂得一些英語的。因爲所有的日本人，就是到現在還是這樣，不管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總希望表現他們自己是懂得外國語的，所以那個日本人就解釋道：

「所有的車都擠滿了！一定要進來！一定要進來！」

「這車已經定下了！已經付了錢定下了！」我們這樣告訴他們。但是——

「對不起你們！對不起你們！非常對不起，不得不進來！」

說這些話的時候，態度是非常的謙恭，還鞠了不少的躬，可是他們的對我們這些「光頭辮子」怒目而視，却充分地表示出了他們的虛偽。

終究那些日本人到我們的車裏來了，向車站上的管理員理論也沒有用，因為他們總是偏護自己人的——這是日本人的一種特性。他們認為：日本人總是對的，外國人總是錯的。於是我們的私人車廂就變成公共的了，和日本人一同乘車是最不舒服的事，他們盡量地佔據着車裏的地方，把零碎東西各處放着，把衣服脫下來鋪着佔了很大的地方，侵佔了別人的權利來供他自己享受。日本人的脫衣服，在他們自己看來像太陽的升起和落下一樣自然，可是我們看了却非常不舒服，這給日本人知道了一定很驚奇。

這些日本人進了車就開始閒談了。這種談話就是在現在日本的臥車中也是通行的。他們不客氣地對我們看着。而且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是同樣的不客氣地在批評我們，雖然我們並不懂得他們的話。

「辮子，光頭！」

是那些討厭的字：「辮子！辮子！」

可是事情到底有結束的時候，我想第二天的下午我們可以到東京了。或許我是記錯的，因為我是憑一個女孩子的記憶來寫下這些，不是參考了地理書來的。在這些路程中，日本人的眼睛沒有離開過我們。那不停的蛇鳴似的吸氣聲和那辮子，光頭。

但是一切事情，甚至於不快活的事情到底會結束的。我們終於到了東京。祕書們在車站接我們，一輛四輪馬車已預備好伺候我們進帝國飯店。這車子很華貴，我們的祕書爲此而驕傲。在馬車裏有四

個日本警察。他們見我們到了，就換乘黃包車，跟着馬車後面，護送我們進飯店。

在車站上早就有一大羣人了，因為消息總比人先到。像中國一樣，在日本也是沒有秘密的，尤其是關於外國人的事。每一個日本人好像是政府的義務雇員，凡是外國人的一舉一動都被他們記着，傳出去。車站上的那一大羣看到我們下車，又喊起那可惡的調子來：

「辮子，光頭！」

這一次我們更相信這是嘲笑我們的意思了。日本人不歡迎我們，並且發出一種不滿意的聲音，許多高等小學的學生看見我們都對我們「嗤嗤」地表示不滿，而那些大人們却並不阻止他們。

日本不喜歡我，我却喜歡日本，雖然我並不喜歡她的百姓，那一大羣人從車站起一路跟着我們，有許多還向我們擲石塊——幸運得很，他們的技術沒有使他們如願以償——，還反來覆去地說着：

「辮子，光頭！辮子，光頭！」

在我們後面，跟着四個警察。這事使我父親很惱怒。

「他們跟着我們，好像我們是囚犯！」父親恨恨地說。但是因為彼此言語不通，所以直到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為什麼跟着我們。他們並不叫那周圍的人滾開些，使他們的石塊不會打中我們，雖然那四個討厭的字再遠些也能打進我們的耳朵。

這是我第一次冒險踏進我們敵國的領土，我承認，這一切都使我震驚。我以前從沒有碰到過「嗤嗤」地像蛇鳴，常常鞠躬，同樣四個字可以反來覆去說無數遍和又客氣又刻毒的人。

於是我們到東京了，那裏第一件使我驚奇的就是各式的牆。在中國，我所知道的牆都是磚頭的，有規則地砌起來；可是在日本，我第一天看到了石牆，由於石塊的大小不等，牆的面也是不規則的，我心裏很懷疑既然石塊大小不等，那末牆頂和牆腳處又怎能恰巧平呢？

後來我們就到了帝國飯店，我們要在那裏住着，等到中國使館的房子收拾好才搬。

在那有趣的吸氣聲、虛偽的鞠躬和可嫌的吵鬧中，我們出去觀光這個城市了。無論我們到那裏，那四個警察總是跟着我們。到第二天，我父親才知道四個警察是被派來保護我們的，因為日本人還沒有忘記中日戰爭，對於中國人的仇視心理還沒有完全消除。那四個警察跟着我們是阻止日本人民對我們的無禮舉動，這方法相當有效。

但是自從懂了辮子、光頭的意義後，我們那受傷的自尊心好久不能恢復。

一八 破落的使館

這是我們到使館去的日子。自從前任大使在中日戰爭爆發時逃走後，使館一直空着，我們還是第一批進來的人。

我們離開旅館，登上那華麗的馬車。四個警察伺候我們上車後，仍舊在後面乘着黃包車護送我們。這一段旅程對於我是多麼新奇啊，雖然那四個討厭的字還是到處跟着我們。以後我們對於這四個字漸漸習慣了。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必須留在日本，而且父親的任務就是使日本人和中國人和好，使他們忘記我們是辮子、光頭，他已經開始作這一種努力了。你要知道，如果你對你的敵人笑，繼續地笑，那末不管對方怎樣地恨你，終究會受了你的感動而也笑起來。大家一笑，隔膜自然就消除了。

到達目的地之前的一段旅程，對於我是個名符其實的迷宮。我們經過了好幾個不見頭不見尾的城牆。這牆似乎是用來阻止人家前進，或是不讓人家望得很遠的。左一個城牆，右一個城牆，轉灣抹角地經過了多少城門，我們總算到了一個狹小的街道上，兩邊都是玩具般的日本式房子。

這房子是多麼矮小啊！玩具似的房子，裏面住着洋娃娃似的日本女人！街上的日本女子背着那少不了的包裹，穿着木屐，用一種特別的姿勢走着。那木屐碰在地上，不斷地發出聲音。凡是到過日本

的人，只要你一提起，他就會記得那一連串的「喀，郭，喀，郭」的木屐聲。

這真是娃娃人民的娃娃的屋子。小得好像是這羣忙忙碌碌的日本蜜蜂巢，脆弱得似乎一陣風就可以把它們吹掉。你只要把木屐或拖鞋留在房門外，就可以走進去看看裏面是怎麼個樣子的。裏面當然有蓆條和光的地板，那上面是不准穿着鞋子走的，娃娃婦人們坐在玩具屋中央的炭爐邊，暖和着她們嬌弱的手和身體，微微地笑着。

山上我們也經過，那裏也有小屋子，小婦人。可是她們不常笑，至少對我們是這樣，男人們都好奇地看着我們，年輕的人又在喊着那四個可恨的字。後面跟着那四個乘黃包車的警察；前面高高地坐着馬夫，上山的時候，馬辛苦地拖着；下山的時候，馬夫下車幫着馬阻止車子向下直衝。

於是我們望到使館的房子了，在紅磚頭砌成的圍牆上部，高高聳起一座洋房，這就是使館房屋的主要部分。在我看來，這房子倒很像監獄。因為在圍牆的開門的地方，有鐵柵欄門，鐵條的頂部還是尖的，確像防人攻打的牢門一樣森嚴。

一個警察從黃包車上跳下，替我們把鐵門拉開，鐵門已經很銹了——好像一座荒墳墓的門，早已沒有人用也沒有照管了。被警察拉開的時候，鐵門噦噦格格地發着聲音。於是馬夫引着馬進門，走上了曲曲折折的小路，那是通到使館面前的小山的。

多麼淒涼的一個地方啊！戰爭發生的時候，前任大使逃了，現在院裏各處都長滿了荒草，幾乎和我人一樣高。這樣更使這地方像監獄了。如果我們走下馬車，走一段路的話，就不難在雜草中找到風雨淋剝的石塊。我們就這樣乘在車上一面察看着每件東西，一面計劃着如何修理。

我最喜歡花園、花草、樹木和那些到這兒來做窠的小鳥，所以我在想像當我們把這園子重新整頓過後，這將是怎樣一個美麗的地方！在貼近圍牆的裏面，大門的左邊，有許多小屋是給隨員、祕書和他們的家屬住的，從這些小屋的門口到使館大門口全是一片雜草，把道路都蓋沒了；但我仍舊想像着

當開了把這裏整理過後，這將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大門的前面是一塊大草坪，那或許是一個花園，中央有一棵松樹，松樹的周圍種滿了各色的花。如果把草坪周圍小路上的雜草除去，那末這地方又會回復到以前那樣的仙境了。

我們離開了那裏，腦子裏充滿着各種計劃，那都是在園裏的時候一邊走，一邊討論的。這種討論都沒有什麼結果。因為當我們看到一處地方值得討論而開始討論的時候，已走到了另一個地方發現另外一些需要討論的東西。所以第一次參觀的結果只是各處看看，聞了些氣味，討論了一些沒有結論的計劃。

我們打開屋子的門——前任大使逃走的時候並沒有把門鎖好——立刻一股霉氣向我們侵襲。這是一種極壞的氣味，潮溼而霉爛。於是我們走進屋裏，依次到每一間房間裏去看過。這使館以前曾是一個很莊麗的地方，以後或許仍會成功一個莊麗的地方。最先是一個大廳，充滿着腐爛的氣味。舊衣服滿地放着，鞋子東一只西一只地躺在地上，桌子椅子都翻倒了——這光景是日本人已到這裏來過，捉不倒人，就把怒氣在這留下的東西上發洩。

各種東西上都是堆滿了灰塵，花邊上，燈架上——倒處都是。地板上的灰塵中留着微細的鼠爪的影子，但是沒有人足的影子，除了我們自己留下的。真是一個廣大的場所，這有着二種傳說的建築物，這是皇帝為太后派在外國的使者而作的。

有一個房間中有吃剩的飯菜。殘羹留在碟子中，小茶罐中留着黑色的茶葉殘渣，杯中也留着這種可怕的黑渣，霉爛的剩餘物看了令人作嘔，可見當時中國人逃得很倉促。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廢頹而令人沮喪的東西，有如這未修復的中國使館的，這地方就是那聞名的少年皇帝的最後的防綫禁宮的一部份，當基督教的軍隊和他們開仗時，他就急急地離去以致連早點也留下了。這些東西留在那裏霉着，一直到今天，甚至那些餅乾的包也是如此，對於這些包着的餅乾，當

宣戰令到達時，他似乎正在作一次難得的餐點。

別的房屋中的東西都被毀壞了，褥子也丟得零亂不堪，潮溼、霉爛和污穢，各處都是雜亂無章，整個的世界似乎在與搗亂這些地方的老鼠輕快的足音和那些恐懼自己不能及時逃出者驚慌的呼聲共鳴。再走下去，另外可見三間小房間位於這複雜的建築物的後部，這些也是給那些公使館裏的人住的。

這樣看來，我們似乎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做了，我們必須從頭做起，把這些房間收拾清楚，這也是一樣象徵的意思，因為太后會給父親許多類似的工作——把在日本的中國房子整理起來，重新在二國間建立起信誠來，對於那時時在他身邊縈繞的四個可厭的字，辦子光頭當然也須有一番表示。

從帝國飯店到中國使館的旅程中，還有一件事我忘記說了，——當我們走進皇宮時向裏面張了一張，最使我不能忘記的是牠遠不及中國的禁宮，雖然牠似乎也是摹倣中國宮殿的式樣而造的。不但不莊麗，而且色彩也似嫌單調無味，紅色，這是在中國建築上到處可見的，這裏却完全沒有。

這看起來好像那位建築師只匆匆地到中國最宏偉的建築物那邊去看了一看，沒有十分留意，更沒有任何記錄，接着回到日本把所見的記下來——也許在摹倣之外更參插了些他傳統的觀念。然而在大體上，他已得到了不少，因為他的工作正是要顯出日本皇帝嚴肅的神情，這種神情存留在這種地方就像肩上披了一條借來的外套一般很不融合，然而這種摹倣的方法却帶來了嚴肅。我還記得父親告訴我關於一個中國的支族航海迷路而成爲今日日本人的祖宗的故事，現在看來似乎很合理，因爲日本的建築師必須要倣倣中國的式樣，——他們真正的發源地，所不同的只是這一族生活得更嚴密吧了，些微顏色的和諧，建築的技藝，正表示他們存在得還不久。

我們這樣有了一個開始，父親決定一同繼續下去做，他微笑着決定，將他自己的屋宇整理好，將中國的屋宇整理好，用二國的友誼來彌補一切裂痕，爲他自己和中國樹立起友誼的旗幟來。至於以後如何那就要看父親怎樣作爲了。

一九 言語隔膜的笑話

我們在帝國飯店暫住二星期，等候使館的裝修工作的完成，我們差遣了一大批日本的木工在那宏偉的建築物中工作，希望二星期後就能搬去。

父親必須一一造訪日本的官員和其他外國的使者，所以大部份時間都不能和我們在一起，我們僅有的一個能翻譯的翻譯官又給他帶了去。這樣，給我們造成了許多可懼的隔膜——我們不能說那裏通行的言語——在帝國飯店的二星期真好像一個沒有盡頭的黑夜一般。

在那時候，只有極少數的日本人能够說英語，然而在今日，每一個人至少都在嘗試用各種不恰切的問題去麻煩各種僑民們，雖然，他們的本意是借此練習英語，並不是故意使人討厭。今日，日本人普遍地使用英語倒反使僑民們討厭起來，然而那時候要這樣該多麼好呢？我們那時的生活實在是太沉長無味了。日本旅館中的侍從們不知道英語，雖然當我們和他們講話的時候，他們也能點頭或搖頭，但是他們却連最最簡單的字如「來」「去」「這兒」等等都不知道，我們在這裏就好像俘虜一樣的自由。

父親天天出去，回來時便給我們講述他所經歷到的事。有時我們也到使館那兒去看看工程進行得怎樣了。其中有一次的探望至今還記得很清楚。我們要把一間房間分隔開來，想叫一個日本的木匠依照我們的意思去做，便叫一個我們認為有能力的翻譯官同他講。

下面就是翻譯官同那木匠的談話：

「格！格！（這個，這個）」翻譯官舞動着雙臂在向那日本人做着各種表示，他說他已用手勢做出了如何分隔那房間的樣子。並且把一切我們所叮囑的話都告訴了他。我很驚異怎麼這樣一大堆的話

用一個簡單的日本字就可以交代清楚，因為不管我們對翻譯官說什麼，他總是用「格」字翻譯給日本工匠聽。

「格！格！」翻譯官說：

「海矣！海矣！（是，是）」那木匠回答着謙恭地躬着腰，裝出一付難看的笑臉。

「隔牆必須有這麼高，」母親說，「而且須和這兒正交。」

「格！格！」翻譯官又同工匠說，

「海矣！海矣！」工匠回答着。

「各事都說妥了，」翻譯官對我們說，「牆立刻就裝入了！」

當我們第二次再去時，發現隔牆果然裝入了，但並不像我們所叮囑的高度，並且也沒有交成直角，粗陋地放在那兒，更沒有油漆過——而且還放錯了房間！

回到旅店中，當我們向侍從們要冰水時，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做手勢給他看，得到的是深深的鞠躬，接着飛快地衝出去給我們捧了一些西瓜來。假使我們要西瓜，所得到的却是冰的茶或酒。我們要酒時，他們急急地為我們鋪床，並且以為我們白天睡覺覺得很奇怪。我們命令他們送飯來時，他們送上了帳單，以為我們要離開了。這二個星期現在想想真是有趣得很，然而那時我們却是有苦說不出。

此外，可笑的事還多着呢，這些都是父親在依次拜訪各長官時回家說起的，甚至到今天，我還能明確地說出一部份官員的名稱來。

比利時的使官叫做第·安納西，他自己本身是一個男爵，他的身材異乎尋常的短，又是異乎尋常的胖，年紀已很老，他的妻子很瘦很高，所以二人在一起的時候相形之下更覺有趣了。

英國大使歐納斯脫·薩都男爵是個很高貴莊嚴的人，但是他有一種普通英國人所沒有的幽默。後來我父親和他成爲很好的朋友。他還沒有結過婚。他生得又長又瘦，他的短髭蓋住了一部分嘴唇，使

他顯得和平常人不同。他是一個大學問家，日本話說得像自己的國語一樣自然。是一個標準的紳士。密斯脫哈孟是法國大使。他有一嘴粗硬的鬚髭，父親常說他的樣子像一個屠夫。他說的法國話，並且很驕傲自己除了法語之外什麼話都不懂，並且他說即使他懂也不願意講。他的妻子是法國南部的女子的典型，又黑又壯；她穿的衣服是屬於粗俗的一類。我記得我那時候最歡喜看她，因為她的上身非常粗大，而且裝滿了花邊。她的樣子好像一個老式的針氈。他們有一個女兒叫做安納丹，年紀大約十六歲，她是一個頑固的孩子，她未來的美夢是嫁給一個有錢的男子。那些家財在百萬以下的男子她是不加考慮的。

赫特洛伏公子是俄國大使。他是個漂亮而文雅的人，對我很好，我常常想念他。他有一個成年的兒子，長得比他父親還要漂亮。他是一個語言學家，並且是女人心目中的美男子。俄國使館是所有使館中最華麗最舒適的一個。大使父子原是在世界最美麗的沙皇宮殿裏長大起來的。

康脫奧非尼是意大利大使。又矮又胖，而且是禿頂，只有在後腦有一撮頭髮。這一些頭髮他儘量地用木梳把他梳到前面來蓋住他的禿頂，可有他騙不過誰，連他自己也騙不過。

密斯脫列斯保是巴西大使。他是中等身材，有一副不平凡的相貌。他能說漂亮的英語法語和其他我所不懂的語言，據說是一個優秀的語言學家，列斯保夫人是她丈夫一個很恰當的配偶，她忠於她丈夫並為她丈夫的事業感到驕傲。她的打扮很適合一個大使夫人的身份。他們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已成年。兩個女兒都長得很美，並且是語言家兼音樂家。兒子也長得很端正，能跳極好的交際舞。在西班牙大使館裏，我只記得密司脫卡色，他是大使的秘書，至於大使的名字我記不起來了，他的容貌也因為時間長久而忘了。我特別記得密斯脫卡色，因為他的女兒卡門是我極好的朋友。密斯脫卡色後來還在北京做過巴西大使呢。

密斯脫特弗來脫是葡萄牙大使，後來也在北京做過大使，特弗來脫太太是個絕頂漂亮的女子，她

的服裝總是巴黎最時新的。她在交際場中是最受歡迎的人。

另外還有許多人我都不記得了，但是我特別記得德國大使赫爾·克契米脫，因為我父親第一次去訪他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父親回來後告訴我們的。我父親總帶着翻譯，除非他能確知對方是懂得英語或法語的，不過這一會，德國大使說翻譯不必要，因為他會說中國話。

那位德國大使，請了我父親進去，讓座以後，立刻用十二分親熱的態度招呼我父親道：

「我的想你喜歡止於日本一邊，你的來或許是一塊辛苦的旅行中國一邊這邊？」

我父親驚奇地對他望着，不知怎麼來打開這僵局。他自己倒並不窘，因為他知道外國人是很少能懂得中國話的，可是那德國大使知道了自己的錯誤後將怎樣地窘呢。所以父親等了一會，沒有回答。

那德國大使繼續說道：

「哦，我的知道，你不是英國人講話，我不是中國人講話！我們去取兩個翻譯人來。」

於是父親就轉向自己的翻譯。

「請你對大使說，」他莊嚴地用英語講道，「我不懂德語。假使他和我講英語或法語，我就聽得懂了。」

這以後怎樣自然可想而知了，這也是我父親以後常常要提起的故事。

我還忘記了提起美國大使密斯脫鄧恩。他是我父親很好的朋友，我們對他的印象也很好。

我們在帝國飯店的兩星期的最後幾天，父親盡了最大的努力把中國的房子收拾好。當後來我們搬進這修理好的使館時，父親深深地相信，他的工作雖然艱難，但是他想做的，一定能順利地做成。

二〇 使館生活的開始

多麼快樂呀，我們要離開帝國飯店了，在那裏沒有一個人懂得我們，我們也無法懂得人家。至於那使館，經過這許多時候的修理，已完全換了一副面目了。我們的艱難的生活——那好像兩世紀一樣長的兩星期的生活——終於結束了。我們將要在一個比那裏好得多的新環境裏開始一種新生活。因為在這裏的都是我們自己家裏的人，有我們自己的僕人伺候我們，而且這裏是我們自己的家，我們將在這裏住四年。

現在那些外交家要來回拜我父親了，於是困難來了，因為我們都不懂日語。所以現在我們迫切地要找一個日本的僕人，他必須懂得中國話、法國話或英國話。這三種話我們一家人都懂得。於是我們開始找這樣的日本僕人。在第一個星期裏我們找了五個！

第一個日本僕人看不起中國僕人，他要做一家家務的主管人，雖然我們用他來是專為開門接客的，他不停地和家裏其他的僕人爭吵。他絲毫不懂得中國的階級制度，他把父親的一等書僮像廚房裏的雜差一樣地叱罵，這種態度，不要說是個一等書僮，就是真正的廚房雜差也是受不了的。

於是這個僕人，大大地得罪了家裏的每一個人。

我們又僱了第二個僕人，他看見了中國食物就搖頭，他對我母親說他必須佔據廚房的一角來預備他自己的食物——飯和扁豆，他說中國菜太油了，他不會吃。

「廚房裏空的地方多得很，」母親說，「去揀一個地方燒你自己的飯菜好了。」

這樣事情似乎解決了，一切都順順利利，直到一個時候，我們僕人中的一個認為非把那日本僕人犯的罪揭發不可了。是試試的，日本僕人會嘗過我們的中國茶，在送給我們之前先偷吃了，當然，他的嫌惡中國食物只是想像中的嫌惡。可是這日本僕人，雖然我們不計較他的偷吃食物，却得罪了我們的僕人，他們覺得偷東西吃是最大的罪行，除非是賊！——這樣我們又得換人了。

就像我已說過的那樣，在第一個星期中我們換了五個僕人，這完全是爲了我們不會說日本話的緣

故。於是我就決心學日語，並且把我的意思告訴家裏的人，頓時大家都決定學日語，除了我父親，父親再不會有耐心在語言上用工夫。

使館的每個角落都打掃乾淨了。現在這裏比我們以前所住的任何地方還華麗。地板上蠟塗得發亮，野草都除去了，我理想中的花園已經實現。你還記得門前那棵松樹吧？

在這棵大傘似的松樹下面，花園中的花草都已長成了，這又是推進風景園藝的動力，日本人對於這些都是很有經驗的。牠聳立在中間，又高又大，支持牠的土堆總有五十呎的對徑，我們的日本園藝家特地在樹的陰面替我造成一個仙境也似的地方——當然他並不是爲了我，但是我却把牠佔爲己有了。這是一個縮小的鄉間，有比小孩的手掌還小的日本房子，小小的日本寶塔危立於小山之旁，至於那山，還不及我的腳踝高。細小的道路是給那些小神仙們舞蹈用的。在一個大洋的旁邊，金魚形的海中正有猛馬在被水池淹沒了的草地上遊逐，這水池之寬廣只有一步的距離。又有小的松樹。真的！比寶塔還矮些，從岩石的頂端苞出，岩石的大小也不過和一個中國女子的小腳差不多吧了。中間更有連亘的山脈，山上有一個九、十或者十一歲的小人可以很容易地從山頭望到山的那邊，山上有池沼，奇怪而細小，摸起來好像絲絨一般的柔順。

在這幾天中我是屢次地站在這妖形的樹下啊，牠可怕地阻擋了我的花園，我的背靠在樹上，把園中的小人都當作我的朋友。那裏有木偶似的日本女人，像一個小指那麼大小，中國女人，有着可笑的纏壞了的纖足，穿着大袍或長衣的中國人和日本人，穿着木屐和草鞋沿着那彎曲的路咕嚕咕嚕地走着。所有我知道的國家的人民都有，而且都很親愛，盡力使我這大葛立佛（譯者按：葛立佛是英國斯威佛特的童話著作「葛立佛遊記」中的主人翁，書分四部，是飛島遊記、獸國遊記、小人國、大人國，敘述一個水手遊歷各地，見到種種可笑的地方，用以諷刺着不合理的現實生活。）歡心，她那時正斜倚在松樹上，很清楚地注視着他們。雖然實際上他們並不在那裏。

他們都說着跟我一般的言語，却完全依照着中文、法文、英文，沒有我那樣多的重音。但只要有一些小小的波折，就會立刻飛向他們安全的房中躲起來不見了，譬如當紅芳突然叫我的時候，那時她正在迷惑德齡究竟藏到這世界的那一個角落裏去了，或者在思索是否她又偷偷地躲到那兒去了。他們都不像紅芳，所以我當時不滿於她的原因與此也不無關係。我告訴他們關於紅芳的一切，並且似乎使他們也和我一樣的恨她了。

有一天，我很清楚地記得，當我倚立在松樹旁和小人們談話時，突然一個龐大的影子掃了過來，穿過了我的花園，接着，可怕的事發生了！我身後的地也搖曳不定起來。在那複雜的牆後面傳來一陣可怕的真人的叫聲。門窗砰然地響着。這是僕人懼怕的叫聲，花園中的一支山脈搖動着要倒下來，終於穩定地站住了，那柔順的池水氾濫着，似乎要吞沒其中的一條道路，這是地震。我呆立在那兒，又害怕又麻木，我似乎看見我那些中國人、日本人、滿洲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以及所有其他的人急匆匆地在山上奔跑，他們瘋狂地跳進他們的小屋，隨手把門碰上，於是我也奔回家中，衝開了自己的家門。

我一些也不歡喜地震，許多年以後，第二次地震又在使館那兒發生，但是你們已經了第一次的情形，這一次也不必再詳細說明了。

現在，許多人都來拜訪我父親了，我對於每一個人的好奇心又回來了，這是與以前不同的好奇，因為所有的人都換了新的了，陌生而特別，他們的習慣與中國的也大不相同，然而對於我倒是很熟悉的，因為我曾在歐洲住過，對於中國的習慣知道的很少。

新鮮而華貴的傢具已分置在使館的各間，一個跳舞會是不可少的，我們都這樣期望着，而太后從南洋遙遠的中國希望他在外國的使者們能處處留意不要有什麼損害中國和中國使館名譽的事發生。枝形燈架的光亮在和星光爭雄，這些光在地板上造成了一個一個光圈，當枝形燈架被僕人的手拂到時，

便在牆上顯出一個搖曳不定的舞影。樓梯引我們走出黑暗的深淵而到光明的地區，那兒有其他的枝形燈架掛在走廊裏，在那樓梯上黑暗的部份潛伏着魔鬼，當滿洲的小女孩頑皮地或者冒險地走近他的時候，他就會伸出她那可怕的魔掌一把抓住了她的辮子。

但是那一大間除了用膳時和就寢時，從來沒有機會走進的房間中有些什麼呢？我最愛那繁複的地方，至於那花園，到後來我不過比門內的旗杆稍歡喜一些罷了。一天有許多小孩來和我們玩——從他們那裏我們像小孩學語那麼容易地學會了許多日本話——我們就一同到旗杆那兒去。

牠是造在一個磚頭砌成的台上面的，旗杆就插在這些磚頭中間，頂上有一繩梯，一直引長到一個小小的臺，又狹又小，立在上面很覺危險。從台而上，旗杆漸漸地變細，一直到頂端。這裏，在白天就懸着帝國黃色的旗，上面有長着白鱗的藍龍。

台的周圍有一排籬笆圍着，台大約高出地面二十呎。當然，這是必然的事，我在許多朋友和兄弟姊妹羣中自以為勇敢，首先爬上了旗杆，叫他們也跟着來。

忽然，父親的書記出來看見了我，我立刻小心地躲在台上，但是他停下來了，向上望着。

「趕快下來吧！」他命令我。

「我不願意，」我粗暴地回答他，「你應該知道我的動作用不到你來費心！」

「趕快下來！」他重複地頓着腳說。

「我對你說，這兒是我的使館呀！」我叫了起來。「我的旗，我的台，我的籬笆，我的旗杆——你，不過是我父親的一個書記罷了！」

「這旗和旗杆是屬於中國政府的，」他高傲地反譏着我，他是從來不會尊重他主人的女兒的意思的。「女孩爬上旗杆是不祥的事！」

「哦，是的！」我突然向他屈服了，開始爬下來，用着一種足以叫這位書記擔憂的速度。我開始

去找尋一些東西，其餘的小孩仍舊等在旗杆下。等到我搜尋完畢回到旗杆下，那書記仍舊在那裏。我趕緊又爬旗杆，他並不知道我衣服裏裝滿了石卵子，直到我爬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旗杆的高處，然後把石卵子像雨點般向他撒來，他這才逃走了，後面跟着孩子們的笑聲。

每天遊玩，每小時遊玩，松樹腳下有着美麗的夢境，不必做功課。至於日本話，在和日本孩子玩耍的時候，自然而然覺得很容易了，可是，後來——

在這快樂的天堂裏，那河南教師來了，還同了一位日本教師，他們的來臨是紅芳那婢女來報告的。她總喜歡用女主人的口氣講話。

「又要讀書了，明天早晨八點鐘開始！」

太陽不見了，昏天黑地了。可是這一切都已決定了！

二二 禮義之邦

在沙市的時候，我可以從屏門背後去窺探來客的動靜，在武昌，那裏也有屏門或屏風可以供給一個九歲的好奇的孩子在它後面盡情地偷看。

在東京，也有日本屏風，在那後面，我可以大胆地看着使館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爲什麼不看呢？這並不是一件壞事情，我當時看到的一切現在還記得，而且願意回憶它，我那時候年紀太小，不能參加社會上的活動，可是我也像大人們一樣對那些感到興趣。

所以一有機會，我就躲到日本屏風後面，沒有人會看見我，並且我靜得像一只老鼠，這樣自然也沒有會聽到我。

有客來的時候，我們總用茶和糕餅招待他們，我不禁張着好奇的眼睛看着，因爲他們竟老老實實

地吃喝起來。當然，我們到別人家去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因為我們是滿洲人；可是在中國，這算是極不客氣的。

我看着這些人喝茶，喫點心，就想起在沙市的時候會有一個地位很高的女子來訪，她扭着一隻畸形的小脚，在那時候，這算是極美的。這女子來坐了整整一個鐘頭，却始終沒有說出她來的目的，雖然我們是早已猜到了，在那時候，如果一起頭就要緊把自己的來意說出來，也不講些應酬的話，那才算沒有禮貌的。可是這女子沒有靈巧的談鋒，所以她只好默默地坐了一個鐘頭。茶和點心拿來了，這是中國規矩。於是一家人團團圍住了桌子，各人用自己的筷挾菜到她的碟子裏敬她。可是她只是坐着，不說話也不吃。

「請用！」母親說。

「請用！」父親說。

但是雖然這點心是這樣的美味，就像一切中國食品一樣，因為我們廚子，在皇宮之外算是最好的了。這些食物高高地頂在她碟子上，她却什麼都不吃。假使我們不知中國的規矩——在那時候我的確不懂——一定要爲了她大大地不高興，以爲她不敢吃我們的食物，恐怕裏面有毒，或是烹調得不好或是其他類似的原因。

「請用！」父親說。

「請用！」母親說。

我看着這一連串的活劇，嘴裏爲着那貴婦人不肯吃的食物流涎。這婦人仍是不肯吃，直到父親和母親再來的請，她才拿起筷子來揀了一小片碎屑放到嘴裏，嚼了半個鐘頭。

我不能了解，但是到後來我終於發現了這原因。

這是中國人的觀念，就是說假如一個人到他朋友家去，他朋友請他吃東西，他老實不客氣地吃

了，這就表示他家裏窮得很，飯也吃不飽，餓得耐不住了，所以要緊吃人家的東西了！所以在中國人看來，不吃東西就是最好的禮貌！

於是碗碟都移去了，這位貴婦又坐了一個鐘頭，儘說些食物的滋味如何好——就因為她會吃過那麼一小片的東西——主人的招待如何週到等等，於是她預備告辭了。直到這時候她才說出她的來意。

「你的俸祿很高。我有一個姪子非常窮，所以想請你每月補助他二十塊錢。」

依照中國的規矩，這要求父親立刻答應了。從此，這二十塊錢的月俸就準時付出，好像父親真的欠了他的債一般；如果父親不答應這要求，就算是極沒有禮貌的。不過據我所知，父親始終沒有看見過這位中國貴婦的姪子。

每當有外國人來見父親的時候，我也偷看他們，把他們的行動和我們的作一個比較。也許爲這個原因，我似乎比一般滿洲人或中國人少國家觀念；我們的家裏，除了穿中國衣服——到後來我們也改穿了外國衣服——這一點外，幾乎是一個美國的、法國的或是英國的家庭，雖然我和我家裏的一切中國人都合得來，不管他們是北方人，他們的官話我聽起來最容易懂；或是廣東人，他們的言語我稍稍能聽，但不能講。

有一個日本女子是嫁給一個英國人的，他是常常到我們使館裏來的，我特別記得我母親說的關於這日本女子的話。

「她是個可愛的小傢伙。我很喜歡她。可是她有一句口頭語就是『你要知道』，往往要說無數遍。『你要知道』這，『你要知道』那，說得直要使人發笑起來！」

從此我就注意着這位日本女子。她非常漂亮，而且說着「你要知道」，惹得母親只想笑出來。有一天她又來了，我和我妹妹都在日本屏風後面。

我輕輕地對我妹妹說：

「快預備鉛筆和紙！母親說這女人不停地講『你要知道』，我要數一數她究竟講幾次。也許母親說的話是真的。假如是這樣，那末應當有人去告訴她一聲，她這種口頭語很使我母親討厭。」

於是我妹妹替我把鉛筆和紙拿來，那日本女子每說一次「你要知道」我就記下。

日本女子去後，我數一數紙上的記號，發現她竟說了五十三次「你要知道」！

我仔細地觀察外國人，久而久之，覺得外國人的習慣比我們中國人好得多，我敢說，直到今天我還是有這一種思想，這會給我招來了不少麻煩。

中國人把自己用的筷挾菜給客人算是招待週到。至於外國人，我發現，他們從不願意用人家嘴裏放過的器皿吃東西。

中國人來商量事情的時候，先要講許多應酬話，因為直捷了當地把來意說明就表示不斯文，不懂禮貌。外國人來商量事情的時候，一來就說明來意，從不繞着圈子說應酬話。我很早就發現，外國人做事迅速而有效得多。

對於日本人的過分的謙恭，我始終感到興趣。我永不會忘記那無盡止的鞠躬和「噓噓」的吸氣聲。我覺得從僕人們的閒談中最容易看出外國風俗和中國風俗的不同處。

當我們知道我們快要來日本的時候，對於僕人的工錢這一點很感到疑惑。——僕役長的工錢當然最高，我們剛到日本的時候是八塊洋錢，相當於四元美金！爲了這原因，我們的僕人都希望跟我們到日本來。

但是在中國，主人有客的時候，每個客人臨走的時候都有賞錢給傭人。這是一種舊規矩，直到現在。中國有許多地方還通行着這規矩。這是一筆很可觀的錢，平時由僕役長保存着，到一年三節的時候，就由他分給其他僕人。他自己當然得最大的一份，但是他必須負責公平分配其餘的賞錢，我從不會聽到那一個僕人爲着賞錢分得不公平而抱怨。有一次正是分賞錢的時候，照顧我們姊妹倆的阿媽竟

得了四百兩銀子，那差不多合二百五十塊美金；這些錢都是在兩個節日之間的日子裏積聚起來的。

當我們來日本的時候，僕人的工錢都增加到兩倍，當然他們就預期着將發一下財。當父親接待客人、設宴、開跳舞會的時候，這些僕人更夢想着一筆極大的收穫——可是想想看，外國人連「給賞錢」這種念頭都不曾有過，在日本除了工錢是什麼錢都沒有的！

不久，這些僕人都發現他們是吃了虧了，一個中國僕人一旦不高興，那是很難對付的。他們都要立刻辭職回中國去，那裏，客人總有賞錢留給僕人；這樣，我們就不得不讓他們中間的大部分離去，而找新的人來填補。

是這批僕人，他們最能直率地表示出對一切不同於中國的風俗的惡恨。

在他們計劃着要回中國，而還沒有公開地對父親母親說的時候，我會聽他們批評外國人和外國風俗。那個小脚阿媽已經跟了我們好幾年了。她對於這裏一切都非常痛恨，這就是那個從北京到通州時候，她爲了遺失首飾箱而痛哭不止的。

「想想看，」她憤怒地對僕役長說，「我們要在這種野蠻地方等四年！他們這裏不懂得我們的規矩，也不肯採用我們的規矩，外國人從來不知道做合理的事情！沒有賞錢給僕人……客人老實不客氣地吃主人家的點心……我們替他們做事，他們不酬謝我們……不停地講話……不祭祖宗……不在祖宗牌位前祈禱……我敢說，如果主人在這裏過四年，一回到中國，一定把祖宗的牌位都打破！他一定會再祭祖宗了！他一定要染着外國人的風氣了，因爲外國人不肯學中國人，而他又必須和外國人在一起。……」

「就是沒有到日本來的時候，你會看見過主人祭祖宗或祈禱嗎？」僕役長說，「哦，我知道在有許多地方你是對的。但是你說外國人會改變我們主人這却錯了，我們主人在來日本之前早已改變了，或者他是生來就和別人不同的！」

當然，我就跑到父親那裏把這些話都告訴他，父親不信什麼宗教，完全依照他自己的思想生活，可是他也不干涉別人的信教，也並不說起這會事，他認爲每一個人，包括他自己，應該有他們各自的宗教觀念。所以當我告訴父親那些僕人所說的話，他只笑笑而已。

「我不會搗毀祖宗的牌位，」他說，「也不會污辱祖宗的墳墓，我將仍舊像以前一樣，依照規定的日子掃墓，和其他滿洲人沒有兩樣！」

這樣下去，幾個星期後，那些父親拜訪過的客人都來回訪了，或是後來父親反拜訪了些什麼客人，他們也來回訪了，我就在日本屏風後面注意着，直到我記熟了各國的不同的禮節。

二二一 櫻花園遊會

密斯瀧川是日本皇后的一等女官，也是我們使館中的一個常客，我漸漸地對她發生極大的好感。她是我母親知己的朋友，我常常聽她們講日本朝廷裏的事，到後來，我忍不住要自己到宮裏去見見日皇帝后和宮裏一切情形。在我看來，密斯瀧川是個不容易接近的人，因爲她總是和日本的大家物在一起，而且難得離開皇后的左右。

做一個宮眷是多麼有趣的事啊！密斯瀧川常常和我講話，她並不把我當一個小孩子看待。那時候我是十二歲，學習日文進步極快，密斯瀧川很喜歡我。她以爲我不止十二歲，這或許是因爲我穿了滿洲高跟鞋和長袍的關係。因了這種年齡上的錯誤，使我在日本的時候受到了生命史上一次極大的幸運。

日皇帝后要舉行一個園遊會，我的父親和母親當然在被邀之列，可是在請帖上，竟說明了請「小姐」也來，這是多麼驚喜的事！這裏所指的「小姐」，除了我還有誰！我那高跟鞋和長袍竟使我變得

像十六歲的姑娘，所以也被請去參加園遊會——櫻花園遊會了。多麼美麗的會呀！

「她年紀太小了，不能去，」母親說，她聽說我被邀請了，也是和我一樣的激動，我是高興得要發狂了。「讓她留在家裏吧！」

「嘖！嘖！」父親說，「這不是在中國呀！這裏是日本，我們可以更自由地做着我們要做的事。人家看得她比了她實在的年齡大，覺得她可以參加，那又爲什麼不讓她去呢？這也可以讓她長長見識呀！」於是母親也同意了父親的主張，答應我同去參加園遊會了。

我的熱望和好奇更使我覺得日子過得慢，但是最後，這一天終於來了。我們穿上最美麗的衣服，由使館出發進皇宮了。又一次地走過那些狹小的街道，和兩旁雪茄烟盒一般的小屋，行人們穿着假期的禮服看我們。

漸近目的地的時候，後面跟的人愈加多了。我驕做得好像一切設備都是爲了我一個人。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要去見日本的皇帝和皇后了！

當我們行近皇宮花園的大門的時候，衛兵前來把跟在後面的人趕走。走進這大門，是一個公園似的地方，園遊會就是在這裏舉行的。這裏的衛兵都穿着制服，佩着寶劍，在午後的陽光下閃閃地發光。他們身體都很結實，可是樣子有些滑稽，有些兵甚至帶着眼鏡，這是很少見的。這是個好日子，上帝似乎在慈愛地對着皇帝皇后微笑。各國的外交人員這裏的衛兵都認得出，所以當他們的車子經過的時候，衛兵們都要行敬禮——當我們的車子經過的時候，他們也向我父親行禮，但是我點點頭微笑着，似乎這禮是對我行的。就是到現在我還懷疑着，難道這敬禮中沒有一小部分是爲着我的嗎？

不久我們到了大門口，門前有許多日本官穿着最好的衣服在招待來賓並檢查請帖。他們對於請帖看得很重。沒有請帖的人是毫不客氣地被拒在外面的。可是我們却不同了。辮子，光頭，是到處聞名的，他們沒有要我們的請帖看，但是我們仍舊給他們看過。

進了門以後，我們就可以在各地自由玩賞，這真是一個華麗而神奇的地方！滿眼望見的都是一片片粉紅色的櫻花海。落花鋪滿了地面，像地毯一般地任人踐踏。樹木茂盛得在好幾處地方遮蔽天日。無盡止的曲徑和無邊的櫻花海。

在小山上，櫻樹載着滿身粉紅色的櫻花，高舉在上，用玫瑰色的微笑迎接着陽光。高大的松樹像步哨似的分佈在各處的櫻花叢中。這時候是午後兩點鐘，還要過整整的兩小時，皇帝皇后才會駕臨。這裏有的是各國的外交家，日本的大商人，和旅行家。——這種旅行家對於每一件事都要加以批評。似乎他們以為別人都是聾子、啞子和瞎子，或者是不懂英語的，或者他們不計較這樣做會給人家怎樣的印象。他們用着目空一切的神氣高聲地自由地發着惡意的批評。我後來一直奇怪這些人怎麼竟忽略了這麼一件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他們這種舉動將影響他們自己國家的聲譽，因為他們就是代表他們國家的。

兩小時很快地過去了，因為這裏有很多可看的東西，但是我感到有一些失望，這裏並不像我們北京的宮裏那麼富麗。不過那時候，我還不會進過北京的皇宮，只是憑人家的傳說和自己的孩子的想像來推測。雖然這樣，這園裏的一切佈置都很恰當。大體說來，日本人無論做什麼事都做得很好，並且招待客人也非常有禮貌，不斷地點點頭彎腰和縮氣。

這個宮不比京都的宮小，但是這裏不像中國宮殿那樣有美麗的色彩，雖然建築方面是比中國的新式多了。

將近四點鐘的時候，我已開始等得不耐煩了，忽然在擁擠的人羣中起了一些騷動。儀式的主持者瀧川伯爵，就是以前所講到的宮眷的父親，站在門裏面，用日本語喊道：

「皇上帝后駕到！」

於是人羣中更加動亂起來，都爭先恐後地想上來見見這兩位日本的大人物。帝皇經過的道路兩

邊，站滿了各國的外交人員，後面是那些不敢透氣的大商人和旅行家；除了那些旅行家外，每個人都脫了帽子。

於是這兩位我第一次見到的日皇后從大門進來了。我雖不是外交家，却決心把一切看個仔細，並且自負地希望自己也被他們看見。如果皇帝皇后不會看見，那我這漂亮的新旗袍穿得豈不可惜！所以當別處的人也走上來排到外交家的一排的時候，我站在外交家的前面自成一排，那裏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巧得我站在比利時大使第安納西的正中前面。他是這樣矮小的一個人，而我又穿了高跟鞋，竟把他的視線完全擋住了。但是直到現在我的衣服還是由兒童服裝部做的，所以你可以想到，第安納西決不會從形態上的大小來判斷我的地位。

「你沒有資格站在這裏！」第安納西抗議着，「我什麼也看不見了！」

雖然他是比利時的大使，我也不服氣，仍舊站在原來的地方。

「這麼個小孩子有什麼資格來參加這種園遊會？讓開些讓我看看。裕庚帶這麼個小孩子來參加園遊會實在是不應該的！」

我覺得受了侮辱。

「既然我只是這麼一個小孩子，」我對第安納西說，「爲什麼你比我還矮，不能從我頭頂上望過去？好吧，讓我伸出手來，請你站在我的手上看看吧！」

我必須爲這位十二歲的女郎的鹵莽抱歉，但是你們要記得她的目的是不但要自己可以看得見，而且要自己讓皇帝看到，所以她對比利時大使這樣無禮，而堅決地要站在原來的地方，在皇家園遊會舉行的時候，她早已把第安納西忘記了。

當日皇和皇后經過的時候，大家都低下頭，旅行家高聲地評論着，我把皇帝皇后看了個飽，可是他們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好看。因爲他們都是穿的西裝，而且他們的裁縫或許根本不懂得西裝的樣

子。皇帝的衣服非常不稱身，我很擔心在儀式的中途他的衣服會掉下來，我也會注意到這會中其他重要官員的服裝，以我那時候的年輕人的目光，我在他們服裝上找出不少缺點。有許多伯爵穿着燕尾禮服，一位公子穿一件外套，戴一只絲織的高帽子，可是那帽子大得把他兩只耳朵都遮住了，領帶上配着虹一般的顏色。善於模仿的日本人那時候正在採納西方的服式，而且在進行服裝上的革命。他們的衣服是高貴的，可是在我所遊歷過的地方，我沒有看到過衣服的樣子有這樣不講究的。

女人都穿着名貴的錦繡衣服，也算是裁成西式的，一頂可笑的小帽子孤伶伶地堆在髮髻中間。皇帝皇后經過我們的時候，向我們點頭微笑，於是走進一個帳幕似的建築物，只有屋頂，沒有牆壁，這裏是皇帝皇后接見來賓的地方。我就決心要和皇帝皇后握一握手。

每一個有地位的外交家，隨着瀧川伯爵的指示，走前去和皇帝皇后握手，隨即退到相連着的一所房子裏，那就是用茶點的地方。

「裕庚先生！裕庚太太！裕庚小姐！」最後這終於來了，當我還沒有知道是怎麼一會事的時候，我發現我已在和皇帝皇后握手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覺得有一些窘，可是心裏却充滿了驕傲，當我看到密斯瀧川宮眷，也是母親和我的朋友，她站在皇后旁邊向我們點頭微笑，告訴皇帝皇后關於我的事，說我正在學習日文。皇帝皇后都說很好，這對於日本是一種極大的榮譽！

作爲一位大使的十六歲的女兒，我就這樣被招待進日皇的宮殿了。雖然我實際只有十二歲，可是從此以後，我永遠不再以爲自己是十六歲以下的孩子了！

於是我們也到相連的一所屋裏，這裏也是沒有牆壁的，有一只大桌子，上面放滿了食物——咖啡、茶、凍肉以及許多其他食物，不勝枚舉。可是這些都不在我眼中，我是個和日本的皇帝皇后握手的人！——這後面是一大隊人員，他們的責任是侍候來賓。

在這個非正式的集會上，甚至於官吏們也幫着用食物來侍候客人，他們給我這個，我就吃這個，

給我那個，我就吃那個，可是我從沒有辨別過它們的滋味。

我已經和一個強國的皇帝皇后握過手了！

父親母親也在那裏！

二二三 父親的宴會

在我父親之前，中國駐日大使往往是不受歡迎的，他們被認為是一種不可信任，不能了解的外國人，這原因是很簡單的。

各國大使一到日本，先要受到當地日本政府的招待，然後依次接受先在日本的各國大使的招待，各大使互相拜訪，互相設宴招待對方。

可是中國大使，直到現在，只有受外國大使的招待，自己却不招待別人，除非趁他的自己高興。他們總以為自己的行爲外國人是不計較的，所以沒有答謝外國大使館招待的必要。

可是社交場中的規律是永遠不變的。當中國大使由於無知或吝嗇不還請人家的時候，他們便漸漸被擠出外交家的集團，於是他們就成了孤獨的人。孤獨的人是從不會受人尊敬的。這確是一件驚異的事，就是說一個國家命運究竟全寄託在她的代表人的日常禮節上。

然而父親却和他們不同，他謹慎地還訪着每一個來訪過他的人，凡是他的禮節上應做到的事，從不疏忽，尤其在日本，禮節就是做人的基本條件。因爲父親能這樣謹慎地遵守規則，不管他本人是怎樣不喜歡它們，他終爲中國爭到了威信，這是在他以前的任何一個大使所沒有做到的。

爲了父親在日本工作成績優良，日本皇帝送了他一個勳章。

現在是輪到父親來招待人家了，我瘋狂般的興奮着，我覺得除了和皇帝皇后握手的事情外，沒有

事情能像這一個招待各國外交家的大宴會更使我興奮了。曾經有一個時期，我有着很大的希望，想加入那些外交家的集團。自從參加了那神奇的園遊會之後，我已不再是十二歲的孩子了。

可是對於父親母親，真糟糕，我還是十二歲，這樣我就自然而然被摒棄在宴會之外。可是他們忘記了廳裏的日本屏風的用處，在它背後，一個十二歲的好奇的孩子，可以自由地往每一個方向看，可以看到廳外面的花園和我自己的小天地，小人國境；可以看到恰巧在大門裏面的兩間衣帽寄存室的門，面對面地排在大廳的兩邊；可以看到會客廳，那裏父親和母親等候着迎接客人；可以看到餐廳，那裏是來賓入席的地方；還可以直接到那大舞廳，那裏是來賓們餐後休息的地方。

一點鐘一點鐘地過去，我在屏風後面幾乎是屏着氣，因為我恐怕人家聽到我的聲音而把我趕走。當我看到那些高貴的先生和太太們從大門口進來，走上走廊，走進衣帽存放室，我的眼睛由於過分興奮而張得大大的。

男子都穿着黑色的精緻的服裝，大都穿着靴子，全佩着勳章，有些有很多勳章。婦人們進了衣帽存放室後，稍稍過幾分鐘再出來——使我氣都屏住了！鮮豔的晚服，美麗的頭髮上點綴着發光的鑽石，還插着雪白的羽毛。有些戴着嵌金剛鑽的飾帶，好像是皇后或宮眷。所有的女子都穿着拖地的長裙，當她們走進走廊的時候，用手把長裙提起，經過我躲着的地方，到會客廳裏去和我的父親母親招呼了。

至於母親，她永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雖然她的衣服又硬又大，可是這却使她顯得更高貴。當這些女人用莊嚴的步伐，神祕地在我前面經過的時候，我就想像着：假如我自己穿了這樣的服飾，那長得必須拖在手裏的裙，頭上這麼多的裝飾品，金剛鑽、羽毛，我將覺得怎樣？我將怎樣的美麗呀！於是我就從我的幻像中看到自己穿上了這樣美麗的衣服，在小人國百姓面前跨着優美的步子走着，但是我現在只有十二歲，也許將來可能有這麼一天。

在女子衣帽的存放室中，有一個日本阿媽侍候着，對面的男子衣帽存放室中也有個日本男僕侍候着。這些事我們都用日本人做，因為中國僕人都不懂日語，也不願意學習。

這一切是多麼莊嚴、古板，可是我眞羨慕這種富麗的場面。我假想着自己是個貴婦人，挽着一位高貴的美男子走進一個華麗的客廳。——譬如像土方少校，他曾在德國受過教育，不住地並着腳跟，把兩手放在腹部向太太小姐們深深地鞠躬。他腹部又是被衣裏得那麼緊，好像穿了小馬夾似的。

母親往往費了許多時間佈置這種宴會，因為在一個大人物的集會上，事事都必須依照規矩，並且會中一定有日本人做陪客，因為我們是在日本國，各來賓的地位也是以他們在日本的久暫而分；年代愈久的愈受尊敬。

在會客廳門口，有一張小桌，這是一張非常重要的桌子，因為這上面有一張卡片，註明各來賓在餐廳裏的座位。這張卡片必須給每一個男賓看過，讓他們可以確實知道自己應坐的地方——又因為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階級和地位，所以這張卡片上所註的不可以有絲毫錯誤。除了這卡片，每個男賓還有一張小紙條，這上面印着這樣的字：

「請你邀請……」

這後面就是一位女賓的名字，這位女賓就是這位男賓進餐廳的時候所一同帶走的，她就坐在他的下一個位置。這樣，在入座的時候，就不會有人爲着找尋適當的座位而繞着桌子亂跑。要準備這樣一個正式的宴會確是不容易的事。

客人開始聚集起來見我美麗的母親和莊嚴的父親了——沒有人會想到他的女兒是個頑皮的十二歲的孩子，常常躲在日本屏風後面不怕羞地偷看着來賓。

男賓們慢慢地彎着腰，日本人兩手按着腹部，發出恭敬的吸氣聲——「我卑微的氣不能吹到你」，笨拙而呆板，却很大方。

房屋的佈置也是極華麗的，中國使館的會客廳是個美麗的地方。窗上掛着藍底繡金的窗簾。一只書桌上的裝飾和窗簾的設計相同；一盞法國的枝形燈，從天花板上望下來，和女賓們頭上的珠寶爭光。在門的對面靠牆壁處，排着許多長桌，上面放滿着日本花瓶、古玩等。有一個凸形窗有着半圓形的窗座，襯着柔軟的墊子，也是像窗簾一樣是藍底繡金絲的。母親會費了許多時間設計這些東西，就是她們客人，對於這會客廳也感到特別的留戀。可是這從沒有我的分，除非這裏面是空着，父親母親都在別處，那天我可以偷偷地溜進去，假裝是一個貴婦人，挽着一位幻像的美男子踱來踱去，喃喃地向主人主婦說些應酬的話。總之，我自己招待自己，一個人兼做全體客人，主人和主婦甚至還有那日本屏風後的十二歲的小姑娘。

應酬話都說過了，每個男賓都記熟了卡片上的小紙條上的話，於各人向所指定的女賓伸出臂腕來挽着她進餐廳，經過走廊的時候，我第二次欣賞了這莊麗的行列。漂亮的太太小姐，高貴的男賓伸着臂預備接受纖小的手。從會客廳、走廊一直到餐廳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因為起先放這屏風的時候，就是按照我這種特殊用處而放下的。然後入座了，日本人最先，依着次序下去。

燦爛的燈光使餐廳顯得更華麗了，在燈光下，我看到了這宴會的真正的奢華。父親坐在桌子的一端，母親在另一端——由於我曾經在屏風後面看過無數次這樣的宴會，所以現在，在我的記憶中，我又看到了這一羣大人物，在這中間，我特別注意於這一兩個人。

奧間是日本的外務大臣，胸前佩着許多勳章。法國大使，佩着紅勳章；比利時大使第安納西，矮小而又重要。十方少校，他是第一個使我醉心的人。現在回想起來，真不懂我當時怎麼會愛他，大概是他那蠟製的假髭獲得了我的歡心，或者由於他並緊的腳跟，他的筆挺的制服，他的——不管是什麼，我總覺得不是少校本身有什麼地方值得一個十二歲的滿洲姑娘的愛。

這裏有許多僕人侍候着客人，食物很神祕地從屏風後面傳出來，這屏風擋住了一個通到伙食房的

小門，伙食房裏在準備着適合這些貴客胃口的食品。這是一個時間很長的宴會，陪伴着高貴的對話，盡情的大笑，受了禮貌的壓束變成溫和的微笑，因為沒有一個有身份的人可以在這種正式的宴會上高聲大笑的。

我還忘了提起會客廳地板上的地毯，不過這並不重要，這只是總是專供給男子踐踏和女子的長裙拖過它上面的。

餐廳裏的傢具是烏木做的，一切陳設都和這相做。從會客廳到餐廳就好像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

碟子都是日本出品，但都加上我們自己的飾章。我很奇怪我當時竟毫不厭倦地等候着宴會的結束。我的確不感到厭倦，我非常興奮，而且我覺得我和那些來賓，甚至和父親母親都是處於同等地位。

最後宴會終於結束了，於是男女來賓又在我前面經過，莊嚴地走到走廊盡頭的舞廳裏去，那裏，在我看來是個最空曠的地方。

我不能看到那裏的一切，因為假使我的屏風一移動，難免要引起人家的注意。可是舞廳裏的樣子不很熟悉，一個大空場，有着塗蠟的地板。舞廳四角有四盞大枝形燈，音樂一奏，跳舞就開始了。沿着牆有一排座位是給女賓坐的，舞廳的一端有一座台是樂隊奏樂的地方，那裏有鋼琴、凡啞玲、大提琴、銅角和笛。

多麼好看的舞啊！多麼莊嚴而有禮啊，那優美的點頭和彎腰、日本人的吸氣聲、婦人們的小鳥一樣的啾啾聲、靴子踏上塗蠟的地板上的嗒嗒聲，還有那華麗的制服！

他們跳的舞在現在已不通行了，長而慢步的舞現在看起來是很滑稽的。每場舞結束的時候，在樂隊的附近有牛乳、啤酒等的飲料，男賓可以帶着他的舞伴到這裏來休息一會。

在我的頭頂上面，就是舞廳對面的牆上，我可以看到一張中國畫，這是我唯一能夠看到的畫，但是我知道，在舞廳的牆壁上，掛滿了這一類畫，並且或知道，舞廳雖是個空曠的地方，却很華麗、莊嚴，適宜於做大人物的住所。幾年後，我再回去看看那使館，覺得渺小不足道，也許因為我見識已經很廣了。

但是經過一個類似一架特別的望遠鏡的東西，我可以看到那些跳舞的人彎着腰，搖擺着身子，在這幅中國畫前左右移動。直到音樂聲在我耳朵裏變得遲鈍了，婦女們啾啾的談話聲像剛醒來的小鳥的叫聲，靴子踏着地板的聲音變成了單調的催眠曲，我發覺我在自己房裏被紅芳的手搖醒了。

「起來罷，瞌睡蟲！你的早飯已經冷掉了，教師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二四 中國的大政治家

我們在日本大約過了兩年，父親忽然收到一封信，說中國最大的政治家，不久在他周遊世界的旅行結束的時候將要到橫濱來。

父親接到這信的時候非常興奮，趕緊預備着見他，並且在橫濱招待他，還請了許多外國人一同由東京趕到橫濱。

我極巴望着我也得到一份請帖，一則因為父親的確需要我去，二則我知道這樣一來，我至少可以有幾天不上課，而最大的原因還是我對於這位曾經環遊世界的大政治家感到興趣。

關於這個大人物的有趣的故事，大家都在談論着。我也聽到了好幾次，在廚房裏和會客廳裏，大都經過了三次、四次甚至五次的轉輾相傳而來的。

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當他忽然想到爲着中國的利益他必須環遊世界一次，而且他的計劃已得

到太后的同意後，他就仔仔細細地爲自己的旅行準備起來。

據傳說他最怕死在外國，因爲他是個真正的愛國者，一想到他或許會死在外國，甚至於葬在外國，他便渾身發抖了。所以當他一知道旅行已決定了，他便盡力地替自己準備得周到、妥貼，他是個怪僻的人，最怪僻的一點就是在旅途中，他帶到一只中國製的棺材，他囑付人家，萬一他死了，必須把他放在這只棺材裏，那末即使要葬在外國的土地上——當然在可能範圍內他還是竭力避免這種不肖之舉——他總算還是睡在中國的棺材裏。

這只棺材也許和他的名聲很有關係，但是他的偉大和怪僻確是不可否認的事。

於是我就從父親那裏探聽這位大人物的事情。

「他的地位比你高嗎，父親？」我問。

「哦，是的，」父親說，「每次太后要做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時候，總是想到他，他從前做過總督，現在是樞密大臣，地位幾乎和太后的心腹榮祿相等。」

「他是什麼爵位？」

「他是侯爵。」

「但是侯的地位不如王，你是王呀。」

「我的爵位是世襲，我並不靠着它來升官。我是個滿洲人，他是漢人，他的爵位是賜與的。」

「那末爵位的大小對於一個官的重要與否果真沒有什麼關係嗎？」

「這事情是非常複雜的，」父親耐着性子解釋，「我的爵位雖比他高，可是他的官職比我高。而巨太后還賜他一種特別的榮耀……」

「什麼榮耀？」

「我可以戴單眼翎毛，他却可以戴雙眼翎毛，那是非常名貴的。他有太后所賜的黃外套，我却沒

有。他可以騎着馬在禁城裏行，我却不能。總之，凡是太后權力所及的，都答應他了。」

「可是他真的有你那樣能幹嗎？」

「當然啦，痴孩子，他的確應該得到這些光榮，他很有才幹。爲什麼你對他這樣感到興趣？」

「我不願意聽到別的官比你更加榮耀！」

父親聽得笑起來了。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他說，「我一向佩服他，尊敬他。他爲中國做了不少事。他這一個將要結束的旅行，也是爲的替中國交好於隣國。我雖然也做過這種事情，可是不如他那樣的直接。我多少有些像外國人，並且，或許沒有這一位將要駕臨的大人物那樣愛國。」

汽船在兩天之內就要到了，我們都到橫濱去迎接這位大政治家。父親在橫濱大旅社爲他定了最好的房間，他在橫濱大概不能等久，但是在參加宴筵，我父親特地預備的，並且有許多日本人和外交家參加的宴筵之前，他還要休息一會，抽一會水烟。這樣好的房間專爲一個人住數小時，未免太奢華了吧！並不，爲了這樣一位大人物，無論什麼奢華的東西都不能算奢華。

我不大知道我所要見的這一位是怎樣的人，雖然直到今天，他還是個中外聞名的人物——那時候他還沒有簽訂對八國聯軍的和約，但是當我一看到他的時候，我就對我父親表示失望。

「原來他也祇是個平常的老人。」

雖然父親責備我，我却爲了能够批評這麼一位大人物而感到驕傲。

這位政治家穿着一件中國的大棉袍，一雙棉鞋，看來好像是個低賤的人。他的灰色的鬍子一直垂到胸前，雖然他長得不難看，有一個魁梧的身體，可是我却不禁要覺得他的衣服大不整潔了。父親說他就是穿了這種衣服旅行的，他有這麼一種脾氣，不肯把自己國裏的衣服脫下，就是在美國的時候也是這樣。

父親見了他，他們的談話給我的印像已模糊了，不過我清楚地記得他和父親談起過許多事情。他是個極胖的人，要是人家不知道他做過這件多大事情，一定會覺得他很可笑。

在慈禧太后統治下，沒有一個人受過像他那樣高的待遇，可是當事情做壞的時候，也沒有一個人會受到像他那麼重的責備。太后最信託的就是他，幾乎他的話就是法律，但如果依了他的話而事情沒有辦成，那末太后就要對他大發脾氣，把他革職，追回以前所賜的一切榮譽，但是等到太后再需要他的時候，便一切都恢復舊樣子，還要給他添些新的榮譽。

自從離開中國後，恐怕他是我們所見到的第一個中國大官。他顯得很粗野，因為我在東京的使館裏看到過許多西方的禮節。可是他做的事情中，有許多實在是使人討厭的，不過他認為他的名聲使他不得不這樣做，雖然他自己不一定願意這樣做——的確，在中國是有這種情形的，他在橫濱大旅社的精緻的房間裏吸着水烟，把烟灰敲在地板上、地毯上。無論什麼時候，他需要吐痰的時候，就隨處亂吐，還有許多別的事情。

但是……

他是個大人物，他做的事不會錯的。請你記得我現在是在敘述我童年時代的記憶，對於這位大人的估計也只是一個好批評的孩子的估計。

對於這位政治家的迎接的確是很隆重的，他却認為這是當然的事，就像他在這次旅行中經過各地所受到的歡迎一樣。

他有很多的僕人，吃飯的時候，他們總站在他椅子背後侍候他。無論他到什麼地方總跟着他，從他的表情去猜測他的意思，做他的最忠心的奴隸。假使他回過頭去要對僕人說話了，還沒有開口，立刻就是……

「喳」所有的僕人一齊喊道，聲音齊得像是從一個大嘴裏喊出來的，不管他是只要一個鹽瓶，所

有的僕人一齊跳起來侍候他。當然，誰都不能像這位大政治家那樣被忠心地侍候着。但是父親覺得讓這羣粗野的僕人一齊到橫濱大旅社的餐廳裏去實在不像樣，因為這裏有不少的日本侍者和男僕。所以他教政治家的僕人和別的隨從等在一起，等叫他們的的時候再來。

他們照着做了，並且發生了嚴重的後果，我們不久便可以知道。等到叫他們的的時候，他們出來了，於是我們這一羣：日本人、官員、各國的外交家、各種人都聚在一起向這位大人物致敬——一齊送他到船上，在那裏，我們就和這位「非常普通的老人」說了「再會」。

我們回到旅館裏，並且在那裏耽擱了一個星期，因為汽船脫班了。當旅館帳單送來的時候，一看竟有八百元之多，父親說這簡直是不合理，這幾間屋不過給那位大人物住了幾小時罷了，於是這位盛怒的旅館經理帶我們到房裏去看看。

這些僕人沒有虛度了他們的光陰！

他們不懂得水管子，把它打開了取水，等到旅館裏的僕役發現的時候，房裏已浸滿了水。這些僕人會吸他們主人的水烟，把沒有熄滅的烟灰丟在地毯上，地毯被燒了十幾個洞。他們打破了洗滌盆，把許多名貴的傢俱毀壞了。總之，他們把最精緻的房間弄到破敗不堪。

於是父親付了賬，當然，關於這件事，這位大人物始終沒有知道，父親也不去向他要求賠償。這是中國的規矩，官員招待貴賓的時候，一切都得依順他，不可以出怨言，也不可向他清算爲他用掉的錢，就像我父親所用掉的八百塊錢一樣。

但是過了一個時期，父親把這事告訴了伍廷芳，——他曾經在華盛頓做過大使。伍廷芳笑了笑。

「他的僕人在紐約的大旅館裏也幹下了這樣的事，」他說，「我不知道這筆賠償費是誰付的。那末你預備去向他算還這筆錢嗎？」

父親笑了。

伍廷芳也笑了。

他們一同談着，彼此交換着意見。

「有什麼用呢？他是李鴻章呀！」

幾年以後，當父親的東西移交給我的時候，我發現一本舊賬簿，那裏有一行這樣寫着：

「在橫濱招待李鴻章，用去八百元」。

二五 中國「外交」

父親在日本的主要任務就是維持戰後的中、日兩國的邦交。在這一章裏，我們就要看到在父親這艱難的工作中幾件中、日合作的事情。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戰後日本人對於辮子光頭的仇恨這樣深，就是用遍了全世界的合作互助的方法，也不容易克服他們的偏見。但如果根本不合作，甚至於互相對立，那父親的任務永不能完成。

父親當然也看清這一點，就是中國的風俗在日本是不能行的，因為日本人不了解它們。所以父親儘可能地採取日本風俗，就像他以前出使別的地方的時候採取他們的風俗一樣。所以只要在他權力範圍之內，父親總把最大的同情和讚美給與那些國家。

我們在日本許多時候，父親才發覺他的一等祕書是他的敵人，而是個很可惡的敵人，因為他瞞着父親幹事。那時候，朝廷正在懸賞捉拿孫逸仙。消息從世界的每一個角裏傳來，凡是住在外國的中國人，袋裏總要帶一張孫逸仙的照片，把過路人仔細端詳，希望能捉到孫逸仙而得到賞金。

慈禧太后對於孫逸仙和他的宣傳恨到極點。如果在太后活着的時候把他送回中國，那是一定有生命危險的。

可是在一個忙碌而緊張的日子中，父親收到一封北京來的電報：

「孫逸仙在日本，立刻把他逮捕。」

當然父親立刻知道這並不是朝廷裏來的命令，所以把它擱在書桌一两天工夫，一面考慮着關於這件事應當怎樣對付。直到第二天的末了，父親才發現了一些關於這電報的線索，並且知道，使館裏正布着一股勢力在破壞他在日本的全部工作。

「對於孫逸仙的事你預備怎麼辦？」父親的一等祕書問。

「我能怎麼辦呢？」父親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即使知道，甚至於看到他在我使館面前，我也不能在日本的領土上逮捕人呀！」

「那末你應當去請求日本政府將他拘獲！」

「找出孫逸仙來，或者給我證據他確是在日本，並且躲在什麼地方，那我自會取必要的步驟。可是對於一個毫無根據的謠言，我不願意表示什麼態度。」

「但是這是一道逮捕孫逸仙的命令！」

「這不是朝廷發出來的，除了朝廷的命令，任何關於孫逸仙的命令我可以不服從。」

一等祕書非常固執，但父親也堅持自己的主張。父親很奇怪，為什麼這電報獨獨拍給他？究竟是誰拍的？這裏面包含着什麼意思？

不久父親又收到恭王的信，還附來一封父親的一等祕書給他的信，這封信的大意我記得是這樣：

「裕庚應該受到彈劾。這裏是日本，可是他把所有的中國舊規矩都廢了，而採取日本規矩。他是個叛徒。他不保持一個中國大官的尊嚴，也不保持中國在外國的尊嚴。他是個叛徒，因為他以平等地位對待日本人，而不認為他們比中國人低微。並且我聽說孫逸仙現在在日本，裕庚知道他，並且和他有關係，同情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幫助他隱匿在日本！」

何論那個讀過歷史的學生都知道，假使這一番話證實了，那我父親是毫無疑問地要被革職的，因為太后恨孫逸仙比任何一個人都甚。因為外國庇護孫逸仙，所以太后對外國也更恨，他常想把所有外國人都趕出中國——爲了達到這種願望，她曾在拳匪之亂的時候命令端王去燒燬在北京的外國使館。我們的一等祕書的信在北京的官場中會引起一度的激動，靠了恭王和父親的友誼，情勢才稍稍緩和下來，就是皇帝和太后讀了這封信，也沒有什麼批評，只說放着以後再說，這也就是說不要管這件事了。

父親並不對一等祕書說起這件事，只是要他爲自己的話找出證據，他當然不能的，因爲據我們知道，那時候孫逸仙並不在日本。但是這封信給父親一點啓示，就是在他的下屬中有他的仇敵，那仇敵拿了父親所給的薪金，而暗中却在設計陷害他。每當有人對父親說起這件事，叫他辭掉這個祕書的時候，他總是這樣回答：

「我在這裏總是盡我的責任，照我認爲對的方法去做。假使皇帝太后對我不滿意，他們可以召我回去，另外派人來代替我。如果我辭掉這個祕書，那末別的仇敵一定要起來代他說話。」又因爲父親辦事公正，賞罰嚴明，竟和使館內外的中國人結了冤。

有一個日本人向父親控告神戶中國商人，從中國偷運一批很值錢的貨物到日本，用船裝到神戶去了。雖然對於這件逃稅的案子日本政府也有權處理，可是爲了表示兩國的和好，他們把這案子交給我父親辦理。父親立刻派他的一等祕書去調查，調查結果，說完全是日本人誣告。

但是爲了保持兩國的友誼，父親又派了他的二等祕書，請日本的官吏陪着一同去審核一遍，結果證明是那中國商人犯罪，於是父親立刻命令把他的店封掉。

我們的一等祕書，雖然他自己也查明了中國商人的罪行，可是他却寫信給北京的監察使，叫他到朝廷去上奏章，彈劾我父親，說他袒護日本人而欺侮中國人。不管是非曲直，奏章終於上了。在日本

的中國人原該得到中國使者的保護。可是這一次，也像以前彈劾父親的奏章一樣，成了懸禁，而且漸漸被遺忘了。

幾年後，太后會當着我面對我母親說起過這一連串的彈劾我父親的奏章，並且這樣解釋着：

「我從來不相信他們，裕庚是榮祿推薦的，他像榮祿一樣的忠心。」

但是當父親懲罰中國走私商人的消息傳到中國僑民的耳朵裏的時候，大家都咆哮起來。有些竟到父親這兒來質問，總括他們的意思是這樣：

「不管中國僑民在日本幹了怎樣的事，中國大使總應該袒護他們，即使他們錯了，也該替他們辯護，設法把這件事扯開去，抹殺他們的罪行，至少對於中國人的罪行應當裝作不知道。在外國人頭上佔些便宜有什麼關係呢？中國僑民不是一向爲所欲爲的嗎？」

自然父親不願意爲這些人費口舌，就像他對付他的一等祕書一樣。這位一等祕書袋裏正藏着一張孫逸仙的像片，希望能捉到他而得到一筆賞金。

這些只是父親所遇到的困難中的一小部分。彈劾父親的奏章泉水似的流到朝廷裏去。

不久消息傳來說有一個代表團已由中國派來考察財政，這一團裏包括李模楷，三個祕書、兩個翻譯、兩個李的僕人、一個理髮匠、一個廚子和每個祕書的一個僕人。

李的一等祕書我記得很清楚，他的名字叫王大琪，以後我還要講到他。父親知道這代表團到了，就派他的一等祕書到橫濱去迎接。他自己太忙了，不能去，也沒有去的必要。我們的一等祕書把代表團帶到東京的使館裏。李一進門就責備我父親不到橫濱去迎接他，末了說：

「立刻陪我們到我們的寓所去！」

「我沒有爲你預備房子，」我父親說，「我自己的家屬需要這裏全部的屋子。」

「你不知道我來嗎？」

「那有什麼關係！你考察，自有公費給你，像我一樣。你自己可以去住旅館，我不能為你預備房子。」

「叫你的秘書讓出屋子來！」

「對不起，我沒有屋子給你！」

李模楷的一等秘書有趣地聽着這一番話。從此父親又和代表團結了冤，單是爲了他不願意毫無理由地供養這十三個人的代表團，尤其是當他知道這代表團來，朝廷供給了大筆款子——很明白的，李模楷是想吞沒這筆款子，而要我父親來代他付出一切費用。

於是李模楷的秘書和我父親的秘書開了一個二人會議，批評我父親，於是這個財政考團也改變了他們的任務，不是考察財政，而是來監視我父親了；雖然我得聲明，李模楷本人經父親解釋後立刻就明白了，不再來麻煩了。

「他很容易讓出幾間屋子來的，」王大琪對我們的一等秘書說，「可是他恐怕沒有屋子招待他的日本朋友了。這當然做不到的！所以他爲了日本人，不惜拒絕招待我們！」

王大琪這人就是許多彈劾奏章的根源，加上我們的一等秘書的幫助，他當然完全知道我們的事情。王設法打聽父親薪俸多少，交際費用去多少，以及我們在日本的生活中的一切細節——沒有一樣是王大琪所贊成的！

受了王大琪的慫恿，李模楷便想不經父親的介紹而直接去見日本的大官員，幸虧父親事先得到這消息，才勸止了他。照例父親和李模楷又互相拜訪了一次，父親並且由奧間伯爵的幫助，得到日皇允許接見李模楷——爲了這事，王大琪又上奏章到朝廷，說從這件事就可以知道我父親和日本人的關係多麼密切，否則奧間伯爵決不會依着我父親的意思去請求日皇的。

我可以說，財政考察團在日本沒有得到絲毫財政方面的報告，却是把我父親在日本所做的事調查

得清清楚楚，這一個時期中，要不是有恭王和榮祿的支持，我父親很可能在任期未滿之前早被召回本國了，或許還要受「叛國」的處分。

事情不論大小，一律都被報告上去。

在有一次父親招待使館人員和日本官員的跳舞會上，李模楷和他的祕書們也參加了。王大琪看到了一個法國官吻我母親的手，這又是一件值得彈劾的事。對於這樣重的罪，恭王也無法替父親掩飾了，但是他設法看到那封奏章，並且把大意摘錄下來。他寫給我父親的信上這樣說：

「另外一封彈劾你叛逆的奏章又來了，並且還舉出這些事實：你藏匿孫逸仙；你在準備把中國出賣給日本人；你廢除了中國的禮教，讓各式各樣的男人在你家裏和你妻子一同吃飯，你讓別的男人握你妻子的手，並且用嘴唇親它；你一些不尊重你自己的地位！這些都是奏章上的話，並不是我的話，我相信你，太后也相信你，我們知道，假使這些事果真是你做的，你也一定有很好的理由所以要這樣做！」

說到父親不尊重自己的地位這一點，還是起因於父親去訪奧間伯爵要求日皇接見李模楷的時候發生的。父親懂得日本規矩，所以見了伯爵就除下帽子，那上面有着紅頂和翎毛，是表示他的地位的。後來奧間伯爵給他看一些文件，他因為要同時用到兩只手，不得不把帽子放在椅子旁邊的地板上——李模楷和王大琪僵直地坐着，帽子也不脫，看着父親這種叛逆的舉動，表示十二分的不滿，一個中國的一品官把自己的帽子放在外國人的地板上！

這些事情由恭王的信中報告給父親的時候，母親就勸父親寫一封自白書，解釋自己一切行爲，可是他回答道：

「我總照我認爲對的去做，太后若不滿意我，可以召我回去的。」

幾年後，在中國的朝廷裏，當那位替太后畫像的密斯卡爾要吻太后的手的時候，我們都和太言在

一起。當然，她不懂得這是怎麼一會事，無論如何不准別人觸到她。

「但是這是表示一種敬意呢，太后，」我說。

於是太后笑了，對我母親說：

「我想起來了，有一次人家彈劾裕庚的奏章裏說他讓男人握你的手，並且把嘴親着你的手！」

「在歐洲，親女子的手算是最高的尊敬，」我重複一遍。

「多麼奇怪的禮節啊，」太后說，「我一些都不喜歡這樣。在我看來這倒是最不尊重的表示。」
這可以表示太后是多麼的保守——並且可以知道他算把那些彈劾父親的事算作懸案，可是她一樣都不會忘記。

不管李模楷、王大琪和我們的惡意的祕書怎樣，父親仍站住自己的脚跟，做他所要做的事。至於那一等祕書所以要對我父親不忠，他無非是爲的想獲得捉拿孫逸仙的那筆賞金，想降低我父親的地位，升高他自己的地位，他沒有耐心等着用自己的能力來獲得自己的地位。

二六 外國禮節

父親在日本的任期將要滿了，他爲中國所做的事情，無論從那一點看來，他都可以自滿，日本人也很佩服他的能幹。他和日本人的情感是普遍的融洽，雖然在東京的別國的大使會警告他控制日本的永久的困難。

日本的報紙普遍地對他有好評，這對於他的成功有極大的幫助。日本的權威都尊敬他，所以報紙的態度也就一致了。

日本的大多數人都把報紙奉爲聖經。保衛我們的四個日本警察早就不需要了，我們出去的時候，

那討厭的辮子光頭！也不再聽到了。父親在自己和日本人之間建立了鞏固的友誼。社會上、政界上、商界上對父親的印象都極好。

「不要被日本人表面的友誼所欺騙，」別國的大使對父親說，「現在你就要離開他們，他們不會再看重你了，因為你走了以後，你對於他們不會再有絲毫的用處。」

這是對日本人的誹謗，父親永遠為他們不平，因為一直到他離開日本，日本人對他的態度始終沒有改變。

在父親的朋友中，不少是日本的名人，像少校的父親土方伯爵、鍋島侯、松方侯、迹侯、小山侯、西園寺侯、日本著名大商賈小倉先生、中、日戰爭後日本第一個駐中國的大使林先生——這些都是父親終身的朋友。

從這裏我可以看出，在外國的時候，能够容納人家是最有意思的。父親時時想法和日本人友好，不以私人的權威來侮蔑他們。不違反他們的習慣，盡力和他們接近。這並不是虛偽，因為父親的確喜歡日本人，極重視他的日本朋友。

這裏我要仔細地描寫小倉先生招待外交家的一席晚餐。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那些事情是外國的代表所不應該做的。他們的最高尚的儀態在不了解的人看來簡直變得可笑，當然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原是不同的。

我也參加這個晚餐，還是日本式的，所以每個人脫了鞋子坐在小桌子前面。父親坐在德國大使赫爾·柯支密德的旁邊，他的談話後來父親告訴了我們，他的一種標準的西方風氣，給我父親的印象極深，我也永遠不會忘記。

這次晚餐中，除了外國的外交家外，還有父親的日本朋友。

小倉先生對他的客人非常客氣，在這一席特別的晚餐中，他始終保持着日本的風格。有一種禮節

西方人一定覺得特別，但我倒以為很有趣。當請帖上所請的客人都聚在一起的時候，主人就要到每個客人面前去敬禮。下女替客人的小酒杯裝酒，於是主人客人一同乾杯。小倉先生很遵守這種禮節，他到每個客人面前跪下行禮，和客人一同啜酒，然後到另一客人面前。

他在德國大使前面也鞠了躬，並且和他一同飲酒，德國大使知道這是日本的禮節，所以當時一些都不表示有什麼驚異。可是等到小倉先生走得很遠，聽不到他的說話的時候，他對我父親說：

「多麼可笑的規矩！這樣大的人，用膝蓋在客人面前跪着行！」

「這是禮節，」父親說：「日本人很喜歡他的禮節。我個人意見認為這種禮節很高尚，尤其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覺得大家正在接受小倉先生的招待的時候，他的客人不應該批評他。」

「可笑！」那德國人嗤笑着說，「你們東方人都是一羣奴隸坯子！」

父親對於這話只是笑笑，點點頭。

這德國大使繼續和我父親談話：

「你還記得上次你來訪我的時候，我和你說着洋涇浜英語嗎？那是有原因的。我不懂得中國話，我想中國人即使懂英語，一定也是極簡單的英語。有一次的晚餐席上，你們戰前的大使恰巧坐在我的對面，我非常厭惡他，他只管吃，什麼話都不說，而且吃的時候嘴裏發生很響的聲音。我看着他，用法國話對他說道『豬獠』，他對我笑笑，深深地點着頭說道『是』。」

「我可以向你解釋他這種態度，」父親說，「第一，當然因為他不懂得你，你並沒有勇氣把你的厭惡用他能懂得的方法來表示給他看，或許他知道你厭惡他，雖然不知道為什麼厭惡他，但是爲了禮貌，他不能剝奪你鑑賞他、厭惡他的權利，他得讓你盡情地厭惡，這就是他知禮的地方。」

不久，那德國大使又對父親說話了，他對於父親剛才的話很不在乎地聽着，似乎是在和一個受溺愛的孩子開玩笑。

「那些筴最可笑了，你們中國人也用的吧？」

父親的回答是肯定的。

「用筴是什麼意思？爲什麼不像文明民族那樣用刀和叉呢？你們中國人爲什麼要用筴？」

「告訴你吧，」父親聰明地說，「中國民族是以繁盛著名的，用筴不過是另一種表示交配的方法！」

這樣，這位德國大使一直談到席終，批評着每樣東西，也不管人家會聽到他。雖然他儘批評着主人，可是主人的食物他却大量地吃着。幾年後，我住在北京自己的房子裏，我對於這一類人漸漸見得多了，因爲常常有人拿着我美國朋友或英國朋友的信來看我。他們接受着我的招待，却毫無顧忌地，在我的家裏，當着我的面批評我家的食物、僕人、房子和我的服裝。

父親從來不喝茶，所以在小倉的晚餐上，上茶的時候，父親始終沒有喝一口。那個德國人，他什麼事情都注意着，又問父親了：

「爲什麼你不喝茶？」

「我從來不喝茶，」父親說，「我不喜歡茶。」

「多麼奇怪，」那德國大使說，「我想所有的中國人都喜歡茶的。」

「這確是個普遍觀念，正好像人家以爲所有的德國人都喜歡牛肉和乳酪一樣。但是我也會碰到過許多不喜歡喝茶的中國人和不喜歡牛肉和乳酪的德國人。原諒我用這種無禮的方法來回答你，這是極端不合中國的禮節的，但是你自己也是這樣的無禮，我不得不對你這樣使你知道你多麼會得罪人！」

完全沒有用！德國大使反覺得自己更高超，可以不理會人家的批評，讓它們從一只耳朵進去，另一只耳朵出來。

我並不是批評這位德國大使，我不過是把他作爲一個例子。後來我會碰到過許多外國人，他們並

不是德國人，可是他們有着和這位德國大使一樣的性格。

晚餐席上有一個很美麗的日本女子，她是林先生的妻子，還只有十七歲。

「她是誰？」那大使問。

「她是林夫人，不是很漂亮嗎？她有兩個有趣的孩子。」

「啊哈，」大使說，「你們東方人真是畜牲！想想看一個文明人可會和小孩子結婚嗎？」

「並不，」父親鎮靜地說，「據我知道，德國人爲維持海外殖民地的行爲，他們甯可不跟少女結

婚——不過把她們帶走吧了！」

我想父親用這種態度對付那個過分驕傲的德國大使是無可責備的。

我有這麼一個願望，將來有一天各種族間能够有一個更好的了解，這種了解必須是基於實際的情形，而不是基於西方人的自以爲高於一切的偏見，西方人往往看輕東方人，如果東方人對他們表示不屈服或不恭敬的時候，他們就會大大的驚異。

這一天會來的，不過必須等到西方人漸漸成長，能够懂得整個世界並不完全是由他們掌握之中。

二七 最光榮的一刻

從我一天的生活和一天中和我的教師們的動態中，很容易看出一個滿洲大官的女兒應該知道多少事！爲了這緣故，我要把我們在日本的生活挑出一天來詳細記敘。這是在我父親任期將要滿的時候，不久我們就要離開日本了。

每天早晨八點鐘，我們這班孩子就要到一間小屋裏去等候密斯勃朗，她是教我們英文的。在這之間，往往還有另外一個人，她和我們過日常生活有密切的關係，而且我很記得她。

一開始，先要講到紅芳，她對於小孩子們可說一無用處，她自己有一個小孩子，這是在她被母親，強迫和父親的一個書僮結婚後兩個月生下來的。可是這件事實並不使她對我們的態度稍稍變得溫和。有時候早飯燒得遲了，而紅芳她似乎世界上一切責任都要她負擔，大聲叫道：

「趕快！趕快！已經八點缺五分了，八點缺五分你們還不吃早飯！如果來不及吃，你們只好餓着肚子到密斯勃朗那裏去！」

當然我們都怕紅芳，她會給我們引起不少麻煩。可是我們又不敢和她鬧。在我們家裏，早晨必須非常靜，因為父親和母親都起身得很遲，他們爲了交際的事，晚上常到深夜才睡。

於是這個沉默的屋子裏，我們匆忙地用着早餐，時時夾着紅芳的怒罵和恫嚇，她那枯焦的舌永遠不停地罵着，直到我們進了密斯勃朗的房門。

於是就在這裏我們跟着和善的循循善誘的密斯勃朗學習英文和算術，算術我不歡喜，我想那時候我只是敷衍着學的；地理很引起我的興趣，因為這告訴我世界上許多我不知道的地方；拚法，那是我最喜歡的——直到今天我還爲着自己的拚字的能力而驕傲——還有文法。

我很記得我那時候學習拚法的情形：c-o-l-l-e-g-h, Cough; c-o-u-s-h, Cough; 每拚一遍我就用手指計着數直到拚完二十遍，我生字簿子的字前前後後都記得，而且我常常要在密斯勃朗面前顯本領。她總拿起我的生字簿，揀出一個字來，立刻我就拚出來，幾乎不等我拚好她又揀出第二個字，於是我又拚，所以拚法變成一種很有趣的遊戲，密斯勃朗用字來攻擊，我也用字去還擊她，我們好像友好的敵人，互相用言語的武器攻打着。

可是算術……

不錯，我承認，讀算術對我完全是浪費，父親還要我每天費十五分鐘來學習珠算，雖然我很聽話地每天學十五分鐘，可是結果也完全是浪費時間，直到現在我還不會用算盤，不過，這到底也是我的

課的一部份。

大體說來，我上午的時間是沒有浪費，因為密斯勃朗和我彼此很能了解，她爲着我和我的學習英文的能力而驕傲，我們一直很相好，我的英文上的成就完全是密斯勃朗的功勞，當然也是我父親的功勞，因爲是他把她從英國請來教我們的。

教英文的時候，她附帶還教我們讀聖經，那也是我所喜歡的，雖然對於聖經上的英文和我們文法上所學到的英文的不同使我覺得非常驚異，不過聖經常常使我很疑惑。有一天聖經上讀到一段關於勞脫和他的女兒的故事，以我幼稚的思想，我不禁要求密斯勃朗解釋爲什麼一個父親會變成他女兒的祖父。可是密斯勃朗對這問題遲疑了一下，給了我一個等於沒有解釋的回答：

「這是聖經上的話，」她說，「對於聖經是不可有疑問的。」

於是到了吃中飯的時候，又是紅芳的監視和永久的漫罵，早餐時候所忘記的事，現在一樣樣補做。到了下午，這是最害怕的時間，因爲這時候我就要上那吃人的湖南教師的課了，他這幾年一直跟着我們，不會被我們忘記。

湖南教師永遠那樣兇暴，我們不斷地爭論着。他教我的那些討厭的中國古文我一些都不記得了，他常常用一些早已預備好的話來說服我，可是他每次總是失敗。

一想想看，「下午上課的時候他總是這樣開頭，「我從幾十萬哩遠的家鄉湖南，跑來教你這麼個可惡的孩子！你是不可教的了！你什麼都學不會，教你等於白費時間！」

對於這位湖南教師說這種話，我不能埋怨他，因爲他是標準的中國教師，中國教師的主張是不可讚美學生的工作，只可以責備他們，爲的是要激勵他們成大器。他和密斯勃朗是多麼不同啊。她對我非常和氣，從她那裏幾星期中所學到的比從湖南教師那裏所學到的不知要多了多少。我恨極了他！我不喜歡他的聲音、他的走路的樣子、他所說的話、甚至於他的家鄉湖南。

他和紅芳一樣，什麼事情都要使我們爲難，他們都喜歡固執自己的意見。紅芳一定要我們準時到密斯勃朗那裏，甚至於不讓我們吃早飯，爲這事密斯勃朗對紅芳很生氣。湖南教師，如果我們下午的工作不能使他滿意，他就要留着我們，不放我們走，要我們溫習功課，這反而增加我們的困難，因爲每天下午四點半我們要學習日本功課。我們必須守時刻。

我真喜歡日本，在這四年中我多麼快樂！我喜歡她的百姓，我會真心地沉醉於他們的文化、藝術和語言裏。有一個時期，我幾乎變成日本人，我喜歡學日本人的裝束，下自木屐，上至婦人背上的，我們讀日文的屋子是標準的日本化。我們脫了鞋子，坐在地上，好像在一個日本人的家裏一樣，天冷的時候，我們也生火取暖。

關於日本的功課，並不是每天一樣的。在一天的四點半，有一位大井先生，一位小巧美麗的女子，她教我們在花瓶裏插花的藝術，她教我們怎樣安排花朵，怎樣把花梗彎得好看——這是一種藝術，需要多研究，多練習。我很喜歡它，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忘記，並且我還得到過這種日本藝術的文憑，這是我自以爲很值得驕傲的。

在另一個下午，我學日本舞，我後來對於各種舞蹈的興趣就是在這時候種下了種子——只要這種舞蹈是優美而有意思的。我會自己希望將來要做一個偉大的舞蹈家。

另一個下午就是學日本語，到我們快要離開日本的時候，不但我的日本話說得像日本人一樣——這一點我的日本朋友很爲我驕傲，我自己也覺得驕傲——還能讀平假名和簡單的日本文章。日本的古文和中國古文一樣，非常難懂，日本人將它簡單化後，我就很容易了解。當然得益最多的還是我的常常和日本孩子接觸，我帶他們到我的小人國裏，指給他們看我的東西，這期間就需要不斷的對話。

就是在學習插花和跳舞的日子，我也和日本教師斷斷續續地講日本話。所以這些時候雖然不是在上日語課，我確在練習日語呢。

這以後，就是我一生中，至少是到那時候為止，最光榮的一刻了。我會和日本皇帝皇后握過手，會有過許多別的可驕傲的事，可是……

父親的翻譯爲着某些事情出去了，父親沒有學習日本語。

在和湖南教師的一陣劇烈的爭執後，我深深地把自己陷在中國古文中。時候還很早，離開四點半鐘像離開世界末日那麼遠。

僕役長走到書房門口來了。

「主人要你立刻去！」他對我說。

「可是，」湖南教師說，「你不見她正忙着讀書——或許什麼也不讀，却是裝着讀書的樣子嗎？四點半以後我才放她！」

僕役再笑了。

「要不要我把這意思轉告主人？」他問。

於是這教師只能讓我去了，因爲在這家庭裏，他只見一個人怕，那就是我的父親。

我走進父親的接待室，心裏快樂地懷疑着他究竟爲什麼叫我？當然是極重要的事情，不然他不會把我從討厭的中國古文課上叫出來。

「這，」當我跑進去的時候，父親說，「是我的女兒德齡！」

我驚奇地轉向父親的客人，他對我鞠躬，好像把我當作我母親，穿着禮服在重要的會場中一般。

「這位，」父親對我說，「是土方伯爵！我的繙譯出去了，我們無法通話。我們會試着用筆寫，可是寫起中國字來太慢了……」

我懂得了！

我必須做父親裕庚和土方伯爵的繙譯，把日本語譯成中國話，中國話譯成日本語！

我可以驕傲地說，我的繙譯沒有一些錯，沒有一次遲疑，父親和土方對於我的努力似乎都很滿意。

或許我是個勇敢的小東西，在這次正式的會見中，我作着公事上的繙譯的時候，竟絲毫不覺得慌，我只有着一種希望，要父親和土方知道我的日本話說得像真的日本人一樣！

二八 希望和生日

日本的一切東西都可愛，我愛這國家，愛她的人民，在他們中間，我過着最快樂的日子。可是父親在日本的時候不長了，我們就要回中國去了。

好像是老天有意要給我們些困難，我們得到從中國來的消息，說是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恭王，他是我父親一生的摯友，也是在朝廷中對抗我父親的仇敵的唯一健將，已經逝世了；光緒皇帝被袁世凱出賣，使得太后重新奪回了執政大權；康有為他是廢帝的朋友，現在亡命他國，現在命令父親負責偵察他們，把他們送回去嚴辦。世界在動蕩中，因為西班牙和美國已經宣戰，雖然這件事對我們絲毫沒有關係，可是却增加了整個大局的不安。

父親喜歡動，當他聽到了中國發生這樣的事情，恨不得馬上回到祖國。我却不希望這樣。父親要回去，也不管恭王才死，父親的敵人就請監察史彈劾父親，至於這些人爲什麼要和父親作對，那我在這一章裏就要講到。

前面講到的李模楷那時候還在日本，父親問他願不願意繼父親之後做駐日大使，李模楷受寵若驚地答應了。於是父親向榮祿推荐李模楷，他就被指定繼續父親的任務。這樣，我們的回國已是無法挽回的了。

得到這消息的一天，是多麼難過的一天啊！

天正下着雨，雨點打在使館的屋頂上，發出很響的聲音，我把鼻尖貼着玻璃窗，望着窗外一個空虛絕望的世界，一個沉浸在悲哀中的世界，一個世界在那裏我的小人國裏的一切東西都遭了殃；這是一個可怕的日子，雖然，要是沒有離開快樂的日本而回到中國這會事，這仍是一個可愛的日子。

我把鼻子貼着窗，那一天我是個憂鬱的孩子。我不願意回到中國去，可是除了作無益的期望外，我什麼都不能做——也許並不完全是無益的期望，因為當我想到別的計劃的時候，我又有希望了。

我衷心地企望着，至少我們要避開那可恨的沙市，雖然明知回國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希望我們能在中國等極短的一個時期後，父親又被派到別的地方去，或是歐州，或是美洲。

好像爲了是要答覆我的願望，也好像是一個美麗的預兆，雨停止了，太陽也出來了，那幾乎被雨水淹沒的花園現在顯得更嬌豔，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美麗的景色。就是那些樹吧，葉子上的灰塵都被沖洗一清，慢慢地滴着快樂的眼淚，花都開放了，熱烈地對着每個人、任何人，或是不知什麼人點着頭，牠們的臉是快樂的小臉，就是我的小人國裏的人們也已經絞乾了他們的衣服，臉被雨水洗得更加美麗了。

然後，似乎要在這離別的不安中給我更多的希望，一條彩虹出現了。我用發光的眼睛注視着，重新祈求着，因爲彩虹出現的時候所作的期望，總是能够實現的。於是我又希望着我們在中國只等極短的一個時期。然後我離開了玻璃窗，那上面還印着我鼻尖的影子。

我發覺在小時候，甚至一直到現在，假使我期望着一件事，用全心全力去期望，那末一定會達到目的，所以這一次，我也抱着極大的希望。

但是這到底是一個可悲的日子，當我們離開日本的時候，我向所有的日本小朋友一一告辭，和我那小人國裏的朋友們作了最後一次的聚會，把他們的一切冥冥地託付給仁慈的後來者。

再會了，日本！我將要許多年不看見你！

當輪船把我們帶到上海的時候，我的心沉下了。海裏的水是黃的，那是因為從中國的可怕的河裏帶來了黃沙。每次當我從外國經過長長地路程回到上海，回到北京的時候，這些河總使我氣餒。

到了中國，我們就一直在北京，我希望着離開中國，深深地相信，只要我希望得誠懇，我的願望一定能達到。

父親立刻受到在北京的仇敵的圍攻，雖然這些事情或許除了母親之外，家裏沒有一個人知道，榮祿勸他早些離開中國，不要等到事情的發展足以威脅我們全家的性命。

最初是這些滿洲人由罪惡昭彰的端王領導着，宣佈我父親已經不是滿洲人了，他醉心新法傾向外國！

於是中國人都相信我父親要把中國出賣給外國人了。

我很記得有一次端王來見我父親，他提供一種計劃，那是後來造成「拳匪之亂」的。我們住在一所洋房裏，這在端王看來就是叛逆，端王算是以朋友的位置來看父親，但是父親已預先得到警告了，並且端王深深地恨父親，這也是事實，端王要求參觀我們全部房子。

我記得端王的樣子，他有狡詐的眼睛和豬一樣的臉，使我一見他就感到厭惡。

父親或許也猜想到，他的參觀我們的屋子，完全是一種偵察，當他看到了我們的生活情形後，他立刻斷定我們是「吃洋教」的，「吃洋教」的人在拳匪之亂的時候是那麼悲慘地被殺戮着。

接着端王的來訪，就是榮祿請我父親去，這些事都是我到後來才知道。下面是父親和榮祿的對話的大意：

「端王是你的死對頭！」

父親點點頭。

「假如可能的話，他要給你一個致命傷。靠着他和皇室的位置，他現有極大的權勢！」
我並不怕他！」父親答道。

「我知道你不怕他，」榮祿說，「可是你得替你的家庭想想。我們現任的駐法大使馬上要被召回來了。爲什麼你不去接這一件事呢？我願意向太后保薦你。」

「我拒絕被端王或任何仇敵排擠出去！」

「可是這是中國的黑暗時期，而且在外國也正有着不少重要工作要做。」
父親告訴榮祿他願意再考慮一下。

這樣，這件事竟懸宕了一年，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或許母親知道一些，不過我也不敢斷定。但是有一天，我去找父親談了。

「父親，」我抱着極大的希望說，「爲什麼你不離開中國？爲什麼你不到美洲或歐洲去？」
父親對我笑笑。

「或許會，」這就是他所回答我的一切，我快活得好像他真的答應了我一樣，至少我已把這種思想灌輸到他心中，如果他絕對不願考慮的話，他完全可以給我否定的回答。

時間慢慢地過去，我一直等待着些什麼事情發生。

不久我的生日到了，早晨我醒得很早，婢女把許多人家送給我的禮物拿進來——父親這時候是外務大臣，人家不得不討好他的女兒。

我的生日啊！多少奇怪的事情會發生在我過去的生日，所以這天我有着極大的希望，等待着一些可喜的事發生。我把所有的禮物都看過一遍，然後起身，看着窗外園裏的景色。

在我們屋子的周圍，有四個衛兵守護着，我剛一望出去，就看見其中的一個從門那邊奔過來。

「恭禧！」他高喊着，揮着一張紅紙條，「恭禧！」

我起先以為這「恭禧」是爲了我的生日，直到他解釋了才明白。你知道，他已看過紙條上的內容，因爲在中國，看人家的信是沒有罪的。

「這是主人的！」他喊道：「他被派做法國大使了！」

當然父親自己是早就知道的，所以他回來的時候臉上帶着笑容。

「想想看，」我對他說，「這些事情都是發生在我的生日！你被升到武昌做事是在我的生日，你被派到日本做大使也在我的生日，現在第三次的光榮又是在我的生日！」

「不錯，」父親說，「你是我的幸運兒！」

還有什麼話比這更能使我高興呢？

我們將要到歐洲的法國的巴黎，我的美滿的理想終於實現了！

二九 到巴黎去

我們就要到法國去了，我的願望已達到了。我們在北京大約住了一年，並且把我們自己的房子也收回了，我們在日本的四年，這房子是免費讓給一個朋友住着。

我們的宅子裏有一個花園，爲了紀念我日本花園裏的小人，在這裏我也帶了一批小人進來，雖然他們不是日本的那些小人，可是我仍舊把舊的名字給他們，把從前的故事告訴他們，現在我又捨不得離開他們了，他們不能被我帶到法國去，所以不得不留在園裏。

這一次的出國，我們有了更多的隨從，可是臨走的時候，我們把他們的數目盡可能地減少。我極力地希望紅芳不跟我們去，可是失望得很，她和她的丈夫、孩子都跟去。

不用說得，那湖南教師自然也跟着我們去的，這次離開中國，我們這一羣的人數有上次到日本時

的二倍甚至於三倍之多，你可以看到這裏面是多麼的奢華。每到一個地方，我們總得到人家的招待和祝福，因為父親又一次地被擢升了，光榮又降臨他身上，雖然當他的差使公佈以後，他的仇敵的數目更加多了。

到了上海後，我們換乘一只法國輪船，渡着到法國去的長長的旅程，這是我第二次到歐洲去了。在香港的時候，我們停船上岸，這是中國的最後一個港口了。

在賽港的時候，我們受到縣長陶茂的招待，平時對於僅僅經過這裏的客人，他往往不招待的。由此也可以見得我父親代表中國出使法國的職務是多麼的重要。船上的船長很馴服於父親的威信，所以在整個航程中，他一直張着中國旗，這也就說明，像父親這樣一位不平常的旅客他是很少碰到的。賽港的陶茂長官非常有禮，這使我們很驚奇，在這麼許多自己國裏的人和我們作對的時候，竟會有外國對我們如此尊敬。但這是我們以後的經驗，不久我們便覺得這事不足為奇了。

在新加坡我們受到中國領事和外國官員的招待，所以我們這次到法國去，可以說是一個光榮的行列。這對於父親沒有什麼影響，可是對於我，我承認，從此更覺得自己地位的重要。直到現在我還是有這種思想。

哥倫布，我記得是個美麗的地方，不過在那裏沒有發生什麼有關我們的重要事情。

在賽特港我只記得船上常有歌者來唱歌，只要人家丟錢給他們，他們便唱。這情形倒很像火奴魯魯，因為這種唱歌也是一種儀式，歌者用歌聲把旅客從一邊的地平線迎接過來，再送他們到另一邊的地平線，不經過這種儀式，船是不能通過的。

經過紅海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我們的一等艙書第一次到歐洲去後，回到北京的時候問了許多關於歐洲的問題，並且到外國官員那裏去想得到最可靠的回答。

「外國人都是說謊專家。」他說，「以後無論他們告訴我什麼，我不再相信了，除非我親自看到。法國使館的祕書對我說這海是紅的，可是這並不紅啊！」

但是對於我，這是一個美麗的航行，雖然我們沒有在埃及停泊，直接由塞特港到馬賽，地中海的深藍色使我想起一個新的富於詩意的世界，當我們航過她的深藍色的懷抱的時候，我盡量地享受着每一分鐘。

馬賽是到法國和到巴黎的門戶。

在馬賽，我們碰到中國使館人員的迎接，並且受到市長和其他高級官員的招待，他們待我父親像皇上一一般，其實父親只是皇上的代表罷了。

從這裏我們乘火車到巴黎，於是進入了一個新世界。在我今天的記憶中，巴黎是個最美的地方。可是對於我們的隨員，這是多麼可貴的經驗啊！每次穿過馬路的時候，他們總感到有送命的危險，當我們硬把他們拉進電梯的時候，他們哀號着，恐怖地叫着；當電梯停下，我們走出來的時候，他們嚇得站都站不直了。對於我們，這是一個新世界，是一個我們能够適應的新世界。可是對於他們……

你可能想像你初次到火星上是怎樣一種情形嗎？

他們就是這種情形。經過了極長久的時間，他們才漸漸能適應這一種環境，這和他久已習慣的中國的環境是多麼的不同！可是對於我……

三〇 新世界的展開

巴黎的中國使館是在一個公寓裏，在塞夫街上。我們的前任大使對待我們很冷淡，他只是以一種

極普通情分引導我們到寓所，他看來很吝嗇，他所給我們的屋子，別的不說，單是傢具就看不上眼，好像是從那個舊貨拍賣行去買來的。

地板上的地毯是紅的，沒有兩只椅子是同一大小、同一顏色或同一式樣的，窗簾是綠的，牆壁是紫的，總之，我們沒有看見過比這還雜亂的公寓。

父親和母親經過了大略的察看後，一致決定：

「照這樣是不成的，在招待外交人員之前，我們必須把這裏重新佈置一番。

這公寓的本身是很精美的，我們現在只須把它重新佈置得更活潑更莊嚴，能夠適合父親的身分。這種佈置的責任立刻由母親負擔起來。

這時候我是十四歲，對於每件東西都發生好奇。我們要改穿西裝了，大家的意見都認為我們應當立刻去照着我們的身分定製衣服。有一位法國女子，她是我們極要好的朋友，負責陪我們去找適當的成衣匠，我們把在巴黎的四年所要穿的衣服都定好了。

從開始到結束完全是快活的經歷，母親依着她的計劃指揮着佈置房屋的工作，我們姊妹倆就由那位女朋友帶去裁製衣服。

巴黎真是個熱鬧的地方！

我記得只有在蒙休公園的時候會看到過兩輛式樣新穎的汽車，街上大都充滿了四輪馬車，飛奔着的馬蹄踏在石板路上不斷地發出聲音，街道都以「凱旋門」為中心，成放射形，在巴黎對於方向觀念不大清楚的人是很容易迷路的——我就有過好多次經驗，不過在巴黎迷路也是一件有趣的事，那裏，每個角裏有着新鮮驚奇的東西。

當父親和母親向洛勃脫總統呈遞國書的時候，妹妹和我就趕緊利用機會，因為我們知道，不久我們的工作就要開始了。這期間，我們幾乎整天在外面，到城的各處去逛，驚奇着每樣東西，看到什麼

就買什麼，其實大部分東西並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樣我們就認識了巴黎，那時候我們講的是法國話，不過講得並不好，只是能敷衍過去罷了。

又是一種新的言語，你總記得我們的中國僕人在日本時候的困難吧？在巴黎，這困難加倍的嚴重，兩個法國僕人只會講法國話，四個中國僕人又只會講中國話，這樣，他們中間就自然常常發生爭執，不過有了在日本時候的經驗，我們對於這些麻煩漸漸習慣了。

使館辦公室和住屋在同一層樓上，而且是相接的；隨員們的住屋，在我們的公寓後面的另一所公寓裏。

我們還沒有佈置好，父親的國書還沒有呈遞，那些老朋友已經來看我們了。這裏我還要說起，父親母親和總統夫婦極相好，我們在巴黎的四年中，他們一直是我們的好朋友。在這個法國的首都——巴黎——我們遇到了多少外交上的重要人物。

母親有許多美國朋友——有些是在幾年前到美國去的時候認識的，有些是在中國認識的。我們剛安頓，他們就來了。

他們中間每個人都提供一些意見，有的說起我們小孩子該如何受教育。

我相信，假如我們完全依照他們的計劃，那末我妹妹和我一定能受到極完美的教育。

有一個提議我們接受了，直到現在，我想起來還覺得滿意。

「依沙都拉·鄧肯，」有一位太太說，「在巴黎教跳舞，我有兩個女兒，你們的兩位女兒又是這樣美麗，可愛，我想我們這四個女孩子可以給密斯鄧肯開一班，請她教她們。」

這計劃實現了，有三年功夫我們跟着依沙都拉。鄧肯學跳舞，每星期三次，每次一個半鐘頭。

每天早晨有一小時的法文課。紅芳還是那樣，監督着我們，甯可我們不吃早飯，不準我們稍稍遲到。

但是我很喜歡法文，法文教師也很贊賞我，我的法文在她的指導下，進步得極快。幾乎一到法國，母親立刻就買了一只鋼琴，所以在法文課之後，我就學習唱歌。這也是我極喜的功課，我盡力的學習。

然後是密斯勃朗的一小時的英文課。可是她那時候病得很厲害，極想回到自己家裏去。

午膳後的一個鐘點，對於我完全是浪費的，而且還永遠是一種嘗試。不錯，那湖南教師一直嘗試着，把古文經典灌輸進我的腦境。我承認，雖然我很慚愧自己這樣做，我是有意地把這一個鐘點的時間越浪費越好，看着鐘，等着，祈求着這一個鐘點快些結束；我發現，湖南教師盼望着這每天一小時的時間過去的熱忱也不亞於我，因為我恨他，盡量地和他作對，他也恨我，所以最好我能够早些離開他。

國文課以後，如果是輪到學跳舞的日子，那末我們便到依沙都拉·鄧肯的藝術院去學舞，每次一小時半，每星期三次，這是最快樂的時候，我極愛跳舞，密斯鄧肯似乎也很有興趣教導我們，我想起她的時候總對她有極大的好感，那時候當然還早，她還沒有成爲世界聞名的人物。

我們的音樂教師在藝術上有極高的成就，她開始教我們的那年，正是她得到音樂學院的獎金的一年。

在巴黎的一個時期，是我生命上最寶貴的時期，這四年中充滿了活力。我們家裏不斷地有着各國著名的外交家來，在他們中間，父親的尊嚴的體態時時在移動着，他看來和他們完全不同，因為他始終穿中國的長袍，佩着他的官銜的標記，但也可以說他和他們完全一樣，因爲他很容易使自己適應環境。母親是喜歡作樂的，這裏他可以盡量地滿足她的欲望，因爲在那時候，中國大使的俸祿是非常高的，爲的是太后要她的代表人在外國人中爭光榮，爲了這緣故，我可以斷定，我們的使館可以列入巴黎最奢華的家庭中，各國的貴賓流水似的經過我們家裏。

這時候我們的屋子改造得很華麗了，我們把從中國帶來的刺繡物都裝飾起來，於是我們的屋子很快的變成了藝術之宮，爲了這緣故，人家都喜歡到我們家裏來。

我常常奇怪，父親怎麼會有這樣的精力管多方面的事情。可是他却是很靜地，謹慎地過着他忙碌的日子。他盡力地工作，殷勤地拜訪——在巴黎，外國的使館比在日本還要多，所以這種拜訪的次數自然也增加了——接客，開跳舞會，設宴筵。

我的妹妹和我還是年紀太小，不能參加社交的集會，可是有志竟成，這裏雖然沒有屏風，却另外有一個安全的地方給我們偷看流水般的來客——這些人由於好奇，都要來看看我們這些外國人，穿得這樣特別，說的話又是和他們這樣的不同，但是不久竟成爲極好的朋友。這些朋友中，有許多到現在還是我的朋友，而且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只要看到他們便能記起他們來。

不久以後，來客中的大部分我都認得了。每當僕役長通報着來客的姓名的時候，我妹妹和我便有這種孩子氣的習慣要去偷聽他們，依次學着各人走路的姿勢、說話的聲調——兩個淘氣的孩子，爲了尋快樂把自己變得好像一對頑皮的猴子。

偶然，在茶會上或別的比較不正式的場合中，客人們會要見我們，於是我們便被帶去見他們，有時候也幫忙侍候他們。常常這些客人會批評我們美不美、可愛不可愛，說得那直率，好像我們不在他們面前一樣。我不知他們可會想到過有時候他們的話會多麼深刻地刺傷孩子的心，而且一旦被刺傷，這種創痛是多麼不容易復原。

我們曾經費了許多時間，要使得母親明白我們姊妹倆需要和外界多多接觸，因爲她向來看管得我們極嚴。

我記得在有一次舉行茶會的時候，我妹妹和我也正在招待我們自己的朋友。有一位極有名的太太也來參加這種茶會。我們這幾位年青的朋友熱望着能看一看這位太太，於是受了僕役長的慫恿和幫

助，我們給他們裝扮成僕役，代替僕役們去侍候客人，我們幹得很好，而且把這位太太看得很仔細，可是母親幾乎被攪昏了，但是當時她什麼也不能說，因為這種騙局萬一拆穿將使母親多麼窘——可是等這位貴客走後……要是沒有父親的勸解，我們可以受到一次極可怕的責罰。母親對於孩子的剛強和頑皮是向來沒有忍耐心的。

我們在巴黎還要住四年，可是我們的家，已經成了外交家的中心了，我妹妹和我渴望着自己也有分，可以參加大人們的集會，我們覺得，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有這種權利，可是母親固執得很，她認為，一切朋友，若沒有經過她長時期——這個「長時期」往往是我們不能等待的——的觀察而認為滿意的，對我們都不會有好處。

年青人的集會，雖然我們接到請帖，也是不能去的，直到許多時候以後才稍稍准許我們去，但是往往去了半個鐘點以後便要迫着我們回家——差不多只准我們看一看，就必須回家。不過說實話，我覺得我母親這樣是對的，因為像我們姊妹倆這種頑皮的孩子是很容易闖禍的。

可是我們却不管這些，我們渴望着新鮮的刺激，生命的享受，我們急於要看看這個剛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新世界。

三二 戰雲籠罩了中國

有一年工夫巴黎對我們好像是奇境。我們忙碌着，享受着每一分鐘，却沒有想到困苦的時期已經開始了；這件事使世界各國都感到驚異和恐怖。

我那時候在聖心院，所以不像以前那樣有機會和外界的事接觸了。

當我在復活節回家的時候，就知道了這個壞消息。

父親收到一紙從中國來的簡單的手諭：

「朝廷現在召你回來，立刻帶了你的家眷回中國。端王。」

這手諭吸住了我們全家的注意力，下面就是父親和母親的對話。

「中國一定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情了。」父親說。

「爲什麼端王要給你這樣一個手諭呢？」母親問。

「這就是值得考慮的事。端王是皇族裏的人，可是他決不願意，也沒有權召我回去。假如我是真的被召回去，那末命令應當來自皇上，要召回一個大使，不管他在外國做了什麼事，或是將要做什麼事，總得依一定的步驟。端王是我的大敵，這是一個詭計，要引我們回去投他的羅網。」

「立刻打電報給榮祿，」母親提議道，「把端王的手諭原樣錄上，請他決定該怎樣。」

父親照母親的意思做了。在離開中國之前，榮祿和父親會規定一種密碼，這種密碼在旁人看來，完全不懂，可是榮祿和父親一看就知道是什麼意思。

榮祿的回電來了。

「朝廷裏並沒有召回你的消息，儘管放心留在你原來的地方好了。」

當然我們知道，可怕的事情在中國發生了，端王一定從太后那裏取得了特權，否則他不敢擅自下這個命令，雖然他這種舉動對太后是保守祕密的，但是端王，他和一切人一樣知道無論他的計劃怎樣祕密，遲早總要傳到太后耳朵裏的，現在這封電報就是證明，所以他其實並不真的怕太后知道。

父親比較着這兩封電報，不住地搖頭。

「這就說明中國正在黑暗時期。」他說。

以後隔了大約一個月光景，父親接到榮祿的信，大意是這樣：

「中國現在是在紛亂中，你的敵人這樣多，假如你現在要回中國來，那真是太傻了，你決不能做

什麼事情，反而會招來更多的麻煩。端王正在焦急太后收用義和團，同時我也覺到自從進朝廷以來，這是我第一次不能說服太后，我用盡了方法勸諫太后不要聽信端王的話，可是，太后雖然對我仍舊像一向那麼好，但是對於端王的話總感到興趣。假使義和團真的被收用了，那誰會知道中國的患難將到什麼時候結束。有一天我碰到端王，於是我就和他談了一會，這是我們的對話：

「『你難道不知你嗎？你現在正在引入一種極大的危機，我是個平民，我的一舉一動不能影響大局。可是你是端王，是皇族，你如果做了使自己失面子的事情，你就影響了整個朝廷的體面。』」

「端王對我非常無禮，還帶一些譏諷，因為說我現在已不能說服太后來反對他了。這倒是真的。」

「『我還要見一下太后，』他告訴我，『我要找一個機會表演一下，讓太后自己發覺我的義和團的本領。』」

「端王你是知道的，是個不足道的人，可是一直到那時候為止，太后是始終信任他的。」

「端王帶着他的意見來見太后來，這對於他是個極好的時機。這幾年來，太后恨透了外國人，因為他們想瓜分中國。端王說，他的義和團，非常厲害，刀槍都不能入。當然你和我一樣，知道這全是胡說，可是太后却認真地聽着，我的勸諫也沒有效果，端王是個狡猾的人，他思想只要太后答應義和團進來，那他就可以有方法說服太后，並且使太后相信他所說全是可靠的。無論如何你千萬不要回來。端王恨極了你，而且他的權力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如果你回來，那末我相信端王一定會設計陷害你和你的家屬的。」

看了這封信，我們就要預防着最不幸的事情發生，雖然在朝廷這種無德紀的狀態之下，我們簡直無法想像情形會惡化到怎麼樣的程度。大阿哥，那時在太后廢除光緒帝後立為太子的，是端王的兒子。就是靠了這個卑鄙的太子，端王才獲得了這樣大的權力，從此就把中國拖入了無底的深淵，把整個世界擾得動蕩不安。

我們在巴黎渡着不安的日子，等待着暴風雨的發生。

巴黎的報紙上忽然用大標題登載着這樣的新聞。

「辟金大使在北京被害。」

當然這消息是不確實的，可是在義和團「扶清滅洋」的聲勢下，自從德國大使華開德勒被殺後，外面就有這樣的謠言，說義和團把北京所有的外國大使都殺掉了。於是法國人都相信這最初的不可靠的報導認為辟金大使已經被害。

你們當然可以知道，這消息對於我父親和他的家屬是怎樣一種意義。這是很自然的，中國既殺了法國大使，法國自然要以同樣方法來報復。

於是我們等待着，或許父親是我們家庭中唯一能夠鎮定的人。

我們得到一個消息，知道在一個鐘點以後可能有事情發生，假使是要發生的話。可是在事情發生之前，父親又得到一個外國教士的信，大意是這樣：

「我們不知道這一場暴動什麼時候會結束，顯然地你現在已不再處於中國大使的地位了，因為這些暴動的人民可能把你撕得粉碎，我很爲你的安全擔憂，請你立刻到我這裏來，我們要商量一個辦法，使你在事情的真相查明以前能够安全地在法國。」

「不要去見他呀！」母親驚叫道，「你一跑到街上就要被殺掉！」

母親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因爲父親向來穿中國衣服，無論到那裏總是很引人注目。

「我不怕，」父親鎮靜地說，「我沒有損害法國，法國也決不會損害我。」

「可是辟金可能對於中國也沒有損害呀！」

「可是中國對於這方面的反應和法國是大大的不同了。法國是個極文明的國家，決不會因此而對我有什麼示威，況且法國人都是我的朋友。」

「是你的朋友，不錯，可是他們不是中國的朋友，因為中國害死了辟金！」

「我一定要去見外國教士的。」父親靜靜地說。

就在這時候，我們的中國僕役長飛奔進來。惶惶得失了常態。

「主人」他神經質地喊道，「一羣亂民圍住了這地方，他們正在商量誰領頭打進使館！趕快叫衛隊準備！趕快叫警察準備！他們隨時會打進來，把我們一齊殺掉。」

我們都驚慌萬分，只有父親對僕役長笑笑，可是他也不能忽視這警告。因為外面街上正響起羣衆的怒吼聲，我們到窗口去望望，只見使館門前的街上擠滿了巴黎的暴徒，他們喊要到使館來爲在遠遠的中國遇害的辟金大使報仇。他們帶着各式的武器，似乎急於要滿足他們瘋狂的殺人慾。

當母親明白了我們真的面臨危險的時候，倒鎮靜下來了。

「趕快作必要的準備吧！」她冷靜地對父親說，「這些都是沒有受過訓練的暴徒，他們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真是亂民！」父親說，「少數愚笨的人以爲這是個炫耀自己的好機會，於是聚集了一些無業遊民來作這樣一次的示威！」

我們盡力勸父親不要在這時候出去，可是他一些都不顧到我們的懇求，他似乎極有把握能够安全地回來的，絲毫沒有給我們一些暗示，假使不回來我們該怎麼辦，雖然他必須要經過圍在使館門前的瘋狂般的暴徒，可是他似乎很有自信不會遭他們的毒手。

罵叫聲不住地襲進我們的耳朵，誰都可以想像到這班暴徒的來勢是多麼兇猛。

終於，父親鎮靜地準備出去了，在這一刻，我感到了以前從未有過的驕傲，爲我們滿洲父親驕傲，父親用着向來的那種鎮靜態度走出了公寓，我們在樓上屏着呼吸注視着他的每一種動作，等候着

一些可怕的事情的發生。

我發誓，暴徒中誰都不能相信父親是看到他們帶着武器擠上來的。他頭都不回，毅然決然地走進暴徒羣中似乎什麼顧慮都沒有，也似乎他根本不知道這些人爲什麼要聚集在這裏。

這是什麼？是什麼力量使父親發生這種勇氣？

我不知道，我永遠不會知道，但是我相信有這樣的奇蹟，因爲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圍着使館的暴徒們向左右分開，高喊着要替北京遇害的辟金大使報仇；可是父親大胆地，緩緩地走着，頭不偏左也不偏右，手中連一根可以自衛的手杖都沒有，這潮水般的人羣竟不敢靠近他，讓他走出了人羣，到他所要見的人那裏去。他竟不回頭看一下，羣中的喊聲終於靜止了。

當父親回來的時候，羣衆已經分散了，父親竟提都不提起剛才的經歷，只說外國教士認爲中國發生的事情對父親是無可責備的，他要盡他的力保護我們。

不久，震驚世界的消息在巴黎及其他各地登載出來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國的義和團已經起來，他們燒盡在北京的外國使館，殺盡所有在中國的外國人。

父親和我們的處境是非常困難的，可是以他鎮靜的態度和堅強的自信力，他照常工作着，在混亂中求安定。

不多時候，關於這次事件的真相從中國傳來了，這些我都已在另外一個地方敘述過了，但是，由此我們知道了端王上次那手諭的真正的動機。

端王計劃着他的「行動」已經好幾年了。這幾年來的不斷的努力終於在他可鄙的政策下見效了。直至現在，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他對外國人和「吃洋教」的人下了怎樣的毒手，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國人，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被他們找到，被遭到慘酷的屠殺。如果我們依着端王的命令回到中國，那末我們裕庚家屬也早已完結了……

我們也是一吃洋教的，所以端王希望我們及時回到中國，可以和其他「吃洋教」的中國人一同

遭他的毒手。

三二一 謠言 消息 瘋人

這些暴徒，終究只是些暴徒，漸漸地從我們使館所在的公寓前面散去了，可是接連幾天中，我們受到多方的恐嚇，直到最後，確實消息傳來，辟金並沒有死。這裏我得說明，法國政府雖然和中國關係非常惡化，可是對待我們，仍舊像一個主人招待他尊貴的客人一樣。因為，台爾開端教士說的，義和團作亂並不是我父親的過失，我父親和他的家屬應當得到法國政府的保護。

我們必須留在使館裏，必要出去的時候，有警察保護我們。我們的公寓裏不准陌生人進來，除非有同住的人作確實的担保。

我們的祕書要一天十幾次地去接那具有恐嚇性的電話，這就是一個例子：

「喂！使館裏情形怎樣了？我要和中國大使說話。」

「他很忙，你是誰？」

「我是誰都沒有關係，請你告訴他，趕快吃一頓豐富的飯吧，因為這就是他一生中最後的一次了！」

「豬獃！」我們的法國僕役長聽了，這樣罵道。在這個困難時期中，我們的法國僕人倒對我們很忠心，而我們的中國僕人却反而不行，他們都嚇昏了，要求快些送他們回中國去。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們沒有方法說服他們。

法國人對我們的態度有些不可思議。至於那些暴動的羣衆，那全是些流氓組織起來的，領頭的有些竟不是法國人。

有一個人，在我們公寓的周圍來回跑着；喊着：

「辟金死了！我們要報仇！殺掉中國大使！殺掉他的隨員！燒掉這使館！」

這人後來查出來是個葡萄牙人。

我們受着法國政府的保護，沒有遭到不幸，我們的使館也不能燒，因為這是在一所公寓裏，同一個公寓裏住着幾百個法國人。

在法國的中國人都要躲到使館裏來求保護，當然我們只有請他們出去。儘管我們保證他們不會遭到危險，可是他們總不信。

我們公寓門口經常有一個人站着，即使是公寓中其他住戶有客來訪，也要經過他嚴格的檢查。有一次有一個人要闖進我們的房子，給我們的看守捉住了，並且從他身上抄出這樣一張條子。

「中國大使和他的家屬死期到了，我已經在他們的公寓下面安放了炸彈。」

這人是個瘋子，因為我們屋子下面並沒有炸彈。

消息不斷地從中國傳來，一天四次，而且都是壞消息。到後來，父親變得怕接到這種消息，怕聽到電話鈴的響聲了。

這是一個從中國來的電報：

「你北京的房子被焚燬了，你的古玩已被掠奪一空，那些不能搬走的東西也已被毀壞得一錢不值了。」

這是榮祿打來的電報。他永遠是父親的知友。後來我們回到中國後，榮祿告訴我們當時的情形，端王派了他的義和團裏的團員去燬我們的屋子，因為那是一所洋房，還准許他們恣意擄掠。第二天，在我們那所美麗的住宅被燬以後，端王對榮祿說：

「我已把你的朋友裕庚的屋子燒燬了，我只可惜他和他的家屬當時不在裏面，讓我一起燒死。不過

我將來辦他們，他是叛徒。」

「他不是叛徒，」榮祿說，「而且一直爲中國盡着最大的力。」

「他同情外國人。他想要賣中國。他不再是滿洲人了，他已變成中國人了！」

你必須知道，中國人把滿洲人看作蠻子，而滿洲人又以為被人稱爲中國人是一種恥辱。父親的確有不少中國朋友，正像他有不少外國朋友一樣，因爲父親堅信，將來中國能否強就要看中國的外交地位如何。那時候，他早已看到一個「滿洲人」和「中國人」都成爲中國的人時期了。

繼續來講中國的消息吧。這裏是榮祿的另外一封電報：

「你堂兄的一家都完了。你堂兄爲了避免苦痛，——因爲他是你的堂兄——先自殺了。他的女兒們爲了避免義和團的威脅，投井自盡了。」

爲了端王的義和團造的孽，北京的多少井裏有人家跳進去自盡了。

在這一個恐怖時期裏，法國的新聞記者幾乎整天和父親在一起。但父親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他們。「諸位先生，」他總是說，「關於中國的事，我並不比你們知道得多。這裏是一個從中國最高參謀部來的電報！」

從像我剛才說起的兩封電報中，外國記者又能找出些什麼故事來呢？

一個花白頭髮的老記者激動地跑進來問我父親這樣一個問題：

「我聽說外國的援軍已經抵達北京，爲了報復義和團的橫行，他們佔據了銅陵和錫陵。這消息可靠嗎？」

「銅陵和錫陵是歷來帝后的墳地，」父親說，「離北京極遠，你可以確信這消息是不可靠的！」可是報紙上仍舊用大號字登載着這個消息。

我的朋友中，有一個葡萄牙的小女孩，和我們住在同一個公寓，她跑來看我，顯得極度的激動。

「知道你嗎？」她說，「你必須非常非常的小心！我聽說有人懸賞謀害你們，殺掉你父親的賞一萬法朗，再殺掉他的隨從的，添一萬法朗，把他一家全殺掉的，賞五萬法朗！」

我當然有着孩子氣的恐怖，正的相信了這話，而且同這小女孩一同到父親那裏把這故事告訴他。

「這樣，」父親聽完了我們的敘述後，滑稽地說道，「我才知道我的價值。真可恥！一個中國大使只值一萬法朗！」

現在，我們當然不再參加任何外交上的集會了。父親想我們最好在事情解決之前，不要留在法國。

我們早就想去看看瑞士的景色，所以這次就計劃到瑞士去，法國並不要我們離開，台爾開瑞教士甚至於對我們說，法國希望我們不要走，我們儘可以不以中國大使的地位，而以法國的朋友的地位留在這裏。父親沒有接受這好意，因為他說他不原意再給他的法國的朋友招來許多麻煩。所以繼續準備我們的旅行，我們要到日內瓦。

所有的中國僕人都跟我們去，當然我們無法送他們回國，從義和團起來以後，父親的大使的職已經完了。所以現在每一分錢的費用都要我們自己拿出來，還有一件麻煩的事，我們並不十分願意把那些隨員都帶到瑞士去，因為他們也不願意去，不住地埋怨，帶了去對我們也沒有用處，可是又不能讓他們留下，這樣他們準會在第一個二十四小時之內嚇死的。

現在又來了使館和住房的租賃的問題，我們會訂過租賃契約，可是現在爲了特殊情形，我們不得不中途離開了。父親雖不是個商人，可是他覺得，我們是受環境的逼迫才離開的，所以在離開的期間我們不能付房租，因爲我們的房子是這所公署中最好的部分，租金是很可觀的。

父親到一位法國律師那裏，把契約給他看，並且問他道：

「我要到瑞士去了，直到中國和法國邦交恢復後再來。我自己沒有過錯，我是被迫離開這裏，現

在是爲了這紙契約，在我離開這的期間，我也必須付租金呢？」

律師拿起契約仔細讀了一遍，又對父親看了一會說道：

「是的！」

他的租金是四千法朗！

在我們離開法國之前收到的最後一個中國來的電報說：聯軍已經抵達北京，朝廷搬到內地去了。

「太后不能再看到北京了，」母親淒涼地說。

「我可以和你打賭，」父親說，「她會回北京的，而且在她出走的時期中，她能照常處理朝廷裏的事情。」

你看，我父親比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了解太后的不屈的毅力。

三三三 叩 頭

在巴黎我們稍稍留下了一個時期，爲的要表示我們並不是害怕而逃走。以後我們就到了日內瓦，在那裏租了一個美麗的別墅，要不是爲了那些不幸事情，我們在別墅裏是可以過得像神仙一般快樂的。

可是在那些日子，世界各國都責備着中國，我們從不敢跑到別墅的外面去，因爲那裏，人家都會指着我們，說我們是那些野蠻民族的代表，他們會把北京的外國使館放火燒掉。

爲了這緣故，我們平時不大出外，我們的旅行到日內瓦簡直就像充軍。

不久，我們決定仍舊回巴黎，不過在日內瓦的時候，我們的功課仍是繼續的，因爲，即使天倒下，父親也不肯放鬆他兒女的教育。

我們要回巴黎了，多麼快樂啊！在那裏我們可以回復過去的生活，追尋往日的樂趣。

電報又開始來了，在報告我們北京的家被燬。堂兄一家的自殺等等的電報之後的消息似乎比較有希望了，至少從我父親的態度上我可以斷定。

第一個電報就是：聯軍已經進北京了，對於義和團有很尖銳的報復。

「我真的很高興，」父親說：「這對於滿洲人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我也是滿洲人，而且我很爲我的祖先驕傲，可是滿洲人的確太保守了，不配統治這個國家！」

這當然是極端叛逆的話，但是父親雖是個真正的滿洲人，並且像他所說的，因爲他的祖先是跟第一個滿洲皇帝進關而感到驕傲，他却同時也能看出自己種族的缺點，他們偏狹，目光短小，過於保守，尤其是這最後一點，往往由此而造成極大的錯誤，這一章就要指出在舊理教中如何蘊藏着偏狹的根源，並且要講到父親永遠面對着的內部的黨爭，因爲父親是傾向於維新的。

一位朋友帶來兩本劇本給我讀，劇名是「縣長」和「美麗的拉文特」。那時候，我將近十五歲，已經很喜歡演劇了，尤其是喜歡那本「美麗的拉文特」，甚至有這麼一個念頭希望能表演一下。當然我知道，我一定會受到使館裏的人極端的反對，因爲在中國，就是現在還是這樣，戲台不是一個高高的地方，一個出身高貴的女子走在街上，絕對不容許去招呼或是去留意到一個戲子的，但我還只有十五歲，父親想演戲這會事一定會使我感到極大的興趣，所以就幫我們計劃着排演「美麗的拉文特」，算是我們孩子自己的表演。

有一個年紀和我一樣的男孩子充作我的配角，我喜歡他，他也歡喜我——孩子之間的互相愛慕有什麼害處呢？我們每天課後預習，到後來非常完滿了，於是就到了正式上演的時候了。

無知的我請了所有我的朋友來觀劇，包括我們使館裏的人物。

在有一個地方，那個作我的配角的男孩子要把我抱在他懷裏，安慰我：這是一個很傷感的地方。

我悲痛地哭着，那男孩子拍弄我，撫着我的頭髮，——或許還吻過我，不過我不大記得了——要使我
不哭。

我起先還不知道，直到父親的祕書的妻子，在中途拉起他十歲的兒子走出劇場，因為她的兒子不
能看這種無恥的表演！

對於我，這次表演是個極大的成功，可是我們的祕書却有另一種想法，他對着使館裏其餘的人這
樣批評着：

「這簡直是極端的不道德，我願意犧牲我全部的家產請監察使彈劾他！想想看，一個中國大使准
許他女兒表演閨房裏的角色！照中國算法她已經是成人了，這種荒淫的場面是誰都看不入眼的。」
使館中的大部分人都贊成他，他們告訴他不應該這樣批評我父親和他的女兒，即使他已經和父
親共事了多年，而且彼此是老朋友。有一個人對祕書說，他有責任把祕書所說的話告訴我父親。

「馬上去告訴他好了！」他答道，「並且告訴他我正預備把這些話親自向他講一遍呢。」

於是這件事就報告給父親了，他立刻叫他的祕書來，祕書却這樣說：

「不錯，我說過的！這完全違背禮教！像你這種地位的滿洲大員，他的祖先是跟着第一個滿洲皇
帝進關的，居然讓自己的女兒和男人在一起，這不是習俗所允許的，你女兒的名譽將要毀了。我也不
敢說，這種事情是不是已經演化到……」

至此，我父親阻止了祕書的高論。

「你對我說了些什麼話，我都不計較，我知道現在我無法辭掉你，我也無法與你辯明我女兒參加
表演這個純潔的戲劇是不應該。現在說吧，你要我怎樣？但是如果向你再說一句毀壞我女兒的名譽
的話，而我就因此而被革職，那末我要殺掉你，你應該慚愧你自己在侮辱一個天真純潔的孩子！」

祕書雖然還不肯認錯，可是使館裏其餘的人都向他解釋，責備他這種不可恕的粗暴，並且對他說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立刻向我父親道歉。

他來向父親道歉了，可是父親冷冷地說：

「用不到對我道歉，你對我說什麼都沒有關係，不過在我，我的女兒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寶貴可愛。你必須當面向德齡道歉。並且爲了表示你的誠意，你必須向她叩頭。」

「什麼？對一個小孩子叩頭！」

「在你毀壞他名譽的時候你可會當他一個小孩子看待？」

祕書知道這話是公正的，於是我被叫進去，聽了這一切經過情形，便僵直地站着接受叩頭。他對我雙膝跪下，把頭謙卑地在地板上碰着。對於不熟悉中國禮節的人覺得這不過可笑而已，可是對於我這意義是非常重大，因爲那祕書的年齡差不多有我父親那麼大了。這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我們的民族性是多麼的偏狹。

有一隊中國的代表團到倫敦去參加英皇愛德華的加冕典禮，結果爲了英皇的病，加冕典禮延期舉行了。這樣他們便到巴黎來了。我們盡我們所有的招待他們，並且因爲彼此很融洽，我們還希望他們永遠和我們在一起。他們這團裏包括載欽王，他是慶王的兒子；賴英男爵；「傑克」王，人家這樣稱呼他，因爲他是從雅耳大學畢業的。加上其他隨員等，他們也是一大羣和我們一樣，兩個大集團碰在一起，麻煩便發生了。

我妹妹和我非常喜歡載欽王。他也只是個未成年的孩子，長得很漂亮，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他和我們在許多方面見解都相同。他和我們姊妹很投機，雖然我時刻要和他發生爭執。

我們這一大羣人什麼地方都去。可是在王爺的隨從中有一個人就是從前在日本的汪大琪，於是他又來撒嘴舌了！當然，我們如果遵守了中國規矩，那末即使在巴黎這麼一個快樂的都會裏，我們也無法發洩我們的情感的。我們充滿着活力，喜歡動，喜歡找尋新鮮的刺激。但是我們這些動機是純潔得

像一般十五歲的孩子所能想到的一樣。

可是王大琪又開始講話了。他的話後來我從父親那裏知道，是這樣說的：

「王爺竟是日日夜夜在大使家裏，他們——王爺和裕庚的女兒——一同出去參加宴會，跳舞會，他們還一同跳舞，王爺的手臂輪流地圍着裕庚的兩個女兒的腰。這些女孩子的名譽壞了，將來沒有人要娶她們了！大使應該受到彈劾，因為他這樣放任她們！」

但是當時我們都不知道人家的批評，所以我們仍舊快樂地照常過着，盡量地享受着，絲毫沒有想到會有什麼麻煩加到我們的頭上。

這時候我對於巴萊舞很感到興趣，很化了些時間學習，並且想自己來舉辦一次集體表演。載欽王和我們相處得這麼久，我們這樣地歡喜他，他又是這樣個討人喜歡的滿洲人，我很想這次的跳舞會要請他，賴英男爵，傑克王，我們自己的許多人，但是我們的朋友和王爺的許多朋友，他們都聽到過「美麗的拉文特」，上演的時候人家對我們的批評，勸我們不要請王爺的或我們自己的隨員。

雖然這樣，他們仍舊知道了這件事的全部，並且非常震怒。王大琪又編着他的故事了，這聽起來的確很可怕，因為完全是照他自己的想像講的。當謠言傳佈出去，我才驚異地發覺謠言中竟說我爲了供王爺和他的從人們的娛樂，我無恥地表演了裸體跳舞。

這故事最先傳到王爺耳朵裏，他立刻知道這是在說我們姊妹倆。他，像我父親一樣，並不在乎人家對他怎樣批評，可是他很關心我們，尤其是我們姊妹倆的名譽。賴英男爵就去見王爺——賴英是想和我妹妹結婚的——並且告訴他，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他趕緊離開法國。

「爲什麼？」父親問，「我們喜歡你們，希望你們在巴黎留幾個月的。」

於是王爺就把外面的謠言告訴我父親，最後決定王爺和他的同伴離開法國。

這些雖是可笑到不足道的事情，但是這充分表演了我們民族的偏狹。

現在，「拳匪之亂」已經平了，外國要我們賠償一切損失，受了外國聯軍的壓力，中國一概答應了，我很清楚記得當時，父親這樣說的：

「說起來似乎太不忠，但是我的確覺得，這對於我們是個極可貴的教訓。這一切的條件都應該接受，因為除此之外，我們無法挽回自己的過失，表明自己並不是像這次變亂中外國人所想像的那麼野蠻！有時候我竟慚愧自己是滿洲人。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有不少人說我已經變成中國人了，不再是滿洲人了。」

消息傳來說李鴻章從病場上掙扎起來和外國人簽訂和約，這是李鴻章最後一次為他的國家效勞，因為我記得在和約簽訂後兩天他就死了。

接着來的消息就是那著名的黑單，載着「拳匪之亂」中禍首的姓名，裏面有着端王的名字。德國皇帝要中國一個和皇帝關係最親的皇族，爲着華開德勒的被害，親自到柏林去謝罪。於是那著名的「小皇帝」的父親慶王帶着這種使命到柏林去。

他到了柏林，就通知德皇他的到達，並且準備着德皇的召見。

使者帶來了德皇的命令：

「要我接見你，只有在一種條件之下，就是，你得向我叩頭！」

想想看，假使報紙上登載起這消息來，還成什麼體統！

慶王的隨從已經嚇糊塗了，慫恿慶王接受這條件，在德皇的寶座下卑賤地叩頭。慶王年紀還輕，他望着他的顧問，希望能得到一個解決，顧問就說了這樣的話，這是人家告訴父親，父親後來告訴我的：

「中國的統治者的王爺除了自己的皇帝外，對任何一國的皇帝不叩頭的！我誠意地應了你們皇帝的要求而來謝罪，直到現在，我還是準備着謝罪，可是決不叩頭！」

「德皇會捉我們去殺掉的！」慶王的隨員哀號着。

「由他好了！」那勇敢的顧問代替慶王答覆道。「王爺不能叩頭！」

報紙對於這件事大事渲染，世界各地都議論紛紛德皇和慶王一一樣的強硬，慶王打電報給我父親，徵求他的意見，父親的答覆簡短而堅決：

「不！這不是德國規矩，這是中國規矩，叩頭是爲你自己的皇帝，不是爲別人！」

於是法國的新聞記者都聚集到我父親使館裏來，急切地要探訪這件故事。

「我向勞勃脫呈遞國書的時候有沒有叩頭？我們的代表到英國去，有沒有向英王叩頭？慶王寧可
不完成使命而回中國去，可是他決不會叩頭！」

「不管他叩頭不叩頭，」新聞記者們說，「我們有一些記載，你能不能把你的祕書們請到這裏
來互相叩頭，讓我們來照一個相？」

父親笑了笑。

「雖然是野蠻的中國人，可也不願意這樣玩着猴戲，讓報紙作爲趣聞登載着，讓大家驚異地看到
一位中國大使對自己的祕書叩頭，絕對不可以！」

雖然這樣，這些新聞記者仍舊有充分的「記載」。巴黎的新聞紙的第一頁上用大字登載着，那些
新聞記者們無法得到的資料已被他們用想像出來的資料代替了。

三四 父親的病

「拳匪之亂」前後的種種患難和辛苦，造成我父親健康的失常，醫生囑咐他不可以再爲他的職務
操心，一切事都交給祕書，他最好能出去旅行一個時期，父親身體的變壞是無足爲奇的，在祖國，沒

有人了解他，却是接二連三地彈劾。北京的財產都被義和團搶盡，親戚朋友都遭了殃，人家對他的誤解，完全由於他的想改革中國，這在他看來正是中國當前最需要的。財產的損失，對他的打擊並不是最重，不過他覺得他該趕快回中國去料理一下。當然，我們北京的七十三只箱子中藏着祖傳的寶物，其中許多是跟着第一個滿洲皇帝到中國來的，現在都被殘酷地搶空了。

財產的損失對於他唯一的影響，不過是他死後沒有東西可以供養他的家庭吧了，却不致於使他頹喪到這地步。

還有，在第一次拳匪鬧禍之後，法國或者說他的一部份百姓就對她仇視，並且對他的生命作過無數次的恐嚇；他覺得這些都是爲着想效勞祖國才得的惡報，而祖國對他竟是那麼無情地不了解。

醫生催促着父親，叫他改換裝束，作一次全歐旅行。這對於父親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爲他向來一直穿中裝的。但是他盡力把巴黎的一切事務安排妥當便出發到馬德里去，這次的旅行，準備得這樣匆促，所以當時的情形，在我記憶中只是像蕙花筒一般很快地一轉，於是一切都變了，新鮮的面孔，陌生的言語。在每個城市裏我們停留的時間極短促。因爲這次沒有公事來麻煩我們，而單是爲了自己的遊覽。我們在馬德里只住了六個星期。

當然，我們也有朋友來訪，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很清靜的。我會要求父親求見西班牙王，但是他拒絕了，因爲他不願意再替自己增加任何公事上的麻煩。

到羅馬去的時候，我們稍稍改變一下，因爲著名的拳擊家非維爾先生會爲我施洗禮，引我們去見教皇，教皇並且賜我父親一個勳章。那時候的教皇是立俄十三。他拍着我的頭，叫我將來要做一個偉大的女人。他是個偉大的人物，但並不是一個受神靈指使的先知！現在，我還保存着他賜給我父親的勳章。

在羅馬停了兩星期後，我們又預意大利的其他各處去玩，這樣又費了兩個月時間。離開了意大利

利我們又到德國，在柏林住了一個月。德國的中國大使是我父親小時候的摯友，彼此都不願意錯過這個重敘舊情的機會。我相信在這短短的一月中，慈禧太后在柏林的事情恐怕可憐地暫時被遺忘了。

離開了柏林，我們就到聖彼得堡，對於那裏，我只有一个極淡薄的記憶了。

以後我們便回到巴黎。父親的身體繼續壞下去，旅行對他不見得有什麼好處。但是這離開我們被召回國的時候已經不遠了。父親希望能在命令到達之前回到巴黎。

回到巴黎，召他回國的詔書已在等他了。

他的繼任人孫寶琪大使來了，他不得不趕緊動身。

在離開巴黎的前一日，發生了一件小小的事，這件事我現在想起來多少有些激動，但在當時倒並沒有什麼印象。

我們姊妹倆和一位美國女子司克特莫在一家首飾店裏。當然在巴黎的時候，我們都說法語，可是密斯司克特莫却說英語。她是著名的作家，最近才故世。當我們在講價錢的時候，有三個女子進來站在我們旁邊。當她們聽到密斯司克特莫講英語，就用英語招呼她。

「請你告訴我，這些小姑娘是什麼人？」她們是指我們姊妹倆。「她們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她們是中國駐法大使的女兒，」密斯司克特莫急急地說，「她們懂得法語和英語，你們要不要和她們認識一下？」

那幾位女子說很願意。當我聽到她們是依利沙白公主，某某公主某某公主的時候，我相信我的眼睛張得非常大。當然這些都是大人物。

究竟這三人是怎樣的偉大，我不知道。

可是現在，那時候的依利沙白公主已成了比利時的女皇了！可是我却是在巴黎時首飾店裏碰到

她！

新大使已經來了，他對父親非常仇視。使館人員中有一部分人像祕書、繙譯等要留在法國幫助他。他甚至於在父親沒有離開法國的時候就訓誡他們了，我們的一等翻譯者把他訓誡的要點告訴我父親。這裏就是孫寶琪的命令：

「我每一件事都要做得和裕庚相反，他是個叛徒！他要出賣中國，可是我要救中國！」

父親爲着要看到中國列入世界強國的地位，像這一類教訓已受得不少了，所以對於這位新大使的態度也並不在意。

我們不久就要回到中國了，所以父親特地叫我去吩咐道。

「依利沙白（這是我的教名），」他說，「我們不久要回國了，到了中國，你的一切自由的行動都要約束起來，而遵守中國的舊禮教。我必須到北京去料理我的事情，雖然我很願意到華盛頓去，照向來的規定，我下一次的職務應該是在那裏。但是我必須到中國去，除非我的健康能恢復，這看來是很少希望的；或許我永遠不能再離開中國了！」

「因爲你的自由不久就要失去，所以我想，假如你願意的話，你可以有一次社交的集會，你自己設計一切，請你喜歡的人，照你自己的意思做，越華貴越好，因爲我想這大概是我最後一次爲你盡力了。」

母親反對這件事，因爲她說我年紀太輕，但是父親很堅持。於是我就第一次踏進了社會，自己準備着每一樣東西。回憶起來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事情之一，雖然還染上了一些爲着父親的疾病的憂慮，我從不相信他的預言永不能再離開中國。我很自信地等待着到華盛頓去，在那裏父親將任中國的駐美大使，而且我可以在那裏完成我的學業——這終於成爲一個不能實現的夢。

於是我們離開了巴黎，帶着許多美麗的記憶，雜着一些又苦又甜的感覺，至少是爲着父親。我不知道，甚至於沒有想到，當我們回到中國之後，生活就完全改變了，差不多有三年工夫，我

做了太后的侍官，我的天地完全換了樣子，我自己也受到了太后所賜的「公主」的稱號。

在洛勃脫總統接見瑞典國王奧斯加的時候，我們也被邀請了。我見到了瑞典國王，他對我說這樣的話：

「你是我所碰到的中國姑娘中的第一個！」

於是他拉着我的手對我鞠躬，用法語說道：

「我向你致敬！」

這是一個時令的接見，我特別記得那絲絨的繩子，那是用來阻止普通人混進外交集團的。可是那些人儘可能地靠近我們，張大着嘴驚異地看着我們，這不能怪他們，因為這是一個我從未見過的盛大的典禮啊！所有的外國外交家都穿着他們自己國家的公服，差不多全世界的國家都參加這典禮。美麗的婦人穿着高貴的服裝，點綴着發光的珠寶，公務員都穿着制服——整個情形美得無法描寫。我特別記得一個澳大利亞公務員的玫瑰色絲絨鑲金邊的制服，我覺得他很可愛，雖然我和他不相識，可是他竟變成我孩子時代所愛的人中的一個。

這一切都使我想起在武昌的時候張之洞送給太后的一對鐘上的小人——那些小人在打鐘的時候出來，機械地跳着小步舞，

機械化的小人的表演，當表演結束幕掛下的時候什麼都沒有了，只留下那無用的裝飾物。

三五 父親與我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我們離開巴黎之前發生。

一天早晨，我們的僕役長非常激動地進來說有一位中國先生要見我父親。

「拿他的卡片來，」父親說。

「他沒有卡片，」僕役長回答，「他說他有極重要的事，一定要見你，只要費掉你一分鐘時間。」我非常詫異，覺得這事有些神祕，但是等我知道了真相，那神祕的客人已經走了，不過我始終沒有知道父親和拖之間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父親和那陌生人在我們自己的房間裏——不是在使館的辦公室裏——只談了幾分鐘，陌生人離開後，母親和父親就走進一間房裏鎖上了門，在裏面討論這件事。

「那是誰？」當我有機會和父親說話的時候，我就問。

「這是慈禧太后通緝要帶回中國嚴辦的人，是全世界上太后最恨的一個人！是所有中國在外的使都接到命令要捉的人，也是我從前的朋友：孫逸仙！要是他走進使館辦公室，只要經過幾重門，我就有責任捉住他！但他是到我家裏來的。我告訴他千萬不要再來見我，如果他願意，我可以在別的地方見他。」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關於那神祕的客人孫逸仙在巴黎找我父親的事。以前，在巴黎的四年中，我也不記得他和我父親有什麼接觸。

在今天的新中國孫逸仙的名字多麼使人尊敬。父親很可以害了他，但是相反地却做了他的朋友。父親也並不因此覺得對太后不忠。

我們在巴黎的時候已經完了，馬上要回中國了。不過我得承認，我從沒有真正地將中國當作家，因為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國，在外國受教育，是以四海為家的人。

我們終於回國了。對於我和我的妹妹，整個世界都變了。

我已經在「清宮二年記」裏描寫了我的宮廷生活，那裏我留了大概不到三年的時間，就是在那裏，太后賜了我「公主」的尊號，這尊號我一直保持到這一朝代滅亡。直到現在，這尊號對於我仍舊

是很有價值的，因為這是從太后筆下寫出來的。

但是我怎樣的不服從她呢？

當我進宮廷的時候，還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中國姑娘在這種年齡是早已結婚了，我多麼不願意離開父親，他自己猜想不會再好了，而且他的猜想是正確的，他要求太后准他退休，太后沒有答應，却給他六個月的假期休養。她並且帶走了他的兩個女兒。這對於他病體的惡化更快，不無關係。

「我為你擔心，」父親說過許多次，「因為你和其他中國女孩子不同，你是個滿洲人，而且被人家看作外國人。這些中國人都不會了解你。假使你和自己國裏的人結婚，你一定不會滿足。你將來總有一天要結婚的。我怕想起這件事，我恐怕沒有一個是你所滿意的！」

但是對於我，前途並不黑暗。我雖然已經十八歲了，可是實際還是像從前在日本對自己小人國裏的人物講話的時候一樣，對於父親的顧慮我只覺得好笑。

但是進了朝廷後，人家對我們是多麼的不同了！以前的敵人，現在變成了諛媚的朋友，媒婆們不讓我父親有一刻安靜，一天幾次的來和我父親談，可是父親的答覆總是：

「不！」

「但是你不能永久守着你的女兒呀！」他們反駁着。

「我要讓她自己去選擇。」父親對他們說。

在這個幾千年來婚姻由父母作主的國家裏，這話是多麼不合法！下面的幾個往返的電報裏可以看出人家對於所提的我和一個不相識的人的婚姻怎麼個看法。

一位總督給父親的：

「我們一向是好朋友，讓我們來結合得更加密切些，讓我的兒子和你的大女兒成親吧。」

對於這電報，父親的答覆是：

「絕對不答應！」

回電是

「什麼理由？」

父親的回答：

「理由太多了！」

對於我，這些事情的確是很驚心的，可是似乎沒有什麼嚴重性，我向來依賴着父親，是萬無一失的，所以我相信他決不會讓我和一個不相識的人，或是我不能滿意的人結婚。

以後，一顆炸彈來了，完全是出於意外的。這是發生在一個垂死的朝廷裏，那裏的一切就像有跳舞小人的鐘一樣，不過是一幕馬上要結束的戲吧了。不過這却有很重要性。

是慈禧太后丟下了這顆炸彈。

「你年紀已大，可以結婚了，」太后對我說，「我心裏已替你找好一個人，他年輕，有着百萬家財，他就是巴龍！」

「但是我不想結婚，」我咆哮着，我這樣說是冒着殺頭的險的，沒有一個人敢對慈禧太后的話表示違抗，可是我這樣做了，因為我是她的親信。

「可是他是榮祿的兒子，這些年來一直很忠於我，他有百萬家財，對於你正是最適合的！」

於是我看出了太后的話的嚴重性。於是我假裝生病，抽空去看了我父親一次，把朝廷裏這件事告訴他。

「你願意要他嗎？」他問，「他的爵位使你看重嗎？他的家產使你羨慕嗎？」

「不，」我哭着說，「我絕不願意和一個滿洲人結婚。我不在乎他的家產……」

「這是一樁很壞的婚事，」我病着的父親說，「我不告訴你怎樣阻止它，因為我不願意在你已有的

困難再給你增加困難。你是很聰明的。我讓你自己去想辦法吧。」

「可是這是無法拒絕的，」我哀哭道，「這是太后的主張，是她賜我的極大的光榮，假如我違反了她，她要把我殺的！」

我父親沉默了一會兒。

「我寧願你被殺掉，」他說，「不願你和這樣一個人結婚！」

「我也是，」我說，「寧願死，不願意和他結婚！」

於是我決定拒絕太后，這是沒有人做過的事。孫逸仙做了，可是他成了中國的逃犯，拿到他的頭可以去換重金。康有為也試過，可是中國已不知他的下落了。另外也有許多人試過，他們的頭都被割下來了。但是我決定不和太后所選的人結婚，回到宮廷後，我就給了我的答覆。從那天起我就一直準備着殺頭。

可是甚至於正當父親和我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這些人已經探聽到了在幾小時前太后對我說的話，紛紛來祝賀這未來的婚姻的成功。我父親的回答是：

「我的女兒絕對不和這人結婚！」

即使在北京的外國人也覺得我拒絕這樣一個人和這樣一筆財產是太傻了，可是我到底是拒絕的。「永遠記着，」父親常常對我說，「不管你發生了怎樣的困難，我總是了解你的！我相信世界上很少有人能了解你，但是我能，因為你是我的孩子。」

我們之間的了解是有增無減的，即使到現在還是如此，雖然父親離開這世界已經二十多年了。

這裏就是最後的一章了，這應該是悲傷的，可是却並不，因為這在最後給我顯示了父親裕庚的無上的高貴。他的最後的思慮還是爲着我。

父親到上海去了。因爲他最信任的醫師在上海有職務不能到北京來。我只得留在宮裏爲他擔心，

爲他焦急，因爲我知道他時時都需要我。

他的病變化得很快，最後，我要求太后准我到上海去看看父親……

「這一天就要來了，」在他最後的話中，他這樣對我說，「那時候，中國不再有清廷了，那時候也沒有滿洲人和中國人的分別，我們都是中國人了。我不能看到這一天，可是這一天確是不遠了。」

最後一天，消息終於傳來，說父親快要死了。我沒有想到過死，所以不相信他真的會死。我走進他的病房爬上他的床，自從他臥床不起後，我總是這樣。

可是他用最後的微弱的力氣，揮着手叫我走開。

「走開！走開！」他無力地說，「我不要你看見。」

我不懂得他，我以爲他最後一刻中不需要我，雖然，那時候我並不知道這真是最後一刻。這樣，把那最痛苦，看着一個生平所知的最偉大的一個人死去的痛苦的一刻緩和下來了，我懂得他最後的手勢，叫我走開，用他最後的力氣叫我離開他的病床。

父親最後的顧慮還是在我身上，他不希望我走近他的時候，就叫我走開，因爲他要解除去我的痛苦，像他向來一樣；他不要我知道他將要死了。現在我的心還發熱，我慶幸當時沒有懂得他的意思，因爲沒有懂得他的意思，我才握着他的手，看着他苦痛的臉色，我握着的那只手，那是會爲我做過多少事情的手。

父親沒有宗教。但是假使我有一天要離開這世界，我希望和他在一起。我始終不變地信任着他，因爲有他的地方，永遠沒有痛苦，沒有悲哀，沒有憂愁，沒有離別。

童 年 回 憶 錄

全 一 冊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原 作 者 德 齡 女 士

譯 述 者 顧 秋 心

發 行 者

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徐 稚 鶴
上 海 河 南 中 路 一 七 九 號

發 行 所

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分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香 港 支 店 皇 后 大 道 中

華 南 特 約

國 光 新 記 書 局
廣 州 漢 民 北 路 七 十 六 號

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七 月 第 二 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3101B

26216

788

2548



編號(本)185

基本定價六元

1635368

上海舊書店

冊裝

售價0.40